

明通鑑

第一函
第八冊

紀二十三 起重光作噩盡彊
國單闕凡七年

英宗睿皇帝前紀

正統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欽天監言日食不應禮官以為當食不食請表賀不許致異明史本紀言日當食不

之也典彙言五年歲暮勅羣臣曰欽天監言正統六年正月朔日食九十一抄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護朕惟

事天之誠雖微必謹至期仍救護如制據此則欽天監推是年正月朔日食九十一抄而卒不應故禮官以當

食不食請賀而不知其為推歷之誤庚戌大祀南郊 乙卯以莊浪地屢震祀郊 庶遣使祭西方嶽鎮 大

舉征麓川以定西伯蔣貴為平蠻將軍都督同知李安僉事劉聚副之兵部尚書王驥總督軍務太監曹吉祥

監督軍務大會諸道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皆王振主之也 二月大學士楊溥請歸省墓尋還 王驥等奉

命征麓川陸辭上賜驥貴金兜鍪細鍔蟒繡緋衣朱弓矢許驥以便宜行事驥又薦太僕少卿李贄郎中侯璉

楊甯等隨軍贊畫侍讀劉球上疏曰帝王之馭四夷必有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通緩急之宜為天下久安計也

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于獵狃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即罷兵賜書通好至于

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尚守雲中拒之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本羈屬以邊將失

馭致勤大兵雖渠魁未殲亦多戮羣醜為誅為舍無繫輕重璽書有罪使得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

議大舉欲屯十二萬眾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眾客兵不可

久淹況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眾紛擾為憂臣竊謂宜緩天討如周漢之于崇越也至于衛刺特終

為邊患及其未即驕動正宜以時防禦迺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為禦臣竊以為宜慎防遏

如周漢之于獵狃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
結木邦諸蠻以為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于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
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章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命不用球安福人 三月庚子下兵部侍郎

于謙于獄謙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威惠大行每入京師無私謁王振銜之謙以在外久乞召還薦參政王來孫原貞自代通政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會謙來朝遂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始釋

之左遷大理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久之始復原官政異明史本紀系下于謙獄于三月庚子三編亦系之三月皆據實錄也謙傳謂是時三楊已前卒太監王振方用事適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嘗忤振謙入朝薦參政王來孫原貞自代通政使李錫阿指劾謙怨望云云遂繫獄三月已而振知其誤得釋按此所記即是年下獄之事而是時三楊惟榮以去年卒士奇溥皆在而忤振之御史以姓名類謙致誤者恐亦非實錄二編轉覽復作王振銜之是也今從之是月兵部尚書柴車自陝西召還上念車

久勞命與都御史曹翼歲一更代及期病甚請歸治疾未及行越二月卒車介特有宴樂輒不與至斷酒肉

夏四月己卯以災異屢見遣使祭郊社山川甲午遣使省天下疑獄楊士奇請之也 五月庚戌太白經天

明史天文志五月庚戌大白晝見三編作經天按是時以天變命理兩京刑獄則作經天者是也經天與晝見同而經天較重三編蓋據實錄書之甲寅命刑部侍郎何文淵大理卿王

文錄在京刑獄巡撫侍郎周忱刑科給事中郭瑾錄南京刑獄 六月右都御史陳智被劾免擢王文右都御

史 秋七月丁未振浙江湖廣饑 八月召提學僉事薛瑄為大理少卿先是王振問大學士楊士奇吾鄉誰

可大用者士奇薦瑄至是遂召之瑄至京師士奇使謁振不可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一日議事東

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振遂銜瑄政異明史本傳不具年分紀聞典彙皆獄牽連竝記耳今書于是年八月下 九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甯宮成 冬十月丁丑下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

聖陳瑞于獄中敷等掌戶部以京城草束不足請以供御牛馬分牧民間言官劾其變亂成法竝繫獄論斬詔

荷校長安門外凡十六日始釋之仍復其官 庚寅免畿內被災稅糧 十一月甲午湖上御奉天殿賜文武

落成宴政異明史本紀系之十一月朔三編系之九月蓋三殿成于洪永以來故事中官不預外廷宴是日上九月其御殿賜宴則在十一月皆牽連記事例也今分書之 遣使問王先生何為王先生謂王振也上在宮中呼振先生而不名使至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

一坐耶使復命上蹙然命開東華中門召振至百官候拜于門外振始大悅時上傾心嚮振公侯勛戚咸呼振

曰翁父工部郎中王祐以諂事振驟擢本部侍郎都御史王文陳鑑俱跪門俯首兵部侍郎徐晞屈膝尋擢尙

書一時士大夫廉恥道喪相與恬然 以宮殿成大赦天下初仁宗欲遷都南京命北京諸司仍稱行在至是

書一時士大夫廉恥道喪相與恬然 以宮殿成大赦天下初仁宗欲遷都南京命北京諸司仍稱行在至是

定都北京始去行在稱 癸卯王驥帥諸軍大戰于麓川拔其上江寨驥馳傳至雲南部署諸將遣參將再保由東路趨孟定大軍由中路至騰衝分道夾擊遂與蔣貴帥二萬人疾趨上江圍其寨五日不下會大氣縱火焚其柵拔之斬首五萬餘級 癸丑免河南山東及鳳陽等府被災稅糧凡四十四萬三千四百餘石

閩月衛刺特額森入貢詔問馬駝芻救數戶部劉中敷等不能對王振言于上上怒甲戌復下中敷及吳璽陳瑋于獄踰年釋中敷為民璽瑋戍邊中敷既罷召倉場侍郎王佐代之 十二月王驥等克麓川驥等之趨

上江也令副總兵劉聚右參將宮聚等由夾象石渡下江逼高黎共山道與大軍會于騰衝長驅抵杉木籠山賊乘高據險築七壘相救驥遣聚等分左右翼緣嶺而上自將中軍奮擊賊大潰連破之乘勝至馬鞍山進搗

賊巢山陡絕深塹環之東南面江壁立不可上賊更從間道潛帥出大軍後驥戒軍中毋動而令都指揮方瑛以六千人突入賊寨斬首數百復誘敗其象陣瑛攻之子也會再保亦由東路破諸蠻寨以兵來集驥令截守

西巖渡防賊軼乃分督諸將環攻其七壘積薪縱火風大作焚死及溺江死者凡數萬人思任發僅免攜其二子走孟養獲其虎符金牌及宣慰司印又所掠騰衝諸衛所印章凡三十有奇犁其巢穴留兵守之而還捷聞

上及王振皆大悅丁未詔班師是役也惟副總兵李安駐潞江護餉聞貴等大破賊自恥無功乃率兵追擊餘賊于高黎共山敗績都指揮趙斌等戰沒亡士卒千餘人詔逮安下獄 是歲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

深皆九載秩滿詔進正三品仍視府事鍾起刀筆然重學校禮文儒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蘇者皆莫能及先丁母憂郡民詣闕乞留詔起復至是以考最當遷部民二萬餘人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再任奏聞遂

有是命明年十二月卒于官吏民聚哭為立祠祀之本深為政勦豪強息爭訟尤折節士人飾治儒學奏新先儒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祠廟至是當遷亦以部民留進秩仍守吉安又九年政化大行

一日升堂聞鼓樂聲問之則解前民嫁女本深笑曰吾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耶遂請老既去郡人肖像祀之

效異況鍾陳本深進秩事見明史本傳在正統六年三編系之是年十月今據增入六年之末

七年春正月甲戌大祀南郊 二月庚申車駕謁天壽山陵越四日三月甲子還宮

效異明史稿三月王成廟謁天壽山陵甲子還宮明

史書謂天壽山陵于二月乙亥免陝西屯糧十之五旱故也 戊寅賜劉儼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甲午振陝西旱饑是月兩畿山山西河南陝西皆旱蝗命吏部侍郎魏驥等分往各部縣督有司捕之又

免山東山西河南被災稅糧 五月壬申論麓川功進封定西伯蔣貴為侯王驥為靖遠伯侯璉楊甯以下皆陞賞有差 致異明史本紀系之五月壬申功臣年表同諸書系之三月者王驥等以三月還驥受封解部事以牽連並記也諡之七卿表驥以是年三月還五月封靖遠伯尤為明析今據之

侍郎徐晞為兵部尚書 戊寅立皇后錢氏后族單徵上欲封其父貴為侯后遜謝故后家獨無封 丁亥倭寇浙東陷大嵩千戶所殺官軍百人掠三百人糧四千四百餘石軍器無算 六月壬子遣戶部侍郎焦宏整

飭浙江防倭事兼理蘇松福建沿海軍務 是月吳中致仕越二月卒中前後在工部二十餘年北京宮殿及長獻景三陵皆中所營造規畫井然然不恤工匠家賞巨萬湛于聲色時論鄙之踰月以工部侍郎王忬陞任

尚書 秋七月丙寅振陝西饑贖民所鬻子女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詔木邦緬甸能効命禽任發獻者即以麓川地予之既而任發走孟蒙為木邦宣慰所擊追過金沙江走孟廣為緬甸宣慰卜刺當所禽于是緬人挾

之以求麓川任發子思機發復帥餘眾據者藍聞任發被禽懼遣弟招賽入貢謝罪廷議欲因而撫之王振不

可 八月壬寅復命王驥總督雲南軍務帥參將冉保毛福壽等以往未至而機發遣其弟招賽入貢朝廷不納會緬甸亦奏獲思任發請麓川地不許敕驥以便宜討思機發且圖緬甸 九月甲戌陝西進嘉禾禮臣請

表賀不許 是月始置太倉銀庫先是歲賦折銀謂之金花銀入內承運庫至是復設太倉銀庫專以貯銀各直省派贖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課關稅凡折銀者俱入太倉籍沒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援例

上納者亦入焉銀庫之設始此 致異明史本紀不書證之食貨志在是年吾學編 冬十月壬辰烏梁海寇廣甯前屯大掠而去時衛喇特額森正強三衛附之泰甯衛頭目以女妻額森皆陰為之耳目入貢輒易名且互用

其印上惡其反覆始議討之 致異明史稿書寇廣甯于十月癸丑又云十一月己巳掠塞兒山明史不載已入寇事其寇廣甯則十月壬辰也今據明史書之 乙巳太皇太后張氏崩先是太皇太后大漸命中文問大學士楊士奇楊溥國家尙有何大事未舉士奇因上三事其一言

建文君雖亡曾臨御四年當修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言太宗詔有藏方孝孺諸臣遺書者死官弛其禁其

三未及上而太皇太后已崩

效墨楊士奇等所上三事語出校山野記三編摺入目中今從之

遺詔勉大臣佐帝愷行仁政語甚諛篤太后自

宣席之崩以上在冲齡凡宮中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得差遣有事必關白始行委任三楊

政在臺閣數年來海宇休息皆太后之力也王振擅權以太后故不敢逞數年來太后有疾漸至驕縱及崩而

振益無顧忌矣癸丑上始御門視事

御批三編曰當閣豎擅權肆橫流毒方深大事無過于此者士奇等甯當不以爲隱憂即誠孝太后亦未嘗不

慮其貽害故爾倉猝垂詢諸臣如果忠于爲國當思此事機難得一去而不可復挽即宜列王振罪惡亟舉

入告以請速除凶孽或冀其萬一得行猶可有裨國政若建文君臣之復號弛禁即未及陳于平時亦無妨

俟之異日有何迫不及待而於呼吸難留之頃舉此以塞白乎至其三未及上紀者亦不言其何事則與前

二條之摭拾無當大略相同士奇等爲相雖亦有小節足稱而核其實究不免阿容守位至是而老將及之

尤不過浮沉自全而已史家豔稱三楊相業果盡可爲定評耶

十一月衛喇特額森遣使人貢故事衛喇特使入貢來者不過五十人其後利朝廷賞賚增至二千餘人大同

供億費至三十餘萬屢勅不奉約束又所過多殺掠邀索不遂輒造釁端是春上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

及秋至大同者仍二千餘人旬日又百餘人詔姑納之使人以馬易弓藏于衣篋不可勝計巡撫羅亨信請于

居庸關詰檢之不許鎮守太監歲造箭簇數十糴遺其使恃王振庇之故上不之知知亦不問也 十二月葬

太皇太后于獻陵上尊諡曰誠孝昭皇后 是冬以僉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翱前鎮江西陝西上知其

能至是以遼東寇迭侵將士不能力戰使翱治之翱至諸將庭謁責以失律罪命曳出斬之皆股栗叩頭願効

死翱翱乃躬行邊塞起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使烽燧相接練將士室饒寡軍民

大悅又以邊塞孤遠軍餉不繼緣俗立法令有罪得收贖十餘年間得穀及牛羊數十萬邊用大饒

效墨翱督遼東軍務明史本紀不書論之翱傳在是年之冬今從之吾學編通紀皆糸之三月款

初洪武中鑿前代宦官之禍置鐵碑高三尺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

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時尙存至是振以太皇太后崩益無忌遂盜毀之

八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南郊 是月吏部尚書郭璉致仕先是六年御史曹恭以災異請罷大臣不職者上命科道官參議璉及尚書吳中侍郎李庸等被劾者二十人上皆切責而有之至是璉子亮受賂為人求官事覺御史孫毓等復劾璉請致仕許之踰四年卒 以禮部侍郎王直為吏部尚書時初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

專屬吏部直委任曹郎嚴抑奔競凡御史巡方歸者必令具所屬賢否以備選擇時稱得人直子積為南國子博士考績至部文選郎欲改北學留侍直直曰是亂法自我始矣不可遇王振未嘗少降辭色每坐直先居其右曰太監四品尚書二品也振無如之何更加禮貌焉 吏部侍郎魏驥直道自持時王振怙寵獨嚴重驥呼

先生振出六卿皆斂輿避驥一日遇振于崇文門不為避振頗銜之遂改禮部尋以老請致仕吏部尚書王直言驥未衰如念其老宜令去繁就簡乃改南京吏部侍郎復以老請不允尋進尚書 二月己丑汰南京各衙

門冗官 戊戌淮王瞻堧來朝丙午荆王瞻峒來朝 三月刑部尚書魏源致仕以戶部侍郎王質陞任代之未幾以失囚謫降戶部侍郎 夏四月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子廟廷先是慈利教諭蔣明建言澄宜從祀大學

士楊士奇主之遂從明議致異明史本紀系吳澄從祀于正統元年日月證之禮志言八年慈利教諭蔣明請並同疑紀誤也今據傳年分 王驥抵金齒檄緬甸送思任發緬人陽聽命持兩瑞驥乃復請濟師圖再舉從

之五月己巳復命平蠻將軍蔣貴會驥討思機發調士兵五萬發卒轉餉凡五十萬人 戊寅雷震奉天殿鴟吻上輟朝祭告勅修省求直言壬午赦天下 侍講劉球應詔陳十事致異明史稿系劉球應詔陳十事于五月六月丁亥下牽連並記耳今分書之一 日勤聖學以正心德古聖王不作無益故心正而天不違之願皇上勤御經筵敷進儒臣

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自順矣二曰親政務以攬乾綱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我太祖太宗日視三朝進大臣于左順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總自一人願皇上守二聖成規使權歸于一

三曰任大臣以崇國體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桎梏筆楚之未幾時又復其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願自今擇任大臣宜允

愜眾論小犯則置之必不可容亦宜下法司定罪使自為計庶不乖共天職之意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

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清慎習禮之臣然后可交神明今卿貳皆缺宜選擇儒臣使領其職五曰嚴考覈以肅吏治古者省方巡守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兩漢唐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久不舉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臣分行天下考察文武庶人知勸懲而吏治亦修六曰慎刑罰以彰憲典古人君不親刑獄必有理官蓋恐任喜怒而輕重失平也邇法司所上獄多奉勅增減輕重不敢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爲輕重民用多寃宜使各舉其職至運輟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之七曰罷營作以蘇民勞春秋營築必書戒勞民也今京師興作五六年矣曰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況營作多完亟宜罷工以紓其力八曰寬逋賦以恤民窮各處水旱有司旣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事虛文宜令戶部以時振濟核實減免兼安養流民使不失業九曰息征討以重民命麓川近年用兵死者十之七八軍費爵賞不可勝計今瘡夷未瘳又遣蔣貴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果禽以歸不過梟之通衢而已緬甸挾以爲功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蠻坐大是減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跎兵事無已臣見皇上每錄重囚多宥令從軍仁心若此今欲生致一失地之窮寇而驅數萬無罪之眾以就死地豈不有乖于好生之仁哉宜敕緬人斬任發首來獻機發旣已歸罪卽量削其地分于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甯十曰飭武備以防外患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爲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衛卒以時訓練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材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廣儲蓄庶武備無闕而外患可弭疏上王振益惡之六月丁亥下翰林侍講劉球子獄王振尋使人殺之球疏旣上下廷臣議惟擇太常官可行令吏部推舉修撰董璘遂乞改官太常奉祀事而欲因之起初球言麓川事振固已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爲奸凡天文有變皆匿不奏一時公卿以振故皆趨謁德清球絕不與通德清恨甚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會璘疏上振私人錦衣指揮馬順喜謂振曰此可以并殺球矣遂誣以同謀並逮下錦衣衛獄旋屬馬順殺球乙未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直前斷其首血流被地體猶植立不仆遂支解之瘞獄戶下

癸丑明史本紀書球下獄及被殺于六月丁亥明史稿書下獄于乙未蓋下獄在丁亥被殺在乙未也若甲辰則薛瑄下獄之日明

史稿牽連球事 振既殺球遂不問獄解璘得釋歸球之見殺也璘在旁竊其血裙歸遺球于鉞鉞後復求得一

臂裏裙以斂順有子病忽起掉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踰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者

傳為盧氏人球死數日有識校者見其貌瘠色慘詢之校吐實告且曰為勢所迫不敢違比聞劉公忠臣吾儕

小人無故作此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亦死璘有孝行既歸遂不復出云

致異據門史 遺球子血裙竝馬順子拳蹴馬順事又云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紀事本末則言此校係盧氏人與耿九疇都所

云貌瘠色慘即九疇所見而憲章錄謂九疇愛其年少俊美云云兗州史乘攷誤謂清惠正人不宜有此今采

入節而 甲辰下大理少卿薛瑄于獄振既銜瑄欲因事構陷之會有指揮某死振從子山曾與其妾通欲納

書之 之指揮之妻不可妾遂許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卻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

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等受賄竝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末減有差瑄繫獄

待決猶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一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于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

薛夫子將刑也振頗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得釋罷為民 丙午瀾湖廣逋賦 秋七

月戊午國子祭酒李時勉荷校于國子監門王振矯旨坐之也初時勉請改建國子監上命振往視時勉待之

無加禮振銜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及羹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徑取中旨與司業趙琬

掌饌金鑑竝枷國子監前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閱課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榜乃行方

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三千餘人詣關乞貸有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圍集朝門呼聲徹殿廷

振聞諸生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內慙會會昌侯孫忠生日公卿皆為壽忠太后父也助教李繼

因公卿請解于忠太后使至忠家忠言今歲生辰殊不樂以公卿皆集獨李先生荷校不至耳使還奏太后言

于上上始知振所為立釋之大用朴魯素不為六館所知至是各動京師而繼官于國子監不拘檢柙時勉嘗

規切之繼不能盡用然心感時勉言至是遂得其助云 八月致仕祭酒胡儼卒儼家居二十年方岳重臣咸

待以師禮儼與言未嘗及私自處澹泊歲時纔給衣食初為湖廣考官得楊溥文大異之題其上曰必能為董

子之正言而不為公孫之阿曲世以為知人卒年八十三 以右副都御史金濂為刑部尚書兼侍經筵 九

月甲子大師抵金齒思機發遣頭目刀籠射借其子詣軍門乞降不許 是月倭寇浙東先是倭犯海甯樂清皆登岸偵伺旋去留二人在民村乞食被獲置極刑梟其首于海上至是復犯桃渚浙江按察僉事陶成擊卻之 冬十月徙封鄭王瞻垓于懷慶時瞻垓留京邸踰年乃之國 十一月宣宗故后胡氏卒先是太皇太后崩后慟哭不已至是亦卒以嬪御禮葬金山后無過被廢天下聞而憐之宣宗亦嘗自悔曰此朕少年事 十二月癸未免山東逃民復業者稅糧二年 丙戌駙馬都尉焦敬荷校于長安右門王振構之也 是冬王驥蔣貴等以大軍逼緬甸索思任發緬人佯諾不遣潛載樓船來覘官軍而別以他舟載思任發遁去驥等乃與沐昂分五軍薄之緬人亦聚眾以待驥見緬眾盛未易攻又恐多一麓川敵乃宣言犒師而令貴潛焚其舟數百艘緬人仍堅執予地前約復以獻任發之故慮其子機發致仇爲解于是舍之而專攻思機發 大學士楊士奇既老子稷傲很嘗侵暴殺人言官交章劾稷朝議不卽加法封其狀示士奇復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遂下之理時士奇以老疾在告上恐傷其意降詔慰勉之士奇得詔感泣憂不能起

九年春正月辛亥朔雷電 甲寅命右都御史王文巡延安甯夏邊務文至劾都督僉事王禎都督同知黃真等皆逮治邊徼爲肅 辛酉大祀南郊 辛未討烏梁海命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都督馬亮出劉家口興安

伯徐亨出界嶺口都督陳懷出古北口各將精兵萬人同太監錢僧保曹吉祥劉永誠但任等分勦之會泰甯衛頭目與肥河衛頭目戰于鄂爾坤大敗衛喇特復分道截殺建州亦出兵攻之三衛大困 二月丙午王驥

進兵直趨者藍搗思機發巢破之俘其妻子及從賊九十餘人捷聞詔立隴川宣慰司命驥等班師還時機發竊據孟養負固不服自如也 是月新建太學成先是太學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

太學日就廢弛佛寺時復修建舉措乖舛何以示天下請以佛寺之費修舉太學李時勉亦言之詔始營建至是遂成 三月辛亥朔車駕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祭酒李時勉當進講會久病及升堂講尚書詞旨清朗

上悅賜予有加致異明史本紀糸車駕幸太學于三月朔日據實錄也三編輯覽同稽之禮志但有正統五年以不書意禮志誤以九年爲五年歟明關里志言英宗視學于正統九年又甲子楊士奇卒士奇自迎附成明史李時勉傳亦記九年視學時勉進講事今據本紀而增著其異于此

祖遭遇永洪宣三朝君明臣直以此侃侃得自行其意晚值上冲齡踐阼王振專權太皇太后雖委之以政卒不能制以及于土木之難論者少之初士奇言衛喇特漸強將為邊患而邊軍缺馬恐不能禦請于附近太僕寺關領西番貢馬亦悉給之士奇没未幾額森入寇識者猶思其言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士奇卒後法司

乃論殺稷越二月稷瘐死獄中實畧明史士奇傳言士奇卒後有司乃論殺其子稷意章錄則云稷逮至京審卒前奔州則云稷逮至京文貞疾已甚論死未決故上以救慰論之文貞卒兩月而稷以瘐死獄亦未嘗處決也今按奔州說是士奇在時論死未決卒後未遇秋決而死此據國史似不誤今振書之朱勇等

征烏梁海皆以捷聞勇奏敗敵于富峪川亨奏敗敵于士河懷奏敗敵于虎頭山亮奏敗敵于黑山然俱無大功捕其擾邊者奪回所掠人畜而已至是還乙丑論功加勇太保進亨與安侯封亮招遠伯懷平鄉伯諸將士

竝陞賞有差自是巡邊者多以斬獲邀功三衛積怨遂為衛喇特額森鄉導之師 夏四月丙戌以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預機務初廷議天下吏民建言章奏皆三楊主之至是榮士奇相繼卒循及馬愉曹鼐在內閣

禮部援故事請上以楊溥年老宜優閒令循等三人預議參決 丁亥振沙州及赤斤蒙古餞 是月旱 五月己未命法司錄在京刑獄辛未命刑部侍郎馬昂錄南京刑獄 是月命刑部侍郎楊甯參贊雲南軍務甯

與侍郎侯璉從王驥再征麓川皆有功詔璉與甯二年更代至是召璉還命甯代參贊軍務時麓川甫平甯以騰衝地居要害與都督沐昆築城置衛設戍兵以控諸蠻邊方稍定 六月壬午振湖廣貴州蠻饑 秋七月

己酉下駙馬都尉石璟于獄璟嘗其家奄振惡其賤己同類也遂搆之下獄 初洪武之末浙江之溫處福建之浦城等處皆有銀場歲徵其課其後福建歲額增至三萬餘兩浙江增至八萬餘兩地力既竭民不堪命上

即位詔封坑冶而奸民私開遂屢以盜礦相殺傷嚴禁不可止於是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俞士悅請復開銀場使利歸于上而礦盜自絕下三司議浙江按察使軒輶力持不可謂復開銀場雖一時利而百凡器用皆

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擾其患尤深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盜自衰息朝廷是輒言得止至是處州賊葉宗留及陳鑑胡等聚眾數千盜開福安礦福建參議竺淵捕之不克遂被殺攷異據三編言宋彰俞士悅首請開礦認之明史軒輶傳無彰各惟丁璫

傳言福建參政宋新賄王振得遷左布政亦不言其請開礦事三編實實云宋彰明史丁璫傳作宋新與實錄異又瑄傳亦云新交匪人與宋彰里貫同是宋新即宋彰也今據三編

癸丑免河南之

開封衛輝南陽河南懷慶彰德等府所屬去年被災糧凡三十萬三千餘石 是月揚子江沙洲潮水溢漲高

丈五六尺溺男女千餘人 閏月戊寅復開福建浙江銀場刑科給事中陳傅之請也時中官及言利諸臣爭

和之乃命戶部侍郎王質往經理定歲課福建銀二萬一千餘兩浙江銀四萬一千餘兩比宣德時減半而已

十倍洪武時官屬供億之費較課額尚過之自是民益困而浙閩之盜遂相繼起矣 三編實寶引明實錄洪武

十餘兩浙江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中福建增課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八萬 甲申寇暴骸 王寅雷

二千七十餘兩宣德中福建增課四萬二千七百七十餘兩浙江九萬四千四十餘兩 震奉先殿鳴吻 是月北畿七府及應天濟南岳州嘉興湖州台州俱大水河南山水灌衛河沒衛輝開封彰

德懷慶民舍壞衛所城 攻異据明史本紀書是年七月間七月今据五行志分書之 八月庚戌免陝西被

災稅糧四十八萬六千石有奇詔有司贖民間所鬻子女 甲戌敕邊將備衛喇特額森時額森日強遣人授

罕東諸衛都督訥格 舊作喃哥 等為平章又置甘肅行省名號鎮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鑑以聞故有是諭 九月丁

亥命靖遠伯王驥與都御史陳鑑巡視延綏甯夏甘肅諸邊初甯夏諸邊軍半歲一更後邊事亟三年乃更又

益選軍餘防冬至一家有五六人在邊者軍士日益疲困驥請歲一更代當代者以十月至而得代者留至明

年正月乃遣歸邊備足而軍不勞上善其議命行之諸邊時陝西災沴頻仍鑑條上撫安軍民二十四事亦多

議行之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庚午烏梁海貢馬謝罪 是月下監察御史李儼于錦衣衛獄時王振

威勢日重自都憲以下見振皆跪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遂下之獄請戍鐵嶺衛 致異

本紀不載李儼下獄事三編書于是年之十月與紀事本末同惟王振傳作李鐸未知是一人二人否○王振

得志之秋史言都憲以下皆長跪都憲即指陳鑑王文也兪州公誤謂王直坐于王振之右此非實錄振得志

時抗禮者不過英國公胡宗伯王太宰及內閣三四人而已成公朱勇尚書侍郎皆長跪豈 十二月甲子錄

有敢坐其上者据兪州云云則當時尚書亦有長跪者史失其名今仍据都憲以下書之 癸酉再振赤斤蒙古饑

十年春正月丙戌大祀南郊 戊子詔舉天下智勇之士以備邊將之選 是月天下朝覲各官至京師先是

給事中鮑輝請于各官來時勅吏禮二部詢訪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者禮部官引赴御前面加獎賞吏部具

錄姓名待其考滿薦舉擢用從之至是舉布政丁鑑等宴于禮部各賞衣一襲鈔百定候吏部遇缺陞用尋擢

鑑為刑部左侍郎汝甯知府李敏為應天府尹致異丁鑑擢侍郎見通紀憲章錄在是年正月賜宴下傘州別集卿貳表中言鑑以十年任今從之王振專權

日甚朝臣無敢言者錦衣衛卒王永心不平乃數振罪惡為書揭之通衢又揭于振姪山家為緝事者所獲刑

部坐以妖言論斬詔即磔之不必覆奏致異明史本紀不載事見王振傳三編系之是年正月据實錄也語之紀事本末同今從之二月丁巳京師地震

己未免陝西逋賦 丙寅烏梁海復貢馬請貸犯邊者罪不許詔僂其人于市 壬申車駕至天壽山三月

甲戌朔謁陵丙子還宮時上謁三陵諭百官具淺色衣服如洪武永樂例又定制每歲三月謁祭以為常 庚

辰麓川思機發遣使入貢謝罪詔納之 庚寅賜商輅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輅瀋安人鄉會試皆首選至是

廷對復第一時稱三元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庚申詔所在有司振逃民復業及流移就食者以頻年

水旱也 是月遣御史提督浙江福建銀場 浙江甯紹等處久早上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王英往祀南

鎮英齋香幣虔誠致禱時民遭厲疫死者甚眾英為民禳厲齋宿三日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

日又大雨田野霑足民疫以解皆喜呼曰此侍郎雨也英歷仕四朝在翰林四十餘年屢為會試考官朝廷制

作多出其手時年七十以三楊不喜故屢請致仕不許 五月畿輔饑上命大理少卿李奎振濟 六月乙丑

振陝西饑免田租三之二 是月以黎澄為工部尚書澄前安南王季犛之子蒼之弟也季犛禪位于蒼蒼以

弟澄為衛國大王永樂間獲季犛父子送京師長繫獄中赦澄澄善製神鎗供事內府以監造器仗有功遂拜

尚書令專供內府事致異据明史七卿年表云安南王季犛之子即前所獲黎季犛之次子也兪州攷誤謂枝山野記

書並無改姓之說余謂所赦三人乃澄與蒼及蒼之偽太子芮亦非兄弟也兪州致異据明史于謙傳羅河南懷慶倉濟

慶倉粟濟山西陝西饑民從巡撫于謙之請也謙言山陝饑民二十餘萬皆就食于河南訪得懷慶河南二府

倉糧見存六十餘萬石乞減價糶與饑民收鈔解京上諭戶部曰此古名臣救荒良策也其論謙速行之謙乃

令布政使年富安輯其眾授田給牛種使里老司察之流民以安致異据明史于謙傳羅河南懷慶倉濟是

月下霸州知州張需于獄需兪州民游食者眾每里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暇復躬自巡視分

別勸懲于是民皆勤力州用以饒有中官牧馬擾民者需笞其校卒中官譖于王振執需下錦衣衛獄筆楚幾

死卒戊邊竝坐其舉主順天府丞王鐸罷爲民

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三編系之是月紀事本末同今據之

八月癸丑免湖廣旱災秋糧丙

辰免蘇松嘉湖十四府州水災稅糧

九月擢鄭堃爲兵部尙書以徐晞致仕代之也堃以元年進兵部右侍

郎明年王驥出征楚獨任部事以邊陲多警請令中外博舉謀略材武士以備任使至是拜尙書又言衛喇特日盛宜嚴爲備因請增大同兵擇智謀大臣巡視西北邊務尋又請罷京營兵修城之役令休息以備緩急時

不能用 冬十月戊辰以侍讀學士苗衷爲兵部侍郎侍講學士高穀爲工部侍郎竝入文淵閣預機務同日

進曹鼐吏部侍郎馬愉禮部侍郎陳循戶部侍郎時內閣六人鼐最通達政體自楊榮沒後士奇老病不視事閣務多決于鼐上亦賢之 以錢習禮爲禮部侍郎王振用事達官多造其門惟習禮恥爲屈遂以講官久滯

不遷去年乞致仕不許至是上以六部侍郎多闕命吏部尙書王直會大臣推舉而特旨擢習禮習禮力辭不允踰二年再上疏乞骸骨乃許之家居十五年卒 是月召都御史陳鑑還以都御史王文代填守陝西 十

二月丙辰緬甸始獻思任發及其妻孥三十二人送至雲南任發于道中不食垂死千戶王政斬之函首京師

壬戌復輸河南粟振陝西饑

攷異明史書于是年十二月壬辰按十一月無壬辰明史稿作壬戌是也今據之

是歲衛喇特額森掠哈密欲降之

哈密忠順王之卒也會上卽位之初封其子爲忠順王王之母額森姊也時額森役屬西北諸部于是沙州罕東及赤斤蒙古諸衛皆附焉乃挾之以侵哈密圍其城殺頭目虜男婦尋取王母及其妻北還魯王往見王懼

不敢往數遣使告難朝廷敕令諸部修好毋相侵額森不從惟送王母妻還哈密未幾又復取之去大肆掠仍數趣王往見王外順朝命而懼額森實甚額森破三衛脅朝鮮邊將知必大爲寇屢書奏報朝廷迄不省

十一年春正月己卯大祀南郊 庚辰予太監王振姪林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官竝授錢僧保姪亮高讓姪

玉曹吉祥弟整蔡忠姪革俱世襲副千戶中官世襲實始于此 乙未日生背氣白虹亘天 二月辛酉有異

氣見于華蓋殿金頂及奉天殿鴟吻上遣官祭告天地癸亥詔恤刑獄 三月戊辰下戶部尙書王佐及刑部

尙書金濂右都御史陳鑑等于獄時安鄉伯張安與弟爭祿詔逮治法司與戶部相諉言官劾佐濂等竝及刑

部侍郎丁鉉馬昂副都御史丁璿程富等俱下錦衣衛獄數日釋之尋命安出鎮廣東 壬申遣御史柳華討

礦盜福建銀場既開盜礦者益眾葉宗留為賊首自稱大王詔遣戶部郎中楊謀招撫浙江參議吳昇上言福建礦盜出沒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勦則西逃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為一其患不小宜特遣朝臣專董勦捕乃命華督福建浙江江西軍討之華至福建遣兵分捕羣盜令村聚皆置隘門望樓編民為甲擇其豪為長使自置兵器督轄巡夫盜稍稍戢而宗留劫掠如故 癸酉車駕如天壽山謁陵越七日庚辰還宮 是月英國公張輔及諸侯伯等奏願借詣國子監聽講許之令以月之三日往李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

時以為太平盛事云 致異 據明史李時勉傳輔等詣國子監聽講帝令以三月三日行蓋講期也帝以九年視學時勉以十二年致仕憲章錄明書系之十一年三月是也聽講當在三月庚午今系之 是月 夏四月倭犯浙西之海甯乍浦 六月丙辰夜京師地震有聲 致異 五編輯覽所載與明史五行志合今摺之 是月免湖州

等府稅糧十萬有奇 秋七月癸酉增市屢稅鈔復設稅課司領之用戶部尚書王佐議也初上即位凡課程門攤俱遵洪武舊額不得藉口鈔法妄增未幾以兵部侍郎于謙奏革直省稅課司局領其稅于有司罷濟甯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鈔移溧縣鈔關于河西務船料當稅六十貫者減為二十貫商民稱便至是佐掌戶部以軍旅四出庫藏空虛乃請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尋令天下稅課司局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設稅課司官于是征權漸繁 致異 此據明史本紀證之食貨志作九年三編據實錄亦書之是年七月蓋志中九字疑誤也今仍據本紀 庚辰大學士楊溥卒溥

後士奇榮二十餘年始入閣洪宣之際天下清平朝無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稱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嘗自署郡望曰南郡因目為南楊時謂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比榮士奇相繼卒馬愉曹鼐輩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益用事溥卒三年而有土木之變論者追思三楊在當不至此然依違中旨以釀成賊奄之禍則皆不能無議云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定 甲申太白經天 致異 三編不載今據明史天文

志 八月戊戌免湖廣被災秋糧 庚申下吏部尚書王直等于獄時光祿寺卿祭亨詔事王振擢戶部侍郎亨嘗以事干請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構之詞連直及侍郎曹義趙新竝下獄三法司六科廷鞫論亨斬直義

新俱徒上宥直義奪新亨俸遂釋之仍復亨職行人尙穠上疏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眚遽

陷圍事或涉虛旋卽復職是今日衣冠之大臣卽昨日受辱之囚繫面僚友而統屬官甯能無愧請自今有犯者召至午門大臣會問事實則疏其輕重請旨裁決不實卽奏還其職上頗然之而惑于王振不能改也礮尋授南京御史 是月謫大理寺丞羅綺戍邊先是綺參贊甯夏軍務嘗以事劾指揮任信陳斌二人皆王振黨也是夏信斌許綺不法事下總兵官黃真覆覈真謂綺嘗嘗宦官爲老奴以激振怒召還京下法司擬贖振改令錦衣衛再鞫指揮同知馬順鍛鍊成獄遂謫戍遼東 九月辛巳廣西徭叛化州知州茅自得殺千戶汪義自山雲卒後柳溥代填廣西不能守成法過于寬弛雖先後討大藤峽賊及柳州叛蠻頗有斬獲而徭獠相煽爲亂訖不能靖 冬十月甲寅遣給事御史分賚諸邊軍士 是月上閱武于近郊 十一月壬申減殊死以下罪 是月命襄城伯李隆巡大同邊賜寶刀一戒敕將士內外凜凜訖還不僂一人明年隆卒 十二月壬寅大雨雷電翼日乃止 是冬額森攻烏梁海遣使至大同乞糧竝請見守備太監郭敬上敕敬毋見毋予糧

十二年春正月癸酉大祀南郊 巡撫宣大副都御史羅亨信奏衛衛喇特額森專候釁端以圖入寇宜預于直

北要害增置城衛爲備不然恐貽大患時王振用事兵部尙書鄭埜不敢主其議遂寢不行 三月癸亥車駕

至天壽山謁陵越七日庚午還宮 丙子免杭嘉湖被災秋糧凡五十一萬五千石有奇 是月選翰林院修

撰劉儼商輅等十人肄業東閣命曹鼐等爲之師仍命侍經筵以備他日內閣之選 國子祭酒李時勉以王

振擅權不能諂事屢疏乞休至是始得請廷臣及國子生出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鼓樂前導觀者塞塗或遠

送登舟俟舟發乃還有感泣涕下者 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員從鳳陽知府楊瓚之請也瓚以趙城知

縣課績爲山西最擢守鳳陽上言民間子弟多可造者請增廣生員毋限額下禮部議從之于是諸生日眾定

制食廩餼者曰廩膳生增廣者曰增廣生皆如舊額以歲科兩考高等充補其額外增取入學者曰附學生天

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是始 預異輯覽系之十年四月重修三編改 初永樂二年置沙州衛授其首昆濟楞

舊作因 舊作買住 爲指揮使宣德間沙州爲罕東西番侵掠不自安乞徙察罕舊城耕牧宣宗遣敕止之又敕

罕東西番還其所掠人畜會上即位昆濟楞懼衛喇特見逼不能自立帥部眾二百餘人走塞下陳饑窘狀詔發邊粟濟之且令邊臣議所處置請徙之苦喀從之自是不復還沙州但遙領其眾于是部眾攜貳亡入哈密

赤斤者甚多而罕東久駐牧沙州不去昆濟楞訶于朝廷數敕責諸部皆不奉命九年昆濟楞卒長子訥格率其弟恭羅凌戩舊作克俄羅領古來朝授訥格都督僉事其弟都指揮使賜勅戒諭既還兄弟乖爭部眾畔散甘肅

總兵官任禮欲乘其窘乏遷之內地會訥格亦來言欲居肅州去年秋禮遂遣使偕訥格先赴沙州撫諭其眾而自帥兵隨其後比至訥格意中變陰持兩端其部下多欲奔衛喇特禮進兵迫之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

凡二百餘戶一千二百三十餘人詔徙之山東居其頭目于東昌平山二衛分其部落為三屯居清平博平二縣于是沙州遂空卒為罕東所據初太祖太宗以次置哈密罕東赤斤沙州四衛于嘉峪關外屏蔽西陲及是

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攷異徙沙州衛明史本紀不載事見西域傳在是年三編輯覽系之十二年之三月今據之夏四月丁巳免蘇松常鎮四府被災稅糧凡九十八萬四千石有奇五月己亥遣大理少卿張驥振濟甯及淮揚饑

六 月奪英國公張輔田初太監喜甯侵輔田宅輔不從甯弟勝帥奄奴歐輔家人妻墮孕死輔訴于上上宥甯勝而戊奄奴于邊至是甯啖青縣知縣奏輔占民田二十頃上命以田還民而置輔不問輔實未嘗占也時王振

視諸勳戚如奴隸諸勳戚亦望塵頓首惟輔獨與抗禮振亦敬輔輔既衰老又數為喜甯所侮亦稍屈以避禍矣 秋七月甲辰敕各邊練軍備衛喇特時額森糾結諸虜共背中國其部眾有來歸者言額森謀入寇托克

托布哈止之不聽詔詰額森不報于是始以楊洪為總兵官鎮宣府又命左參將石亨守萬全 八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乙未禮部侍郎馬愉卒愉端重簡默門無私謁論事務寬厚嘗奏天下獄久者多瘐死宜遣

官分道決遣上納之邊警方命將而別部使至眾議執之愉言賞善罰惡為治之本波及于善非法乘人之來執之不武上然之及卒贈尙書仍兼學士贈官兼職自愉始 冬十月礦盜葉宗留反宗留聚眾連掘少陽政

和等坑無所得亦微甚不給用謂其徒曰以吾之眾即索金于市易耳何至自疲山谷間恆苦不給也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至慶元號召得千餘人延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為教師訓練武藝由浦城劫建陽從者益眾

遂掠建甯官民皆逃匿會閩盜起遂蔓延不可制致異宗留之反吾學編憲章錄皆系之是年之十月

用始聚眾反是九年十一月不過盜礦 十一月庚寅皇長子生貴妃周氏出也致異明史英宗憲宗紀皆不

殺官吏而已至此始反也今據書之 兼作十月者野史是年閩東官生曰金英對以十一月初二日正庚寅也今據之 是月以邊警罷山西河南

巡撫官設都御史專撫山西兼理軍務會大理少卿于謙丁父憂請歸治喪尋起復擢兵部右侍郎 宣大總

兵楊洪在迤北久諸部皆憚之至是額森致書于洪且遺之馬洪聞于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自是數有贈遺

上不疑洪洪亦嚴為之備 福建參政宋彰與都指揮僉事鄧安進表至京以萬金賄王振又屬安具疏薦之

為吏科給事中所劾振陰為之地于是上竟允安請進彰左布政使彰抵任計所費令縣官驗戶科斂民不堪

命由是盜賊四起 是歲逮南京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竝下獄初銓督南京糧儲御史嘗劾其貪暴

遂銜之及掌院事置功過簿督責諸御史吹求詬訾御史范霖楊永劉焯盧祥尙禡等十人不能堪乃合疏許

銓不法事詔徵銓詣獄銓亦許奏諸御史于是盡逮十三道銓忿得心疾死乃論諸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永以

首建議論決永亦忿死獄中霖以恤刑得減死出獄焯祥以事白留任霖出獄數日亦卒致異連南京十三道

事見明史劉焯傳明書系之十 二年七月今系之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二十四

紀二十四 起著雍執徐盡屠 維大荒落凡二年

英宗睿皇帝前紀

正統十三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南郊 是月詔釋李景隆家屬增枝等三十八人令啟門第得自便 二月太

監王振重修慶壽寺凡役軍民萬餘人糜帑數十萬寺在西長安街元初所建振以媚佛故新之致異三編書

之月蓋是年十月也諸書皆作二月三編實引實錄寺以 三月戊子詔責孟養宣慰司使獻思機發初思

十月修賜名大興隆寺慶壽乃元所建之本名也今分書之 任發既誅思機發竄匿孟養屢遣使入貢乞宥罪詞甚哀詔納其貢因敕總兵官沐斌及參贊侍郎楊甯等經

畫善後策以聞斌晟之子也晟卒時斌以幼留京邸詔昂代之數年昂亦卒乃令斌以總兵官仍襲晟封爵上

書善後策以聞斌晟之子也晟卒時斌以幼留京邸詔昂代之數年昂亦卒乃令斌以總兵官仍襲晟封爵上

書善後策以聞斌晟之子也晟卒時斌以幼留京邸詔昂代之數年昂亦卒乃令斌以總兵官仍襲晟封爵上

書善後策以聞斌晟之子也晟卒時斌以幼留京邸詔昂代之數年昂亦卒乃令斌以總兵官仍襲晟封爵上

書善後策以聞斌晟之子也晟卒時斌以幼留京邸詔昂代之數年昂亦卒乃令斌以總兵官仍襲晟封爵上

書善後策以聞斌晟之子也晟卒時斌以幼留京邸詔昂代之數年昂亦卒乃令斌以總兵官仍襲晟封爵上

既敕諭思機發許以不死而機發以前所遣弟招賽未歸疑懼不敢出時招賽安置雲南上復遣送來京接為頭目給冠帶月糧房屋隸錦衣衛其從人俱令手馴象所供役莫以招徠機發而機發終不至斌請帥蠻兵討之未幾以糧盡瘴作引還王振以斌師出無功必欲生致機發犁其巢穴意乃憚又慮孟養復效緬甸故智故先以是諭之 壬寅命都督同知官聚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帥南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官軍士軍十五

萬人往討思機發

明史麓川傳作官土兵十三萬今據三編本實錄也

復命靖遠伯王驥總督軍務侍郎焦宏督餉驥至是凡三征麓

川皆承振指也

賜彭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安福人

夏四月辛巳錄囚

是月兩畿山東河南湖廣

旱蝗陝西江西水浙江亦被災免浙江江西秋糧六十六萬有奇湖廣秋糧八十九萬有奇

初礦盜之亂有

江西人鄧茂七者與弟茂八殺人避仇走福建依甯化縣豪民陳政景假信義集無賴為眾所推御史柳華之

編里甲也茂七兄弟皆為甲長益役屬鄉民閩俗佃人輸粟于田主例餽少物茂七倡其黨人佃者毋餽田主

自往受粟田主訟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下巡檢追攝茂七拒捕殺弓兵數人事聞上官遣軍三百往勦之被殺

幾盡巡檢知縣竝遇害茂七遂刑白馬歎血誓眾舉兵反攻沙縣尤溪政景亦率黨攻汀州推官王得仁與守

將及知府劉能擊敗之禽政景等八十四人械政景送京師斬之餘賊悉潰獨茂七黨盛不可制有尤溪艦主

蔣福成者亦乘亂聚眾旬日得萬餘襲尤溪據之與茂七為聲援是時兵衛久弛舊從日眾又苦布政使宋彰

虐政于是相率附茂七為盜者眾至數萬茂七據陳山寨自稱剗平王設官屬攻陷州縣是月遂圍延平巡按

御史汪澄至延平聞賊勢熾遽回省會刷卷御史張海在城被圍遣都指揮范真彭璽拒戰于城外先後敗沒

海乃躬自登城諭賊賊曰吾等皆良民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乞贖死免三年徭役即解散海以聞詔都

督劉聚陳榮討之以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

明史本紀書鄧茂七反于八月乙卯蓋據遣丁璠招討之月分也諸書皆系茂七反于四月明史丁璠傳同今據之

五

月丙戌遣使捕山東蝗甲辰遣刑部侍郎丁鈗撫輯河南山東災民

是月以鈗法不通申用錢之禁從御史

蔡愈濟議也自米麥折色之令行遂弛銀禁其交易之小者則用錢惟折官俸用鈔鈔益壅不行洪武間鈔一

貫直錢千文者至是止折三文于是愈濟請禁民交易用錢違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邊然鈔仍不行

而商民益以爲不便其後禁亦漸弛云 召山西布政使石璞爲工部尚書時王忬以不能屈意王振致仕去璞爲振所善遂擢用之 六月命侍郎楊甯巡撫江西以浙閩盜起流剽入江西境上故有是命 秋七月乙酉朔京師飛蝗蔽天 河決大名之開州長垣沒三百餘里遣使振濟蠲秋糧 己酉河決新鄉八柳樹口漫

曹濮抵東昌衝張秋潰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尋又決榮澤漫原武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懸厓入渦口

至懷遠界入淮淹地二千餘里壞城垣廬舍漂沒人民不可勝計詔工部侍郎王永和往治之河自永樂九年

浚封邱金龍口使復故道又自塌場口會汝水經徐呂二洪運道既通而河南水患亦稍息宣德以後金龍口

漸淤河復屢溢開封御史李懋請濬金龍口泊正統初一決范濮一決陽武灌魚臺金鄉嘉祥越數年金龍口

亦決河既橫溢分流東趨不專向徐呂而二洪亦淺澀不能濟運至是永和至山東亟令修塞沙灣以通漕運

是月始罷保舉三楊既沒尙書王直稍收其權于吏部于是教諭傅璿給事中余忭御史涂謙屢以爲言至

是始詔罷之 都督陳詔擊處州賊葉宗留不克死之 八月甲戌命御史丁瑄招討鄧茂七等時張海奏至

上覽之惻然乃下詔撫諭許免徭役三年復召瑄至諭狀使齎敕往而令官聚張楷等以大軍隨其後 冬十

月王振重修慶壽寺成壯麗甲京師詔賜名大興隆寺振延崇國寺僧主之上幸寺中親傳法稱弟子公侯以

下趨走如行童焉 十一月丙戌以福建盜日熾張楷等屢請益兵乃命甯陽侯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瑄

平江伯陳豫副之太監曹吉祥王瑾提督火器刑部尙書金濂參贊軍務瑄銘之子豫瑄之孫也 甲辰處州

賊葉宗留陳鑑胡等流劫浙江江西張楷討福建分兩路進兵令都督劉聚率都指揮劉得新等自江西建昌

取道楷自帥都督陳榮等自浙江取道楷至廣信以葉宗留道梗留不敢進浙江布按二司請楷便宜擊之江

西巡按御史韓雍亦言宗留近在咫尺門庭之寇皆國家事未可畫疆而守楷進退莫決指揮龔禮願得兵五

百往勦之都督陳榮謂楷曰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二寇逗留不進乃遣一部將往朝廷知之何

所逃罪耶于是榮以二千人率禮等往行至玉山遇伏榮禮及都督劉真皆死之楷聞報方益兵進會劉得新

等敗福建賊于建陽道始通楷由甯道入閩 攷異據吾學編言是月張楷分兵討葉宗留副總兵陳榮戰沒楷

分兵討浙賊而陳榮之沒三編言敗于玉山明史張驥傳言茂七勢甚張宗留鑑胡之等皆附之流剽浙江江西福建境上參議耿定僉事王晟及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真都指揮吳剛龔禮等皆先後敗沒云云據此則陳榮雖討閩賊而實敗于浙江江西境上與三編所云敗于玉山者正合再檢紀事本末所記言張楷與劉得新等議分兩路進兵而楷率陳榮等由浙江取道入閩為浙按二司留請便處州之賊是以陳榮等有玉山之敗語之明史韓雍張驥等傳大略相符此實錄也今據書之惟戴禮諸書皆作龔禮或別是一人 庚戌詔永康侯徐安備倭山東安忠之子也 是月朝廷慮浙閩賊合命御史朱瑛與中官分守兩省交界要隘瑛榜諭脅從之民示以禍福降者甚眾又以計禽賊黨

周明松等數人械至慶元謀報賊眾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思欲走瑛不為動立梟明松等于市賊聞之皆遁去 十二月庚午廣東徭賊趙音旺等作亂詔有司討平之 是冬丁瑄至閩遣人齎敕往撫鄧茂七等茂

七大言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甯塞二關傳檄南下八閩誰敢窺者遂據沙縣瑄率兵二千馳赴沙縣圖之賊首林宗政等萬餘人攻後坪欲立砦拒守瑄亟令通判倪冕等帥眾先據要害而身與都指揮雍

楚等邀其歸路斬賊二百餘級禽其渠陳阿巖送京師伏誅賊勢稍卻 鄧茂七遣其黨陳敬德等寇泉州時南昌熊尚初以吏才為都御史陳鑑所薦擢知泉州府值閩盜起上官檄尚初監軍不旬日降賊數百至是賊逼城下守將不敢擊尚初憤提民兵數百與晉江主簿史孟常陰陽訓術楊仕宏分統之拒于古陵坡兵敗三

人皆遇害郡人哀之為配享忠臣廟茂七又寇建甯帥賊二千餘迫城結砦四出剽掠建甯知府張瑛帥建安典史鄭烈會都指揮徐信軍分三路襲之斬首五百餘拔其砦賊遂遁朝廷嘉之擢瑛右參議仍知府事烈亦遷主簿 以大理少卿張驥巡撫浙江時閩賊之亂葉宗留陳鑑胡等倚為聲援流劫處州金華蔓延不可制

御史先後以敗聞乃命驥往督有司捕治會遂昌賊蘇牙俞伯通等剽掠蘭溪武義松陽龍泉永康之眾與之相應遠近震動驥至遣金華知府石瑁擊斬牙等處州知府張佑擊賊眾禽斬千餘人驥勦撫兼施散其脅從之餘黨宗留鑑胡亦自相猜殺踰年茂七既敗浙賊勢亦孤矣張驥巡撫浙江諸書或系之十月或系之十一月證之明史驥傳言十三年冬命驥

巡撫浙江今從之竝據傳增入石瑁張佑敗賊事彙系之是年冬下 十四年春正月甲午大祀南郊 乙巳免浙江福建銀課以鄧葉二寇之亂故也 辛亥太白晝見 是月鄧茂七攻延平不利退保陳山寨丁瑄遣人撫諭賊黨降沙縣羅汝先黃琴等三十餘人 貴州巡按御史陳鑑

上言思機發已遠適宜責雲南守臣相機勦滅無勞禁旅王振怒尋以事下之獄 二月丁巳御史丁瑄都指

揮劉福擊鄧茂七斬之先是羅汝先等既降瑄善遇之汝先等願殺茂七贖罪謂瑄曰茂七據險自衛未易攻

也必欲取之吾為公說令復攻延平公督大軍分道禦之以逸待勞我主彼客禽之必矣瑄善之汝先等陰攜

茂七黨而啗茂七以攻城之利於是賊悉陳山之眾直撲延平瑄以江浙南京軍伏三面而令福建軍素為賊

所易者出城挑之賊乘浮橋競進突礮作伏起大軍四面衝擊大破之賊遁走劉福乘勝追之遂斬茂七汝先

及黃琴復以計禽其偽將劉宗羅海郎七等械至軍門誅之餘黨潰散惟林子得鄧永祖等復擁茂七兄子伯

孫聚後洋攻剗州縣瑄撫諭脅從者使復業分兵徇沙縣尤溪會甯陽侯陳懋等大軍至合討之本紀指月史

已御史丁瑄指揮劉福擊斬鄧茂七于延平證之瑄傳言十三年四月茂七圍延平剛卷御史張海奏請招撫

乃命瑄往以都督劉聚兪都御史張楷大軍繼其後既至令人賁敕往撫茂七不肯降瑄馳赴沙縣圖之遂攻

沙縣後坪之賊禽其渠陳阿建明年二月瑄誅賊賊攻延平聞環分道衝擊賊大敗遁走劉福迫脅之遂斬茂七

又云楷之監大軍討賊也至建明頓不進日誅酒賦詩為樂聞環破賊則馳至延平攘其功福迫脅之遂斬茂七

福不能平誅之詔責瑄具狀楷等皆獲罪瑄有功不問功亦竟不錄云云三編所記大略相同而紀事本末及

典彙吾學編等書皆以平閩賊為張楷劉聚之功甚至丁瑄無名今按瑄以十三年八月始奉招討鄧茂七之

命及茂七不降乃議討之摺明史瑄傳道行沙縣在十三年之冬而是時張楷有玉山之敗官軍失利陳榮劉

真死之又證之紀事本末言楷自浙江取道行沙縣至廣信為葉宗留所梗會劉得新破閩賊丁建陽道始陳榮劉

閩道入閩云云摺此則明史瑄傳謂楷領兵于建甯者即此時也斬鄧茂七在是年之二月楷不但無功且亦

未嘗身行陣至于茂七既死陳懋等大兵亦至詔楷與劉聚還師討處州賊又復與徐恭石璞等逗留無功

而陳鑑胡之降實張驥陶成二人勦撫兼施之力其後楷奏報文後錄撫復連平三寇之功蓋未覩實錄也明

史特于丁瑄一傳詳其顛末是平閩之功全在于瑄當時王振當因賞罰失平故楷班師後卒

以無功下獄蓋至英宗北狩王振已死而後公論始定也今所敘次悉採明史紀傳及三編

王驥破麓川思機發于金沙江先是驥帥諸將會師于騰衝由于崖造舟至南牙山舍舟陸行抵沙壩復造舟
至金沙江機發樹柵于江之西岸拒守大軍順流下至管屯會木邦緬甸兩宣慰兵亦列于沿江兩岸緬甸備
舟二百餘為浮梁濟師我軍併力攻破其柵寨得積穀四十餘萬石軍士飽騰銳氣增倍賊築大寨于鬼哭山
當兩峯上又築七小寨綿亘百餘里官兵土兵分道並進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思機發思卜發卒遁去時王
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部皆震懼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
天威也驥還兵其部眾復擁思任發少子思祿據孟養為亂驥慮師老度賊未可滅乃與思祿約使降授以土

目得部勒諸蠻居孟養如故立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于是以捷聞遂班師驥三征麓川卒
不能得叛首一時議者謂其黨振邀功老師糜餉遂以一隅騷動天下而四川會川衛訓導詹英抗疏劾之大
略謂驥等多役民夫昇緜繪散諸土司以邀厚利擅用腐刑詭言進御實充私役師行無紀十五萬人一日起
行互相蹂踐每軍負米六斗跋涉山谷自縊者多抵金沙江旁皇不敢渡既渡不敢攻而失都指揮路宣羅
亨等俟賊解多捕漁戶為俘以地分木邦緬甸掩敗為功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奏下法司王
振左右之得不問而命英從驥軍自劾英知往且獲罪匿不去 辛未命指揮僉事徐恭充總兵官討處州賊

以工部尚書石璞參贊軍務疏異通紀吾學編系徐恭討處州賊及石璞參贊軍務于去年之七月又證之明
史七卿年表云工部尚書石璞七月出征浙賊葉宗留惟本紀系之是年二月

按明史璞傳言十三年工部尚書王登致仕璞為王振所善召為尚書明年處州賊葉宗留作亂總兵徐恭等
往討以璞參其軍事師未至宗留已為其黨陳鑑胡所殺巡撫張驥招降鑑胡賊勢少息据此則恭之前時
之參贊皆十四年事與本紀合又是年四月張驥陶成等招降陳鑑胡則鑑胡之殺宗留當在四月出征或是時
恭等師尚未至若是去年七月命將焉有事八月而不至浙者紀傳是也年表謂璞當在七月出征或是時
遺璞先行與驥等會討後聞陳鑒之敗始命徐恭總兵以在其時璞 三月戊子車駕至天壽山謁陵越五日
已在浙因即令參其軍事未可知也今仍從紀傳系于是年二月下

癸巳還宮 是月鄧茂七黨林子得等轉掠建甯知府張瑛與從父敬率兵拒之賊敗乘勝逐北陷伏中敬死
瑛被執大罵不屈遂遇害事聞詔贈福建按察使賜祭官其子未幾丁瑄禽子得等誅之尤溪之賊鄭永祖復
率四千人攻延平瑄借雍楚邀擊禽斬五百有奇餘黨潰散會陳懋等大軍至詔瑄還命張楷赴處州會徐恭

等討賊 夏四月徐恭等未至處州告急巡按浙江御史遣參議耿定僉事王晟都指揮沈麟帥兵四千往與
賊戰于麗水三人皆敗疏異通紀事本末作麟吾學編作麟今據明史張驥傳庚戌賊犯崇安都指揮吳剛被殺旋入江西廣信境張

楷檄永豐知縣鄧顛禦之于上饒驅伏兵截殺甚眾俄賊大至驅力戰被執罵賊不屈死于是浙賊復熾 壬
戌湖廣貴州苗賊大起麓川之役盡調雲南貴州兵連兵十年將士多死列衛空虛于是苗獠乘間竊發攻圍

城堡貴州之東路遂閉時苗賊所在西至貴州龍里東至湖廣沅州北至武岡南至播州之境不下二十萬王

驥班師所至民人皆遮泣陳苗害驥曰吾征麓川不受命平苗也還至武昌始奉朝命討之遂與侍郎侯璉都
督宮聚等往璉聚皆從征麓川者也 乙丑遣御史李俊等十三人同中官督福建浙江銀課時罷課之令為

中官及有司沮格不行至是以閩浙將平上意欲減其稅故有是命 是月大理少卿張驥浙江副使陶成招

浙寇陳鑑胡等降之先是葉宗留陳鑑湖陶得二等寇蘭溪成率兵擊斬數百人進屯武義立木城以守誘賊

黨爲內應前後斬首數百生禽百餘人會鑑胡以爭忿殺宗留專其眾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僞署將

帥進圍處州然聞官軍漸集閩賊已衰亦頗內懼成見徐恭等屢勦無功欲乘間招撫之乃單騎從四五人徑

抵賊巢諭以禍福凡前後諭降者三千餘人于是鑑胡勢亦孤巡撫張驥謀于成以賊中多麗水人遣麗水縣

丞丁甯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徑入鑑胡巢許貸其死鑑胡遂偕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就撫仍入山爲亂如

故致異紀事本末言葉宗留之死在去年陳榮等玉山賊設之時宗留亦中流矢死諡之明史張驥傳言鑑胡以私忿殺宗留而三編亦云以酒色相角殺宗留今據之五月丙戌陳懋討沙

縣尤溪之賊平之懋至浙江有欲分兵扼海口者懋曰是使賊致死于我也及至建甯茂七已死餘賊聚尤溪

沙縣諸將欲屠之懋曰是堅賊心也乃下招撫之令竝立賞格有能自禽相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時鄧伯孫

據九龍山賊將張留孫者勇而善鬪自茂七起事恒倚之伯孫亦信任焉千戶龔遂榮奉懋招撫之諭親入尤

溪山中降其眾數千而還又僞爲貽留孫書許其降令送書者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皆

不自安棄伯孫先後來降于是進兵攻沙縣尚書金濂謀以羸師誘之出伏精兵入其壘遂禽伯孫送京師伏

誅 壬辰以京畿早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錄囚時築壇于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抑九

卿于內官之下遂爲定制 己亥以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預機務益博學彊記三楊雅重之至是遂入直

庚子誅巡按福建御史汪澄竝前巡按御史柴文顯初鄧茂七之亂澄逗留省會檄浙江江西會討尋又以

賊方議降止兵毋進既知賊無降意復趣進兵而賊已不可制浙江巡按御史黃英恐以失援被重譴因具白

澄止兵狀兵部遂劾澄失機福建三司又言賊初起前按臣柴文顯匿不奏釀成今患遂俱下吏獄成詔磔文

顯籍其家澄棄市是時浙閩盜起所在剽掠爲民患將帥率翫寇而文吏勵民兵拒守如張瑛王得仁石瑄張

佑之屬往往多斬獲于是上降敕詰讓諸將帥都指揮鄧安等因歸咎前御史柳華時王振方欲殺朝士威眾

命逮華華已出爲山東副使聞命仰藥死籍其家男戍邊婦女沒入浣衣局論者謂華所建置未爲過澄文顯

命逮華華已出爲山東副使聞命仰藥死籍其家男戍邊婦女沒入浣衣局論者謂華所建置未爲過澄文顯

罪不至死武將不能滅賊反委之文吏至與叛逆同科失刑實甚而虐民激變之宋彰等坐斬遇赦竟以謫戍終徐恭石璞等逗留無功為御史張洪所劾詔俟師旋以聞而張楷之監大軍討賊也至建甯頓不進日置酒賦詩為樂比聞丁瑄破賊則馳至延平攘其功瑄被脅依違具奏劉福不能平恕之詔責瑄具狀卒之楷等有罪不誅而瑄以有功不問亦竟不錄一時以為賞罰失平輕重倒置皆王振主之云 六月庚戌靖州苗犯辰

溪都指揮高亮戰沒 丙辰南京雷電大震風雨驟作是夜謹身殿災延及奉天華蓋二殿門俱燬甲子下詔修省 衛喇特額森寇報頻聞詔河南山西班軍番休者盡赴大同宣府乙丑命西甯侯宋瑛總督大同兵馬

己巳赦天下 戊寅命平鄉伯陳懷駙馬都尉井源都督王貴吳克勤大監林壽分練京軍于大同宣府備衛喇特也 是月前大學士黃淮卒淮自宣德八年主會試歸上即位再來朝至是卒年八十三諡文簡 是

夏烏梁海盜邊大同參將石亨等邀擊于箭谿山禽斬五十人三衛怨之遂導額森入寇 秋七月己卯朔癸惑入南斗攷異通紀是月十七日車駕發京師典彙則云是月十七日甲午據此則七月之朔為戊寅而明史天文志書癸惑犯南斗于七月己卯朔則甲午當為十六日又按三編八月英宗北狩月中是月戊

申朔質實云按實錄八月戊申朔駕至大同自戊申至辛酉凡十四日明日帝北去 侍講徐理頗知天文私語蓋十有五日壬戌也據此則七月戊寅朔乃野史誤據大建書之耳今據明史三編 待講徐理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為不祥久之不退舍理曰禍不遠矣亟遣其妻子南還 己丑衛喇特額森入寇初額森屢貢王

振以藻飾太平為名賞賚金帛無算凡所請乞亦無不予既而貢使日增復虛其數以冒糜餼是春遣二千人貢馬號稱三千振怒其詐令禮部覈實汰其虛報者不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額森恚怒欲誘脅諸部大舉

入寇托克托布哈止之曰吾儕服食多資大明何忍為此額森不聽曰可汗不為吾當自為之于是藉滅給貢使為兵端托克托布哈亦從之率三衛之眾寇遼東阿喇舊作阿刺知院寇宣府圍赤城別將寇甘肅額森自擁眾

寇大同參將吳浩迎戰貓兒庄死之詔遣宋瑛井源等各帥兵萬人屯陽和口是時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上親征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力諫謂陛下宜固封疆申號

令堅壁清野蓄銳以待之可圖必勝不必親御六師遠臨塞下況今秋暑未退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泉猶塞士馬之用未充兵凶戰危臣等以為不可亦不納 癸巳下詔親征命鄺王居守是日陽和之敗聞西甯侯宋

瑛及武進伯朱冕參將石亨將戰爲太監郭敬所撓瑛冕戰沒亨單騎奔還敬伏草中得免冕榮之子也諸邊守將俱逃匿時廣甯右衛指揮僉事趙忠守鎮靜堡敵圍堡甚急忠乘城固守語其妻左氏曰若城破吾不苟活汝母子宜自爲計未幾攻益急詆言城陷妻與三女皆縊死攻圍凡兩晝夜以堡堅解去守臣上忠全城功擢都督同知贈左氏淑人旌其門曰貞烈云 甲午車駕發京師夜異卽是月十六日也諸書作十七日者大戊此尤誤也丙戌乃是月八日是時警報尚未至安建之誤辨已見上惟憲章錄徑作十七日丙得有親征之事今月日悉據本紀與列諸本之誤 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帥官軍五十萬人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鄭埜及學士曹鼐張益等扈行吏部尚書王直留守京師時從行者英國公張輔居首然不使預軍政輔亦老依違而已閣臣惟鼐與益二人而益入閣未及三月相與憂憤鼐乃乘間謀於諸御史之從行者曰不殺王振則駕不可回也今天子蒙塵六軍喪氣切齒于振久矣若用一武士之力梓振而碎其首於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然後遣將領前詣大同則天意猶可挽也諸御史惴惴無敢應者尋又欲謀之于輔而不得間遂行 乙未次龍虎臺軍中夜驚丁酉駐蹕居庸關尚書鄭埜屢諫親征謂此兵內犯一邊將力足以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不聽至是扈從出關復首請回蹕振怒令與尚書王佐皆隨大營至懷來埜墜馬幾殆或勸留就醫埜曰至尊在行政託疾自便乎辛丑車駕次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恟恟聲息益急于是隨駕諸臣連上章請留振怒以埜與佐首倡還議忤旨罰跪草中至暮不得請上將朱勇等白事皆膝行聽命丙午次陽和欽天監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密告振曰象緯示警再前恐危乘輿振曰果有此亦天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時陽和之敗伏尸滿野軍士人人危懼

八月戊申朔車駕次大同振尙欲北行中官郭敬密止之會前途敗報踵至振始有還意己酉命廣甯伯劉安充總兵官填大同安榮之子也庚戌還師振初議從紫荆關道由蔚州邀上幸其家既恐蹂其鄉禾復折而東時參將郭登武定侯英之孫也從劉安守大同聞之亟言于曹鼐等謂駕宜從紫荆關可保無虞鼐等爲振言之振亦不聽丁巳次宣府謀報鹵兵大至襲我後遣恭順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帥兵爲後拒庚申克忠克勤力戰敗沒亟遣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救之勇無謀進軍至鶴兒嶺遇伏皆死全軍殲焉 辛酉車駕至土

本日尙未晡去懷來二十里欲入保懷來城以王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之尙書鄭瑄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爲殿不報瑄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者死瑄曰我爲社稷生靈計何得以死懼我振叱左右掖出之遂駐土木寇四面合圍地無水泉人馬饑渴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額森已遣兵先據之車駕遂不得發 壬戌額森遣使持書來以和爲名詔曹鼐草赦遣二通事齎赦偕北使去振亟傳令移營回旋間行伍已亂行末三四里寇以勁騎四面蹂躪入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軍士裸袒蹈藉死者蔽塞川野宦豎及宿衛士矢被體如蝟上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兵擁之去帝遂北狩 是役也官軍死傷者數十萬文武從征扈行之及于難者英國公張輔秦甯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瑒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尙書王佐兵部尙書鄭瑄吏部侍郎內閣學士曹鼐刑部侍郎丁鉉工部侍郎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榮內閣侍讀學士張益通政使龔全安太常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少卿劉容尙寶少卿凌壽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昂監察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馮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遂端王事俞鑑張瑄鄭瑄大理寺副馬預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壻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等凡五十餘人一時諫親征者自王佐鄭瑄曹鼐外鄧榮扈從出居庸關上疏請回蹕以兵事專屬大將至宣府大同復再上章皆不報及遇變同行者皆欲脫去榮不可曰乘輿失所我尙何歸主辱臣死分也遂死北征之役郎中胡甯當從以病求代于俞鑑鑑慷慨許之或曰家遠子幼鑑曰爲國臣子敢計身家鄭瑄知其賢數與計事鑑曰惟力勸班師耳時不能用羅如壻從征瀕行訣妻子以死報國屬翰林修撰劉儼銘其墓儼驚拒之如壻笑曰行當驗耳後果死事定聞于朝皆賜諡贈官有差瀛珪之曾孫珍隆之子墳志之曾孫也諸公侯伯皆追贈晉一等梁成王貴追贈伯文臣自張益以上皆加贈賜諡龔全安以下皆贈官錄其子入國子監 帝之北狩也中官喜甯從焉額森初聞車駕至錯愕未之信時有一鹵索衣甲帝不與鹵欲加害會其兄至見帝舉動異入乃擁出雷家站見額森之弟賽堪王舊作賽帝問曰子額森乎抑巴延特穆爾爾舊作伯爾賽堪王乎巴延特穆爾爾者亦

額森之弟皆鹵中貴人也。賽堪聞言大驚，馳告額森。召中國係虜之使者使識之，果然旁有一虜，大言曰：「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巴延特穆爾立叱之，出鹵中呼其長曰：「那顏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因從容謂額森曰：『那顏幸毋聽妄人言。我輩受大明天子恩，何忍負之？且兩軍相鬪，枕藉死者以數十萬計。今以萬乘之尊，蹈不測之地而鏃矢不沾寸兵不及，知天意固有在也。』」違天者不祥，當報中國遣使奉迎，還國復尋舊好。那顏豈不有萬世美名乎？」眾聞之皆齊聲應曰：「者鹵語云者然詞也。」于是額森擁帝北去，居巴延帳中，令護之時，中官從臣悉奔散。甯降于額森，悉以中國虛實告之。惟錦衣校尉袁彬從陷鹵中，額森使侍帝，遂不離左右。癸亥帝命彬作書遣千戶梁貴齎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守臣亟遣送至京師。以是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甲子，賊問至百官皆集闕下，相聚哭。太后遣使齎金寶文綺載以入，騎皇后錢氏復括中宮物佐之時，尚不知帝之所。在令詣額森營請還車駕，不報。乙丑，皇太后命郕王監國，集朝臣議戰守。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情洶洶待講。徐理大言曰：「驗之星象，稽之天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尚書胡濙不可曰：『文皇定陵寢于此，子孫不拔之計也。』」兵部侍郎于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尚書王直、學士陳循等議皆合。太監興安金英言于太后曰：「若去陵寢，將誰與守？因立叱理出之。」太后又以問太監李永昌，對亦同。于是議遂定。王奉太后命，總百官大小事，俱啟聞。丙寅，移通州糧入京師，徵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畿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守衛。皆侍郎于謙議也。時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寇資，會應天巡撫周忱在京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棄之可惜。不如令自取之，謙以爲然。白于王，令京官及軍士有能運糧至京者，官以腳值給之。于是京師始有備人心稍安。召甯陽侯陳懋帥浙兵入衛。戊辰，以兵部侍郎于謙爲本部尚書。諭文武羣臣曰：「國家爲政莫急于聽言，用人人臣爲國莫先于輔忠，薦士卿等國之股肱，耳目凡有治國安民除邪輔正禦災捍患及備賊方略，竝許直言無隱。是日額森擁帝至大同，先是過宣府，額森傳帝令趣開門，城上人對曰：『所守者主上城池，天已暮門不敢開。』且鎮臣楊洪已他往，時羅亨信仗劍坐城下，令曰：『出城者斬。』一時人皆死守，額森知不可動。

乃引去至是郭登守大同亦閉門不納帝遣人謂登曰朕與登有姻何至拒之若是登奏曰臣奉命守城不知
其它時額森索金幣甚急袁彬以頭觸門登令以飛橋繩彬入尋與廣甯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等出
謁帝伏地慟哭以金二萬餘及宋瑛朱冕郭敬家資進帝以賜額森等初額森索賂許以賄至卽歸聖駕至是
不應是夕鹵營城西登謀遣壯士劫營迎駕不果明日復擁帝去 己巳立皇子見濬爲皇太子改名見深時

太子方二歲以皇太后命立之仍命王代總國政 卹陣亡將士 庚午王攝朝御午門左門右都御史陳鑑

合諸大臣言王振傾危社稷構陷乘輿請族誅以安人心哭聲震殿陛振黨馬順叱之退給事中王竑憤起與

刑科給事中曹凱共捽順髮嚼其肉曰汝往時助振惡倚以作威今事至此尙敢爾耶與眾共毆之立斃攻異王竑

捽馬順髮與眾共毆之事見竑傳證之明史曹凱傳凱是時共捽順髮今掘增又索振黨內使毛王二人太監金英見事急捽之出亦擊殺之曳三尸

陳東安門有頃又執振姪王山反接跪于廷眾爭唾罵之一時衛卒洵洵朝班大亂王懼欲起尙書于謙直前

掖王止請宣諭百官曰順等罪當死勿論眾乃定尋命縛山至市磔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

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它珍玩無算已而郭敬彭德清皆自大同逃歸竝籍其家下獄長繫時猶

以爲薄云是日事起倉卒賴謙鎮定當排眾掖王時袍袖爲裂既出左掖門尙書王直執謙手曰國家正賴有

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蓋直自以篤老倚謙爲重謙亦毅然以宗社安危自任天下賴之 辛未命石都

御史陳鑑安撫畿內軍民于謙薦之也 是日帝至威甯海子遂出塞 封總兵官楊洪爲昌平伯仍填宣府

洪前後守城有功額森挾帝命脅洪開門者三皆不聽王益重之額森令帝貽洪書洪封上王遣使報洪曰此

書僞也自今有書悉勿受洪于是一意堅守 景帝監國論前後功封昌平伯景帝監國在八月乙丑也先擁上

皇至大同在戊辰今洪之封去監國僅七日史所云積前後功者是也若其所謂後功者則正以大同不納上

皇一事野史乃謂洪以閉門不納上皇逮下詔獄吾學編遂于是年八月擢爲右都督九月封武清伯二人初無下獄

謂洪之封卽在是月辛未石亨以陽和之敗奔還謫爲事官令募兵自効至是于
事也又證之明史功臣年表洪亨二人封伯皆在八月辛未是正史所記並無下獄之事明矣惟亨之封兪州
以爲九月者近之蓋寇至 壬申命都督石亨總京營兵亨以陽和之敗奔還謫爲事官令募兵自効至是于
總京營時也今別記之 謙薦之遂有是命尋封武清伯 甲戌帝至黑松林額森營在焉帝入營額森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歌舞

爲樂仍奉帝居巴延特穆爾營去額森營十餘里巴延與其妻見帝彌恭謹而額森屢欲伺間謀害會夜大雷雨震死額森所乘馬復見帝寢幄有異瑞乃止帝旣入沙漠所居止毳帳敝帷旁列一車一馬以備轉徙而已袁彬周旋患難未嘗違忤夜則與帝同寢天寒甚恆以氈溫帝足又有哈銘者蒙古人幼從其父爲通事官入鹵中至是亦侍帝帝宣諭額森及其部下嘗使銘額森有所陳請亦銘爲轉達帝每南望悵鬱二人時進諧語慰帝帝亦爲之解顏 乙亥以修撰商輅彭時入閣預機務陳循高穀所薦也時方以繼母喪乞終制不許諭邊將自今衛喇特奉駕至不得輕出輪南京軍器于京師 是月辛未月晝見與日並明壬申癸酉夜天鳴有聲如瀉水 召前大理寺少卿薛瑄給事中程信所薦也尋授大理寺丞 以羅通爲兵部員外郎提督守備居庸關初通以兵部郎中從王驥整飭甘肅邊務爲驥所劾謫爲廣西容山閩官已調廣東東莞河泊所官及是于謙陳循薦通有邊才遂復起通至關相度形勢上言居庸爲敵出入之衝大小關口宜各增兵口凡三十有六可通人馬者七宜各增人千可通人不可通馬者二十九宜各增人百仍命大將一人統兵三萬分駐十營于關外備額森藉送駕爲名因之入寇從之尋進郎中 廣東賊黃蕭養作亂蕭養南海人以爲盜捕繫獄中潛通其黨賊舟在外是月蕭養越獄出凡百餘人遂乘舟遁入海嘯聚羣盜旬日至萬餘人遂攻廣州詔總兵官安鄉伯張安討之 進陳循戶部尙書高穀工部尙書仍兼學士 九月戊寅朔帝在迤北額森遣使來言欲送帝還京師謀入寇也使還賜額森金百兩銀二百兩綵幣二百匹時廷臣合請皇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沖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速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然之羣臣以太后旨告王王驚讓再三避歸邸邸羣臣復固請尙書于謙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爲私計會都指揮岳謙使衛喇特還口傳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癸未王卽皇帝位以門年爲景泰元年遙尊帝爲太上皇頒詔赦天下免景泰二年田租十之三 庚寅張楷報處州賊平前後聽招撫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時值張驥陶成勦撫兼施賊勢已衰楷亦攘其功奏之而陶得一聞赦降未幾復叛楷還廷議楷無功追論下獄詔以寇平功贖罪得放歸 癸巳指揮僉事李鐸奉皇太后命達于上皇時上初立尙書于謙入對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

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邊京營兵械且盡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繕器甲修職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附郭居民皆徙入內文臣如軒輶者宜用爲巡撫武臣如楊洪石亨柳溥者宜用爲將帥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上深納焉 申午祭宣府土木陣亡將士瘞遺骸 乙未安鄉伯張安討廣州之賊指揮僉事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安帥舟師遇賊于戩船澳方醉卧官軍不能支退至沙角尾賊薄之安溺死清爲賊所執擁至廣州城下使諭降清大罵不屈死蕭養屢勝遂僭號改元自稱東陽王據五羊驛授僞官百餘人 辛丑擢給事中孫祥郎中羅通爲右副都御史分守紫荆居庸關 甲辰遣御史十五人募兵畿內山東山西河南 遣都督同知陳友帥師討湖廣貴州叛苗 乙巳遣使奉書于上皇告卽位也 丙午貴州鎮遠蠻苗金臺僞稱順天王與播州苗相煽爲亂圍平越新添等衛半年巡按御史黃鏞死守糧盡掘草根食之王驥頓兵辰沅不進詔調雲南四川兵會驥討之時上皇北狩廷臣劾王振竝及驥以驥方在軍且倚之平苗置弗問 以參議楊信民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廣東初信民爲廣東參議清操絕俗先後劾巡按郭智黃翰等又劾僉事章廣廣遂許信民與翰俱被逮軍民譁然詣闕下乞留信民詔復信民官而翰廣皆鞫實除各上監國于謙薦之命守白羊口會廣州圍急嶺南人乞信民遂有是命于是廣州士民聞而相慶曰楊公來矣時廣州被圍久將士戰輒敗禁民出入樵采絕而鄉民避賊來者拒不納多爲賊所害民益愁苦歸賊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刻木鏤給民得出入賊見木鏤曰此楊公所給也不敢傷避賊者悉收保民若更生 是月詔減浙江福建銀場課尋命封閉之 廣甯伯劉安填大同時額森欲以妹進上皇使人言于安安奏聞上切責之未幾自大同馳至京師言奉上皇命來告敵情且言上皇已進己爲侯羣臣交章劾安擅離守地自加侯爵宜正典刑上令禁錮之會雲南提課鹽舉司吏目胡仲倫緣事入都上疏言今日事不可屈者有七降萬乘之尊與諧昏媾一也敵假和議使我無備二也和親之後驕尊自大三也索我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爲名乘機入犯五也逼上皇手詔誘取邊城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稍從其一大事去矣今宜亟命宣大守將固守城池整肅軍伍使敵不敢輕進果其送駕還京密敕楊洪邀其歸路石亨據其險阨俟駕至關

堅閉勿出則戰無不勝而聖駕得還矣若不戰而非計之得也事下禮部議行之 以郭登爲總兵官填大同代劉安也登值北狩之後大同軍士多戰死壁壘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慷慨奮厲修城堞繕器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爲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城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上監國進都督同知充副總兵至是代安初蒞鎮士卒堪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兵遂爲天下最 以練綱爲監察御史綱舉鄉試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上卽位綱上中興八策至是聞額森將入犯復言和議不可就南遷不可從有持此議者宜立誅安危所倚惟于謙石亨當主中軍而分遣大臣守九門擇親王忠孝著聞者令同守臣勤王檄陝西守將調番兵入衛上悉從之綱有才辯急功名都御史陳鑑尙書俞士悅皆綱同里念綱數陳時政有聲又所言皆合上意薦之故有是擢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上言竊見王振亂天下往者江南寇發輒以誅振爲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今額森詭詐百端往來窺伺宜專將帥事權悉罷監軍中貴重懸賞格鼓勵義旅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上雖嘉納之不能從 冬十月戊申額森詭稱奉上皇還遂大舉入寇先是額森以中國喪君有君欲挾上皇要之不可得乃會眾議喜甯請以送上皇爲名至邊脅諸將開關召總兵鎮守官出見則留之可以得志京師空虛長驅而入必將南遷大都可有也于是額森計決奉帝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遣人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額森知有備不敢攻登馳蠟書入奏京師戒嚴 壬子詔諸王遣兵入衛乙卯命于謙提督諸營將士皆受節制都指揮以下不用命者先斬以徇然後奏聞乃議戰守之策石亨請毋出師盡閉九門堅壁以老之謙曰賊張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張也乃分遣諸將兵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謙自與亨帥副總兵范廣等陣于德勝門以當賊衝都督陶瑾陳于安定門廣甯伯劉安陳于東直門武進伯朱瑛陳于朝陽門都督劉聚陳于西直門鎮遠侯顧興祖陳于阜城門都指揮李端陳于正陽門劉得新陳于崇文門楊節陳于宣武門皆受亨節制 攷異分遣諸將列陣九門三編 據實錄書于質實中今據之 悉閉諸城門絕士卒反顧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于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瑛冕之子興祖以宣德間征交趾敗績論死至是釋而用之 額森自大同至陽和進陷白羊口守將遁守備通

政使謝澤督兵扼山口大風揚沙不辨人馬或請移他關避賊澤不可賊至兵潰澤厲聲叱賊遂被殺丙辰額森抵紫荆關喜甯導之夾攻關城守備都御史孫祥都指揮韓清戰死關遂陷長驅而東祥之死也言官誤劾其棄城遁及寇退有司修關得其尸于戰地焚之不以聞祥弟祺詣闕言寃景泰初詔卹其家 丁巳詔宣府

遼東總兵官及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巡撫皆入援兵科給事中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駕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寇何以薄都城由此以觀邊關不固雖守京城不過保九門而已宣府爲大同應援居庸切近京師守之尤不可非人楊洪等旣召必求如洪者代之然後可以副重寄而集大功上是之乃分遣別將代守 額森擁上皇過易州至良鄉父老進茶果羊酒進次蘆溝橋園官進果上皇作書三一奉

皇太后一致上一論文武羣臣戊午額森兵薄都城列陣至西直門上皇止于德勝門外是日都督高禮毛福壽敗敵于彰義門北殺數百人奪還所掠千餘口己未寇擁上皇登土城喜甯喉額森邀大臣迎駕詔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爲太常少卿出城朝上皇進書敕額森與巴延特穆爾攬甲持弓矢侍喜甯復喉額森曰此小官耳于是額森不見復等令亟遣于謙石亨胡濙王直來上皇亦諭復等宜亟去遂辭

歸額森更索金帛萬萬計廷臣欲議和遣人問謙謙曰今日止知有軍旅它非所敢聞額森旣不得請四出窺掠庚申遣數騎來覘德勝門謙令亨設伏空舍中遣數騎誘之有頃敵以萬騎來薄伏兵出神機營火器發范廣躍馬陷陳勇氣百倍遂敗敵于城下額森之弟博囉茂諾海舊作亨羅中礮死敵復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斬其前鋒數人敵益兵圍鏜鏜力戰不支欲入城給事中程信督軍守西城不納自城上發箭礮助之會亨分兵至敵稍卻欲還至彰義門副總兵武興邀擊敗之而內官數百騎欲乘勝爭功躍馬競前陣亂輿中流矢死寇至土城居民升屋號呼爭投磚石擊之震聲動地會僉都御史王竑督毛福壽高禮援至寇乃引去 壬戌

寇退初額森深入視京城可旦夕破及見官軍嚴陳待意稍沮至是相持五日要請不應戰輒不利會其別部攻居庸者五萬天大寒羅通汲水灌城冰堅不可近七日遁走通追擊三敗之斬獲無算額森大沮又聞勤王兵且至恐斷其歸路乃以是夜拔營遁仍挾上皇北行謙諜知上皇移駕遠令亨等夜舉火發大礮擊其營死

者萬人寇自良鄉而西大掠所過州縣焚毀長獻景三陵寢殿時昌平伯楊洪奉詔帥兵二萬人衛比至寇已退敕洪及孫鏗范廣等追擊餘寇京師解嚴論功謙及亨爲多癸亥詔進亨武清侯加謙少保總督軍務謙辭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固辭不允現異據明史瓦刺及楊洪傳皆以追擊也先爲楊洪之功謂石亨追賊于清風店大破之李夢陽有清風店歌亨學編撰之且鋪張亨之從子彪在安定門持斧擊賊事奔州攻賊賊之謂據于肅愍碑皆無此二事况亨自虜退即進封侯在京營虜奉上皇由良鄉大掠而去以甲子出紫荆關亨何嘗以一兵追之而有此談也按明史亨傳亦不載其記彪事不過言其善用斧追襲餘寇頗有斬獲而已今刪去石亨追賊事仍據明史紀傳書之

荆關丁卯詔止諸藩及各鎮勤王兵寇退故也 額森之入寇也托克托布哈在後未入關聞敗而遁時衛喇

特君臣鼎立額森專國兵最多托克托布哈雖爲汗兵較少阿喇知院兵又少三人互猜忌而南犯之利多歸

額森善則均受之至是托克托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欲卻之尙書王直胡濙曰彼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厚

加賞賚以間之從之 辛未楊洪等追餘寇至霸州破之獲阿歸等四十八人還所掠人畜萬計孫鏗范廣追

寇至固安亦捷及關寇返關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爲所及 是月入同總兵官郭登將帥所部自雁門

入援奏至京師解嚴上優詔褒答之登以京兵新集不可輕用上用兵方畧十餘事上嘉納焉 十一月丁丑

楊洪師還論功進封昌平侯命帥所部留京師督京營訓練兼掌左府事洪陳禦寇三策上以洪宿將所言多

采納 癸未以顧興祖爲左軍都督同知劉安爲右軍都督同知劉聚爲中軍都督僉事命修塞沿邊關隘時

兵部缺官三人皆起廢用之 辛卯以毛福壽充副總兵官討湖廣辰州叛苗 壬辰上皇至衛喇特自出紫

荆關連日雨雪上皇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鞭哈銘隨之既至鹵營額森來見宰羊拔刀割

肉爲敬尋值上皇聖節進蟒衣貂裘設筵宴嘗謂上皇曰中朝若遣使來皇帝歸矣上皇曰汝自送我則可欲

中國遣使徒勞往返喜甯聞而怒曰欲急歸者彬也必殺之 乙未遣刑部侍郎耿九疇安撫南畿流民賜復

三年時鳳陽等處歲饑盜且起九疇至招徠流民七萬戶境內以安 丁酉命僉都御史蕭榮等填河間保定

真定 乙巳冬至免朝賀 是月改刑部尙書金濂于戶部加太子太保以掌都察院事俞士悅爲刑部尙書

大學士陳循等以羅通曉暢兵事請召還參楊洪軍務從之尙書于謙言于上曰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

威誇鄉里長非分之邪心而賊汗吏罷退爲民欲掩閭閻之恥納辜納粟冠帶而歸前以冒貨去職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殘而重名器沉天下統一藏富在民未至大不得已而舉措如此是以空乏啟戎心也章下廷議格不行時又開輸豆予世襲之例刑科給事中曹凱爭之曰近例輸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乃令之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有功者必相謂曰吾以捐軀獲此彼以輸豆亦獲此是朝廷以我軀命等于荏菽其誰不解體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傳襲文職則止原籍帶俸上以爲然命已授者聽未授者悉如凱議 閏月甲寅額森寇甯夏叛奄喜甯計也 初洪熙宣德間定禮闈取士之額分南北中卷以百人爲率正統中增額至百五十人而分地如故至是從大理寺丞李奎之請仍循永樂間例癸亥詔明年會試取士無拘額本年鄉試亦如之 庚午額森寇大同總兵官郭登擊敗之時寇至沙塢登召諸將問計或言寇眾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逼卽欲自全得乎拔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奮勇擊之諸將繼進呼聲震山谷遂大破其眾追奔四十餘里又敗之栲栳山斬二百餘級得所掠人畜八百有奇自土木之敗邊將無敢與寇戰是役登以八百人破敵數千騎軍氣爲之一振捷聞封登定襄伯予世券 是月免大名真定開封衛輝被災稅糧 侍讀彭時以兵事稍息奏請回籍終制許之以釋褐踰年參大政前此所未有上方嚮用之以此頗忤旨 二月戊寅耕耜田 癸未懸賞格招陷敵軍民副都御史羅通之請也通請榜文于沿邊諭凡被陷人口有能自還者軍免差役三年民免徭役終身官支全俸各賞銀一兩布二匹有能殺賊一級者軍民人等俱予冠帶賞銀五兩官陞一級仍賞銀如之若能殺額森賞銀五萬兩金一萬兩封國公太師殺巴延特穆爾及喜甯者賞銀二萬兩金一千兩封侯詔依議行之 丙戌命武清伯石亨爲鎮朔大將軍帥師巡大同都指揮楊能充遊擊將軍巡宣府能洪之從子也 壬辰叛奄喜甯伏誅先是甯數導誘額森擾邊上皇患之至于額森使甯及總旗高鏊等還京索禮物而命袁彬以密書付鏊俾報宣府設計禽甯甯抵獨石宣府守將設伏野狐嶺令鏊給甯至其地伏盡起鏊直前抱持之遂禽甯送京師法司諸臣襍治磔于市上皇在迤北聞之喜曰自此邊竟稍甯吾南

歸有日矣甯爲都指揮江福所獲而參將楊俊飾奏于朝謂已實定謀遣福等禽之上嘉俊功進右都督賜金幣言官及兵部請如懸賞前詔上以俊邊將職所當爲不允俊洪之庶子也久之官功事始露 是月初開經

筵甯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文臣自內閣高穀陳循等外禮部侍郎儀銘及俞山俞綱皆以潛邸舊恩兼經筵官銘智之子也上每臨講惺輒命及異儀銘俞綱俞山皆充經筵官見憲章錄法傳錄證之中官擲金錢于地任講官徧拾之時以爲媒褻云

明史儀智等傳皆潛邸舊人也擲金錢事見儀銘傳 贈前侍講劉球爲學士賜諡忠愍立祠于鄉竝追論彭

德清時德清已在獄瘐死詔優其尸球二子鉞及弟鈺皆篤學躬耕養母球既得卹兄弟乃出應舉先後成進

士 羅通自居庸召還命參楊洪軍務兼理院事通上言諸邊報警率由守將畏徵調飾詐以欺朝廷遇賊數

十輒稱殺敗數千向者德勝門外不知斬敵幾何而獲官者至六萬六千餘人輩下且然何況塞外且韓信起

自行伍穰苴拔于寒微宜博搜將士如信苴者與議軍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祿之人憎賢忌才

能言而不能行未足與議也意蓋詆于謙石亨輩謙疏辨言概責邊報不實果有警不奏必致誤事德勝門外

官軍升級惟石亨功次冊當先者萬九千八百餘人及陣亡三千餘人而已安所得六萬之多通以爲濫宜將

臣及亨等升爵削奪有如韓信穰苴者乞卽命指薦并罷臣營務俾專治部事疏下廷議廷臣共言謙及石亨

楊洪實堪其任又謂通志在滅賊無它上兩解之尋敕謙錄功不得如前冒濫蓋因通言發也給事中覃浩等

謂通本以知兵用不宜理院事乃解通兼職初京城解嚴侍講劉定之上疏曰自古如晉懷愍宋徽欽皆因邊

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及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師奉上皇于漠北委以與寇者也

晉宋遭禍亂棄故土偏安一隅尙能奮于旣衰以禦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額森乘勝直抵都城以師武臣之

眾旣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國勢之弱雖非旦夕所能強豈可不思自

強之說而力行之又其所陳十事其末曰昔者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禦金所恃者張浚彼皆忠誠夙

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何者賞罰明則將士肅也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摧陷強寇但迭爲勝負互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乃石亨則自伯進侯于謙則自一品晉一品天下未聞

其功但見其賞豈不忠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秩勿躡新階它日勛名著而爵賞加正未爲晚夫既予不忍奪者姑息之政既進不欲退者患失之心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待也書奏上優詔答之謙有社稷功一時忌者輒屢以深文彈劾通定之所論亦多失平然實有中于目前軍務之積弊云 三月己酉衛喇特寇朔州 辛亥詔錄土木死事諸臣後官尚書王佐子道陽鄭埜子儀俱爲主事侍郎曹鼐子恩丁鉉子璣副都鄧榮子瑞俱爲評事通政龔全安子廷暉太常劉容子鑑俱爲部照磨學士張益

子翊尚寶凌壽子暉俱爲序班又欽天監正廖義仲子景明爲司歷太醫院使欽謙子智爲本院吏目義仲謙蓋五十餘人之外續報同時預難者也攷異摺三編實云按英宗實錄是年五月辛亥所錄死事諸臣後中證之正統十四年備載死事諸臣並無此二人蓋遺漏也今又按野史書護衛樊忠殺王振突圍出殺數十人死之明史不載又明史金英傳右司禮太監范宏從征沒于土木葬香山永安寺宏即與金英同賜免死詔者此又中官死事之遺 癸丑衛喇特寇甯夏抵慶陽 乙卯又寇朔州時寇分道入邊官軍禦敵互有殺傷惟甯夏慶陽朔州被敵殺掠甚眾 董興之討廣州也未至而僉都御史楊信民以巡撫坐填威望日隆乃多方

招撫降者日至于遣使持檄入賊營諭以恩信黃蕭養曰得楊公一言死不恨尅日請見信民單車詣之隔濠與語賊黨望見皆羅拜有泣下者賊以大魚獻信民受之不疑蕭養且降俄聞大軍至忽中變其夜有大星隕城外七日而信民暴疾遂以是日卒軍民聚哭城中皆縞素賊聞之亦泣曰楊公死吾屬無歸路矣事聞賜祭葬錄其子玖爲國子生廣東民赴京請建祠許之成化間賜諡恭惠並命有司以忌日祭焉攷異按明史楊

巡撫廣東以三月乙卯卒列傳敘事祀日者最少此以信民卒後奉勅令以忌日祭祠故特書其卒之日耳今摺之 癸亥以旱免畿內逋賦及夏稅 是月鹵分道入寇陽和大同偏頭關野狐嶺所過殘掠時總兵官朱謙填宣府奏敵以二萬攻圍萬全敕范廣充總兵官禦之已而寇退于謙請駐兵居庸寇來則出關勦殺退則就糧京師大同參將許貴奏迤北有三人至鎮欲朝廷遣使講和于謙曰前遣季鐸岳謙往而額森隨入寇繼遣王復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況我與彼

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傲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爲介冑臣而惟怯若此何以敵愾法當誅移檄切責自是邊將主戰守無敢言和者 以俞綱爲兵部侍郎內閣辦事綱以生員

侍上潛邸至是驟遷擢疏辭越三日請佐兵部許之 是春致仕國子祭酒李時勉卒時勉家居聞上皇北狩

日夜悲慟遣其孫驥詣闕上書請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哀嘉忠節迎還車駕復讐雪恥得旨褒答而時勉

卒矣年七十七賜諡文毅成化中改諡忠文贈禮部侍郎 夏四月丙子廣東都指揮李昇何貴等追海賊不

克死之 辛巳衛喇特寇大同以數千騎奄至總兵官郭登出東門與戰佯北誘之入土城伏起寇敗走登度

敵且復至今軍士齋毒酒羊豕楮錢偽為祭冢者見寇即棄走寇至爭飲食之死者甚眾 貴州平越被圍九

月御史黃鎬置疏竹筒中募土人乞援于朝丁亥命保定伯梁瑋都督方瑛會湖廣總督侯璉討之敕王驥還

瑛從驥征麓川事平留瑛雲南上即位廷臣薦瑛有將略召還進都督同知甫抵京而貴州苗賊勢熾驥復請

瑛還討乃拜右副總兵 戊子遣大理寺丞李茂錄囚南京考黜百司訪軍民利病以聞時尚書于謙言南京

重地撫輯須人中原多流民設遇歲荒嘯聚可虞乞敕內外守備及各巡撫加意整飭防患未然從之遂有是

命 丙申衛喇特寇雁門丁酉以三百騎入石峯口燒關門復由故道去勅責總兵官朱謙等 己亥遣都督

同知劉安充總兵官練兵于保定真定及涿易通三州僉都御史陳泰參贊軍務泰幼從外家冒曹姓既貴請

復之 庚子振山東饑辛丑振畿內被寇州縣 癸卯衛喇特復寇大同郭登擊却之 是月旱山東亦旱自

去冬至春災異疊見黑氣四塞烈風拔木御史許仕達言災沴數見請聖躬痛自修省優詔褒答 浙江鎮守

中官李德上言諸臣擅殺馬順同于犯闕賊臣不宜用下廷議于謙以為不足問上曰誅亂臣所以安眾志卿

等忠義朕已知之勿以德言介意政異據明史王竑傳在是年四月竑記于謙以爲事不足問及上令諸臣勿介意等語今摺增 五月乙巳免山西被災稅

糧 衛喇特以數萬騎攻雁門都指揮李端擊卻之尋犯河曲及義井屯堡殺二指揮遂圍忻代諸州詔劉安

督涿易諸軍禦之寇自代州南下長驅直抵太原城北山西大震詔巡撫朱鑑移填雁門而別遣都督僉事王

良填太原援兵漸集敵亦饜乃引去時山西兼邁兵荒鑑外飭戎備內撫災民勞瘁備至 戊申衛喇特復寇

雁門詔益黃花鎮戍兵以衛陵寢敕兵部稽在京軍馬數以聞 癸丑廣東賊黃蕭養伏誅先是都督同知董

興調江西兩廣兵征討而以天文生馬軾自隨與果銳不能戢下軾輒戒之是春師至廣州賊舟千餘艘勢甚

熾而徵兵未至諸將請濟師賦曰廣民延頸久矣即以狼兵往擊猶拉朽耳狼兵者廣西溪峒土兵也興從之既而兵大集進至大洲擊賊殺溺死者萬餘人餘多就撫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俘其父及子等餘黨皆伏誅論功進興右都督留填廣東 壬戌振大同被寇軍民 丙寅總督侯璉副總兵田禮大破貴州叛苗時梁

珪等大軍未至禮已進兵解新添平越之圍璉復遣兵攻敗水西諸賊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師開畢節諸路檄普安土兵援安南衛而自帥兵攻破紫塘彌勒等十餘寨會賊復圍平越回師擊退之遂分哨七盤坡羊腸河等處撫定良苗東至重安江與王驥兵會鎮遠道亦通捷聞進璉兵部尚書 衛喇特額森復

寇宣府以二千騎屯賈家營總兵官朱謙與參將紀廣等拒以鹿角發火器擊之寇少卻謙軍且退寇復來追都督江福援之亦失利謙卒力戰寇不得入是時寇屢擾邊銳而驕意大同宣府二城可旦夕下而謙與郭登屢卻之會喜甯已誅額森失其間謀所部兵多死傷而托克托布哈喇知院自遣使請和後皆撤所部歸于

是額森亦欲息兵恥自屈乃令阿喇先通和議辛未阿喇知院遣其參政旺扎勒托歡舊作完者脫歡等至懷來貢馬議和邊將以聞上用學士陳循言賚使令還而以勅諭阿喇大略謂額森詭詐反覆朕欲從爾講和第聞彼尙聚兵塞上意在要挾義不可從即阿喇必欲和好待衛喇特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 是月

浙江副使陶成討處州賊陶得二不克死之得二降而復叛擁眾犯武義先遣其黨十餘輩偽為鄉民避賊者以做組裏薪闌入城中及成出戰賊持薪縱火焚木城官軍驚潰成與都指揮僉事崔源皆力戰死事聞贈成左參政錄其子魯為八品官 成異陶成之死明史本紀不載證之成傳在是年五月今據之 初土木之變楊俊自獨石奔還上以洪故置不

問而俊恃父勢橫恣在宣府時嘗以私憾杖都指揮陶忠至死洪懼奏俊輕躁恐誤邊事乞令來京隨臣操練許之既至言官交劾下獄復以禽喜甯冒功事覺論斬詔宥之令勦賊自効尋充游擊將軍巡徼真保涿易諸城至是還仍令督三千營訓練 致異據明史楊洪傳俊為洪之庶子以杖殺陶忠及冒喜甯功論斬詔宥之尋致誤謂本雙槐茂抄之誤駁之是也惟劉安督涿易諸軍之末 六月壬午衛喇特寇大同總兵官郭登擊

卻之越四日丙戌額森奉上皇至城外聲言送駕還登與同守者設計具朝服候駕月城伏兵城上俟上皇入

卽下月城聞額森及門而覺遂復擁上皇去 丁亥下左都御史陳鑑王文于獄時中官金英縱家奴不法事覺下法司治之鑑等但請抵奴罪不及英于是給事中林聰率同劾劾鑑文良勢長奸竝及御史宋璠謝琚皆下獄尋以請罪自伏宥之聰在科論事無所諱先是有中官單增督京營有寵朝士稍忤者輒遭詈辱家奴白晝殺人奪民產侵商稅聰發其奸下詔獄獲宥增自是不敢肆至是因治英家人獄復劾璠琚不任風紀竟調二人于外 戊子衛喇特復帥二千騎寇宣府朱謙遣都指揮牛璽等往禦戰南坡謙見塵起率參將紀廣等馳援自己至午寇大敗遁去 戊戌免山東被災州縣稅糧 額森之請還上皇也詔下禮部議未決吏部尙書王直率羣臣上言曰太上皇惑細人言輕身一出至于蒙塵陛下宵衣旰食徵天下兵與羣臣兆姓同心協力期滅此朝食以雪不共戴天之恥迺者天誘其衷額森有悔心之萌而來求成于我請還乘輿此轉禍爲福之機也望陛下俯從其請遣使往報因察其誠僞而撫納之奉太上皇以歸少慰祖宗之心上曰卿等言良然但前後使者五輩往終不得要領今復遣使設假送駕之名來犯京師豈不爲蒼生患賊詐難信其更議之己而阿喇使復至尙書胡濙等復以爲言于是上御文華門召廷臣諭以宜絕狀直對曰必遣使毋貽後悔上不悅曰朕非貪天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尙書于謙從容曰天位己定甯復有它顧理當速奉迎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詞矣上乃顧謙改容曰從汝從汝議遂決羣臣既退太監與安出呼曰若等欲遣使孰爲富弼文天祥者詞色交厲直面折之曰廷臣惟天子使既食祿敢辭難乎安始語塞時禮科給事中李實慨然請行己亥以實爲禮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羅綺爲少卿及指揮馬顯等令齋璽書諭衛喇特君臣遂偕阿喇使俱往 是月尙書于謙以山西近寇請遣大臣往鎮昌平侯楊洪亦乞遣重臣從雁門關護餉大同上以命參軍務羅通通不欲行請得與謙俱謙言國家多難非臣子辭勞之日奏乞躬往上不允卒命通通本謙所舉而每事抵牾人以是不直通云歐陽命羅通填山西明史紀及三編皆不載證之通傳在是年之六月今據增 上卽位之初懲王振蒙蔽大闢言路吏民皆得上書言事是時有肅府儀衛餘丁聊讓詣闕陳數事其略曰邇歲土木繁興異端盛起番僧絡繹汗吏縱橫相臣不正其非御史不効其罪上下蒙蔽民生日蹙因之狡寇犯邊上皇播越陛下枕戈嘗膽之秋可不拔賢舉能

一新政治乎昔宗岳爲將敵國不敢呼名韓范填邊西賊聞之破膽司馬光居相位強鄰戒勿犯邊今文武大臣之有威名德望者宜使典樞要且延訪智術才能之士布滿朝廷則額森必畏服而上皇可指日還矣大臣陽也宦寺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近日食地震陰盛陽微謫見天地望陛下總攬乾綱抑宦寺使不得預政遇小人俾不得居位則陰陽順而天變弭矣天下治亂在君心邪正田獵是娛宮室是侈宦寺是狎二者有一足盡君心願陛下涵養克治多接賢士大夫少親宦官官妾自能革奢靡戒游佚而心無不正矣仍願陛下廣從諫之量旌直言之臣使國家利弊間閭休戚言者無所顧忌蘇子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恆念是言而審察之書奏上嘉納焉後四年讓登進士官知縣政異明讓上書正景泰初大開言路之時明史讓傳

書元年六月並記其四年後始登進士今據增 秋七月己酉李實等至衛喇特額森在營既見讀璽書畢乃導之謁上皇時上皇仍居巴延特穆爾營惟袁彬哈銘侍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因問太后皇上又問二三大臣泣然曰處此踰年始見卿等實等頗以上皇前寵王振太過以致蒙塵請還京引咎自責上皇意不憚實等之既行也會托克托

布哈及額森所遣使丕勒瑪尼哈瑪爾舊作皮兒馬黑麻等復至趣和詔禮之賜之宴使者因言于館伴曰昨知院使來朝廷遣人偕往今吾等乃汗及太師所命若不報使事必不諧禮臣胡濙以聞尚書王直等議遣正副使四人往上海實還徐議之 庚戌總督尚書侯璉大破貴州之賊時璉檄副總兵方瑛攻賞改寨禽苗僞王

王阿同等三十四人別賊阿趙僞稱趙王率眾掠清平璉復討禽之會王驥亦俘獲剡平王苗富蟲先後送京師伏誅 李實等將還王直等固請遣使從之庚申遣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充正使以都指揮同知

王息錦衣衛千戶湯允勳副之資金銀書幣往先是有金齒衛知事袁敏自土木奔還上書曰上皇居九重所服者袞繡所食者珍羞所居者瓊宮瑤室今駕陷沙漠主辱臣死臣子何以爲心請速遣官一人或就令臣齎

書及服御物問安塞外以盡臣子之義不報至是尚書胡濙等言上皇蒙塵久御用服食宜付善等隨行亦不報時額森欲還上皇而勅書無奉迎語自齋賜額森外亦無它物善乃出家財悉市彼中所需者攜以往遂行

癸亥李實羅綺自衛喇特還初實自京奉使將行見勅書不及迎上皇驚走白內閣遇太監興安安叱曰若

奉黃紙詔行耳它何預實遂行至是額森語實等曰我亟欲送上皇歸而勅書無奉迎語今汝之來逼問而已若欲奉迎宜亟遣大臣來歸語皇帝迎使夕來大駕朝發決不食言實等還具道額森意及再遣使奉迎狀上不許于是王直偕甯陽侯陳懋等上疏曰臣等與李實語具得彼中情事其所需衣物資斧者上皇言也而奉迎車駕額森意也昨者托克托布哈及阿喇知院使來皆有報使令額森使以迎請爲詞乃不遣使偕往是疑敵而召兵也復不許已而實自言于上上曰楊善已去但以奉迎意致額森即令善迎歸足矣比北使將發直等復上言宜本上皇之心順臣民之願因彼悔心遣使往報以圖迎復此不待計而決者也不然眾志難犯違天不祥彼將執爲兵端邊事益棘京師亦不得高枕卧矣檢討邢讓亦上疏曰上皇于陛下有君之義有兄之恩安得而不迎且令寇假大義以詰我其何詞以應若從羣臣請仍命實齎敕以往述迎復之指雖上皇還否未可必而陛下恩義之篤昭然于天下萬一迎而不許則我得有詞于彼以興問罪之師不亦善乎上不得已乃從羣臣議仍遣實往報既而曰俟善歸議之卒不遣 己巳楊善等至衛刺特額森遣館伴來迎館伴自言田氏亦中國人飲善帳中語曰土木之役六師何怯也善曰彼時官軍壯者悉南征王司禮邀大駕幸其里不爲戰備故令汝得志耳今南征將士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林官技擊可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火器藥弩百步外洞人馬腹立死又用策士言緣邊要害鑿鐵椎三尺馬蹄踐輒穿又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伴聞之色動善曰惜哉今皆無用矣問何故曰和議成歡好且若兄弟安用此因出所齎遺之其人喜悉以語額森明日謁額森亦大有所遺額森亦喜善因詰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賚金幣載途乃背盟見攻何也額森曰奈何削我馬價予我帛多翦裂前後使人往冬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非削也太師馬歲增價難爲繼而不忍拒故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也帛翦裂者通事爲之事露誅矣即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做亦豈太師意耶且使者多至三四千人有爲盜或犯它法歸恐得罪故自亡耳留若奚爲貢使受宴賜上名或浮其人數朝廷核實而予之所裁乃虛數有其人者固不減也額森數稱善善復曰太師再攻我屠僂數十萬太師部曲死傷亦不少矣上天好生太師好殺故數有雷警今還上皇和好故中國金幣日至兩國俱

樂不亦美乎額森曰勅書何以無奉迎語善曰此欲成太師令名使自爲之若載之勅書是太師迫于朝命非太師誠心也額森大喜問上皇歸將復得爲天子乎善曰天位已定難再移額森曰堯舜如何善曰堯讓舜今兄讓弟正相同也其平章昂克問善何不以重寶來購善曰若齋貨來人謂太師圖利今不爾乃見太師仁義爲好男子垂史冊頌揚萬世額森笑稱善知院巴延特穆爾勸額森留使臣而遣使要上皇復位額森懼失信不可竟許善請明日額森引善謁見上皇于巴延特穆爾營遂許送上皇歸 八月癸酉上皇發自衛喇特瀕行額森設宴餞上皇額森席地彈琵琶妾奉酒顧楊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太師著坐便坐善承旨少坐卽起周旋其間額森顧善曰有禮巴延等亦各設餞畢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其下各獻器用飲食物上皇起蹕額森率部長皆送約半日程巴延送至野狐嶺下馬伏地慟哭曰皇帝行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乃去仍遣其頭目七十人扈送京師

伏地慟哭去今

戊寅祀社稷

初廷臣聞上皇將還欲奏請奉迎都御史王文厲聲曰公等謂上皇果來耶

額森不索金帛土地而遽送還耶眾素畏文皆愕然不決而罷及是上皇果還乃詔禮部議迎上皇禮尙書胡濙等議遣禮部官迎于龍虎臺錦衣具法駕迎居庸關百司迎土城外諸將迎教場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安門于東上北門南面坐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入南城大內議上傳旨以一轎二馬迎于居庸關至安定門易法駕餘如奏給事中劉福等言禮大薄報曰朕尊大兄爲太上皇帝禮無加矣福等顧云太薄其意何居禮部其會官詳察之濙等言諸臣意無它欲陛下篤親親耳上曰昨得太上皇書具言迎駕禮宜從簡損今豈得違之于是羣臣乃不敢言會于戶龔遂榮爲書投大學士高穀言奉迎宜厚主上當遜位懇辭而後受命如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其書于朝以示胡濙王直等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也濙欲以聞王文不可而給事中葉盛竟奏之同官林聰復劾直濙穀等皆股肱大臣有聞必告不宜偶語竊議濙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迎上皇典禮今日正可仿行陛下宜躬迎安定門外分遣大臣迎龍虎臺上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乃遣太常少卿許彬至宣府侍讀商輅至居庸關迎上皇時上索遂榮書所從得甚急遂榮自縛詣闕言之下詔獄

坐遣久之得釋壬午上皇至宣府許彬迎謁上皇命書敕諭羣臣遣祭土木陣亡官軍甲申至居庸商輅迎謁

上皇諭以遜位退閒意使歸告皇帝致墨明史本紀書揚善等至瓦剌及見上皇于七月之末英宗還駕在八月

上皇之行在初八皆不合惟十一日次野狐嶺以下悉同但明史多據實錄丙戌上皇至京師上迎于東安

門拜上皇答拜相持泣各述授受意推遜良久遂送上皇至南宮上帥百官行朝謁禮庚寅赦天下 辛卯以

刑部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時苗衷致仕以淵代之初徐理倡議南遷太監金英叱出之跟

踰過左掖門淵適入迎問之理曰以吾議南遷不合也于是淵入朝極陳固守之策遂見知于上以侍講超擢

卿貳至是遂入閣踰月改戶部侍郎兼職如故 是月總督貴州兵部尚書侯璉以勞瘁卒于普定軍中賜祭

葬廕其子世襲錦衣衛千戶 御經筵先是御史許仕達上言經筵之講一暴十寒聖學何以有成正統間上

下蒙蔽無敢言者願陛下于經筵之外日召儒臣講論經史稽之千古驗之于今以應無方之變優詔褒答

九月丁未封都督朱謙撫甯伯論守宣府功也 癸丑進左副都御史王來為右都御史總督湖廣貴州軍務

來巡撫河南至是以侯璉卒進來代之與保定伯梁瑄都督毛勝方瑛會討叛苗勝即福壽更名也初永樂中

降人安置近畿者甚眾額森入寇多為內應會西南用兵尚書于謙謀散遣之每有征行輒選其精騎厚資以

往己更遣其妻子內患以息 是月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南京祭酒陳敬宗同致仕驥屢請致仕不許至是復

以老請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問曰公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驥正色曰君為輔臣

當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為一己事其能善終乎竟致仕去敬宗官南京祭酒

與李時勉名望相埒時稱南陳北李方王振寵盛時敬宗秩滿入都振欲致之不可得會巡撫周忱亦在京振

知其與敬宗善令通意敬宗曰吾為諸生師表而私謁中官何以對同學生徒忱退謂振曰陳公崛強未可以

勢力致願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致耳振遂貽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訖署名而返

其幣終不往見以是在南太學十七年不調及是與驥同引年歸家居不輕出有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驥在

籍二十餘年布衣糲食不殖生產事兄教諭驥雖耄益恭教子孫孝弟力田講明理學蕭山故多水患驥率鄉

人增修塘堰復宋時縣令楊時所築湖隄邑人賴之致異魏驥陳敬宗之致仕在是年之九月事見本傳三編特書之今摺增冬十月辛卯錄囚

癸巳免畿內逋賦 十一月辛亥禮部尚書胡濙奏上皇聖節請令百官詣延安門行朝賀禮不許 是月

下太監金英于獄英縱家奴事發上怒乃盡發其結黨市恩及縱家人中鹽等事論斬及成諫有差英下都察

院獄亦論斬詔禁錮之自是遂廢不用時工部尚書石璞方奉詔出募義勇還朝法司劾璞嘗賂英遂竝下獄

論斬上特宥之命出理大同軍餉初上之監國也徐理倡議南遷舉朝震動當是時外微于謙內微金英幾岌

岌矣薛瑄既起用尋推南京大理寺卿英嘗奉使南京獨瑄不出見使還上問所見誰為良者英對曰獨一薛

卿耳論者以為英之智識殆非他瑄比云致異明史本紀但載陳鑑王文以鞫金英家人不實下獄事而英之獄而野史所載則以對東宮生日事詳後卷致異中惟諸書記薛文清推大理正卿在景泰二年十一月丙

申胡濙等復請明年正旦令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門不許竝論自今後正旦慶節皆免行給事中林聰欲上疏

言之同官葉盛止之曰今上孝弟上皇盛德兩官帖然安靜若益以言則涉眾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為非便聰

乃止御史盛景目盛曰己不為而又阻人為之耶盛曰此大事當熟慮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 是冬王來至

靖州賊掠長沙寶慶武岡會梁瑄方瑛等連破貴州之賊遂分道邀擊俘斬三千餘人賊魁章同烈遁去據興

隆復劫平越清平諸衛來與瑛邀擊敗之 王驥既還命總督南京機務其冬乞世券予之南畿軍素偷惰驥

至以所馭軍法教之于謙弗重也朝廷以其舊臣寵禮之越二年賜敕解任奉朝請

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庚戌大祀南郊 壬子詔天下朝覲官當黜者令運糧口外 初僧道三年一度

上即位特詔停之至是太監興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萬餘人尚書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邊缺戰

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乖本末不報 二月辛未幸太學釋奠于先師時衍聖公孔彥縉率子孫來京師至國

子監聽講上嘉之自後幸學必先期召衍聖公著為令禮成上至彝倫堂升坐祭酒蕭鑑講尚書天聰明章詞

旨敷暢上甚嘉之鑑代李時勉為祭酒去年以老疾辭既得允監丞鮑相率六館生連章乞留報可至是遂有

嚮用意致異據明史儒林傳孔彥縉至京師聽講因定自後幸太學必先召衍聖公又蕭鑑事見本傳及三編今摺增 戊子填星犯上相庚寅逆行入太微左掖欽

天監奏天垂象伏望日新聖德仍勅文武羣臣修省辛卯詔曰上天仁愛垂象示警朕當省悔五府六部都察翰林院其計議寬郵條例以聞 癸巳詔畿內及山東巡撫官舉廉能吏專司勸農授民荒田貸牛種 是月

吏部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錯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土風結民心
上善之命翰林寫置左右備省覽尋又陳車戰火器之利亦見采納 三月壬寅賜柯潛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夏四月乙酉保定伯梁瑄總督尙書王來等大破平越苗禽其僞王韋同烈等先是瑄自沅州進兵與都
督方瑛破賊于興澤賊退保香爐山山陡絕瑛與都督毛勝陳友三道進瑄與來大軍繼之先後破三百餘寨

會師香爐山下發礮轟崖石聲動地賊黨懼縛同烈竝賊將五十八人降餘悉解散俘同烈等獻京師遂分兵
共勦都勻草塘諸賊賊皆望風具牛酒迎降聞詔班師留瑄來填撫尋命來兼巡撫貴州時因黔楚用兵暫

行鬻爵例至是來奏稱寇賊稍甯惟平越都勻等四衛之餉請召商中鹽罷納米例從之初貴州苗未平吏部
侍郎何文淵議罷二司專設都司以大將填之尙書于謙不可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議乃寢 甲午衛喇特

寇宣府馬營勦游擊將軍石彪等巡邊乙未命石亨選京營兵操練召尙書石璞還參贊軍務彪亨之從子也
是月遣都督僉事孫安守備獨石用尙書于謙議也初楊洪自獨石入衛額森內犯所過八城俱殘毀眾議

欲棄之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亦且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略使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募民屯
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尋命右參政葉盛協贊軍務石璞自大同轉餉給之 命左都御史陳鎰巡撫陝西鑑

前兩填陝西值秦中饑獨租振貸軍民戴之若父母每還朝必遮道擁車泣再至則懼迎數百里不絕至是陝
西復饑軍民萬餘人詣監司請願得陳公活我監司以聞遂復有是命致異明史本紀不載事見鎰傳在是年

出巡撫陝西今據之 五月乙巳城固原固原本守禦千戶所至是以故原州城置尋升爲衛 上皇旣歸衛喇特托克
托布哈及額森仍循歲貢上皇所亦別有獻上意欲絕衛喇特不復報使額森以爲請尙書王直金濂胡濙等

皆言絕之恐起衅上曰遣使有前事適以滋衅耳曩入寇時豈無使邪因勅額森曰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
遂致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謂也太師使來朕皆優禮厚給之願亦須少人賞賚乃得從厚至是

托克托布哈使又至送還所掠招撫使高能等直等復請報之上曰使臣不遺朕志已定乃禮其使而以書報之 六月戊辰朔欽天監奏是日卯初刻日當食至期不應 己卯詔貴州各衛修舉屯田防苗寇 是月學

士江淵以天變條上三事一厚結朵顏赤斤諸衛為東西藩籬一免京軍餘丁以資生業一禁訐告王振餘黨

以免枉濫詔悉從之淵又言法司斷獄多枉于是刑部尚書俞士悅都御史王文求罷且言淵嘗私以事不聽

故見誣上兩置之按異江淵上書事見明史本傳在是年六月又王文傳並 是夏復命昌平侯楊洪填守宣

府時宣府總兵官朱謙卒于鎮復以命洪竝洪從子能信充左右參將洪奏言臣既佩印充總兵官而兒子能

信皆以都督同知僉事充參將子俊亦以右都督督三千營一門父子同握重兵盛滿難居乞賜臣休致或調

能等它鎮不許居數月以疾召還又踰月卒洪久居宣府御軍嚴肅士馬精強為一時邊將冠 秋七月戊申

普定永甯畢節諸苗復叛詔梁珪留軍會方瑛王來等討之 癸丑夜京師地震自北而南 是月進吏部侍

郎何文淵為本部尚書 八月壬申南京地震按異明史本紀但書是月南京地震事證之五行志七月癸丑

之 辛巳復永樂間午朝之制從給事中葉盛請也 九月乙卯詔邊事方甯禁諸司毋得援奪情例起復

論曰文臣起復自二楊蹇夏開其端歷永洪宣三朝已成故事而此時臺諫班中無一人能言其非者于是

正統以後遂有京官營求奪情而在外方面以下等官往往部民者老詣闕請留輒聽起復還任至景泰二

年始禁諸司起復然未及京官也故天順間大學士李賢以父憂奉詔起復修撰羅倫劾之首引宋仁宗欲

以故事起復富弼弼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二語可謂詞嚴而義正

矣矣州謂自有羅一峯扶植綱常一疏而奪情之風少息然則仁宣到治之朝若有能為此言者其挽回又

當易易也

是秋定襄伯郭登以疾召還先是登以老疾乞休舉石彪自代且請令其子嵩宿衛上以嵩為散騎舍人不聽

登辭是時邊患稍息登悉心措置思得公廉有為者與俱遂劾奏沈固廢事而薦布政使年富上遂命富以右

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召固還 浙閩盜平按異明史本紀不載諸書或系之七月或系之九月按陶成之設在

去年五月據孫原貞傳以元年斬陶得二蓋在陶成敗沒之後今竝

系之初聞賊吳金八等流劫青田諸縣詔副都御史軒輓會兵部侍郎孫原貞討平之原貞復進兵搗處州賊
是秋巢斬賊首陶得二招撫三千六百餘人追還被掠男女捷聞璽書獎勵原貞請奔喪踰月還分兵勦平餘寇奏
請析瑞安地增置泰順析麗水青田二縣地置雲和宣平景甯凡四邑皆建官置戍盜患遂息輓亦以防禦聞
寇有功至是皆進秩一等 冬十月己丑免山西被災稅糧凡一百八萬二千餘石 是月鎮守山西都御史

羅通召還仍贊京營軍務命巡撫山西朱鑑兼領其事 廣通王徽燧陽宗王徽焄以謀逆廢為庶人徽燧徽
焄岷王榘之庶子也岷王薨次子徽燧嗣位徽燧有勇力家人段友洪以技術見寵與致仕後軍都事干利賓
言徽燧有異相當王天下遂謀亂作偽勅分遣友洪及蒙能陳添仔等誘諸苗以銀印金幣使發兵攻武岡苗

首楊文伯等不敢受事覺友洪為徽燧所執都御史李實以聞詔徵徽燧入京師會湖廣總督王來保定伯總
兵官梁珪復發徽燧通謀狀亦徵入竝除爵幽高牆時蒙能方帥苗兵至武岡聞事敗叛入廣西遂結生苗作
亂

致異明史本紀不載三編輯覽系之是年十二月按明史諸王傳記徽燧等謀逆事書云時景
泰二年十月也三編竝據實錄蓋以十月事發十二月論罪也今仍據明史本傳系之十月下 十二月庚
寅以禮部侍郎王一甯祭酒蕭鑑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 是月晉戶部尚書陳循少保兼文淵閣大

學士工部尚書高穀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初徐理朔南遷議為內廷訕笑久不遷而理急意進取因自結于循
遺之玉帶且用星術言公帶將玉矣至是循果加少保大喜因屢薦之而是時用人多決于少保于謙理屬謙
門下士游說求為國子祭酒謙為言于上上曰此議南遷徐理耶為人傾危將壞諸生心術理不知以為謙之

沮己也益銜之循因勸理更名自是遂名有貞踰年遷諭德 托克托布哈與額森名為君臣抱空質而已布
哈妻額森姊也額森欲立其姊子為太子托克托布哈不從額森亦疑布哈通中國將謀已遂治兵相攻布哈
敗走額森追殺之執其妻子遣使獻捷且貢馬于謙上言額森雖悔過摠誠而上皇之仇至今未雪今其君臣

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機臣請統京營軍馬分往宣府大同以除邊患而雪國恥上不許

致異諸書或系
之七月或系之

九月十月今據明史本紀及三編又明史稿書是月丑辰 是冬下中書舍人何觀于獄尋杖之觀上言大臣如王直胡濙等在正統時皆
阿附權奸釀成大患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又言北虜之來朝者宜驅置于南方等語自正統中劉球以忤

阿附權奸釀成大患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又言北虜之來朝者宜驅置于南方等語自正統中劉球以忤

王振寃死中外莫敢言事者上懲其失卽位以後言路始開凡前後上書者無不優旨褒答而一二中貴見觀疏中有權奸語以爲侵己遂激上怒下六科十三道參議吏科給事中毛玉主奏稿力詆觀誣陷大臣擅開邊衅宜正其罪以爲進言虛妄者戒給事中林聰葉盛爭之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今雖怒觀猶令我輩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見劉球乎球之死人孰不切齒于王振馬順今雷霆之下萬一不測則是我輩爲之而使朝廷受不容直言之名況諸君皆言官獨不爲它日身計耶玉乃稍稍刪易之奏上會御史疏亦上中有觀考滿不遷私憾吏部語遂下詔獄杖觀謫九溪衛經歷改異杖何觀事明史本紀及三編皆不載憲章錄系之十月紀開系之十二月按水東日記言是年之冬今是歲巡撫南畿工部尙書周忱致仕忱秩滿由戶部侍郎進尙書尋以江西人例不官戶部乃改工部仍巡撫忱撫江南經理財賦耗羨充盈于是益務廣大修葺廨舍學校先賢祠墓橋梁道路及崇飾寺觀贈遺中朝官資給過客無少吝惜胥吏漁蠹其中亦不甚警省以是屢召人言正統中給事李素等劾忱妄意變更專擅科斂已而奸民持其短長輒以多徵耗米爲詞上卽位之初戶部請遣御史稽覈踰年遂召忱還忱乃自陳臣未任事之先諸郡稅糧無歲不逋自臣蒞任設法剗弊節省浮費于是歲無逋租更積贏羨凡向之公用所須科取諸民者悉于餘米隨時支給或振貸未還遇赦宥免或未估時值低昂不一緣奉宣宗皇帝及太上皇敕諭許臣便宜行事以此支用不復具聞以致部民訐奏戶部遣官追徵實臣出納不謹請治臣罪上素知忱賢大臣亦多保持之但令致仕去然當時理財者無出忱右其治以愛民爲本其所弛張變通皆可爲後世法諸府餘米數多至不可校公私饒足施及外郡頻年江北饑都御史王竑從忱貸米三萬石忱爲計至來年麥熟以十萬石畀之性機警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忱旣被劾上命李敏代之敕無輕易忱法然自是戶部括所積餘米爲公賦儲備蕭然其後吳大饑道殣相望諫述如故民益思忱不已卽生祠處處祀之越二年卒諡文襄

明通鑑卷二十六

紀二十六

起元熈涇瀕盡開
逢拖茂凡三年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泰三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丙午大祀南郊 是月晉都御史楊善王文皆太子太保善以迎上皇駕功

改左至是與文竝加官銜為將易儲也 二月乙酉遣副都御史劉廣衡詣南京錄囚 京師久雨雪學士江

淵上言漢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仲春少陽用事而寒氣脅之占法謂人君刑法暴濫之象陛下恩

威溥洽未嘗不赦過宥罪竊恐有司奉行無狀冤抑或有未伸且向者下明詔免景泰二年田租之三今復移

檄追徵是朝廷自失大信于民怨氣鬱結良由此也上乃令法司申冤濫竝詰戶部違詔事初洪永間秋糧輸

米有折收銀布者夏稅輸麥有折收絲絹者上即位詔免二年稅糧十之三時尙書金濂掌戶部檄有司但減

米麥其銀布絲絹徵如故至是淵言之濂上書自辯給事中李侃等請追問有司奉何明文濂恐事敗乃言銀

布絲絹詔書未載今國家多用若概免國計何資于是科道交章劾濂竝發其為生員時出妻及按福建不發

母喪諸陰事上欲宥之而言者力爭不已戊子詔下濂都察院獄三日釋之削太子太保調工部越月吏部尙

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遂復還戶部 是月進江淵吏部侍郎蕭鎡戶部侍郎 三月甲午朔有星孛于

畢 戊午都督毛勝討湖廣巴馬苗克二十餘寨禽賊首吳奉先等一百四十人斬首千餘級 是月遣刑部

侍郎耿九疇巡撫陝西先是召王翱陳鑑還尋以九疇代之又遣僉都御史王竑巡撫淮揚廬三府徐和二州

代九疇也竑時奉詔督理漕運遂就命之竑兼理兩淮鹽課 致異九疇巡撫陝西事見明史本傳在是年三月

竑記耳證之陳鑑王竑傳竑巡撫江北是代九疇也九疇巡撫陝西是代陳 初王振之亂馬順既誅廷臣因

鑑故鑑傳中有三年春自陝召還正與九疇之代填陝西合今分別書之 極言官校緝事之弊上切責其長令所緝悉送法司官校稍稍斂戢及是上欲陰察外事乃命指揮同知畢旺

專司偵訪自此錦衣衛官復漸用事 夏四月賜文淵閣諸臣陳循高穀白金各百兩江淵王一甯蕭鎡商輅

半之上自即位後久欲易皇太子以己子見濟代之而難于發言遲迴久之太監王誠舒良為上謀先賜閣臣

以緘其口然猶未發也會廣西土目黃珙以私怨戕其弟思明土知府瑯竝滅其家巡撫李棠以聞下有司捕

珙父子下獄珙懼亟遣其黨千戶袁洪至京師行賂有教之上書迎合聖意者乃倡易儲議以上其略曰太祖

以緘其口然猶未發也會廣西土目黃珙以私怨戕其弟思明土知府瑯竝滅其家巡撫李棠以聞下有司捕

百戰以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禦寇駕陷北塞寇至都門幾危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
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即循遜讓之美欲全天敘之倫恐事機回
測反復靡常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委愛子于它人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變爲寇讐肘腋之間自相殘
蹙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上曰萬里之外乃有此忠
臣趣下廷臣議且令釋竝罪于是禮部尙書胡濙集羣臣會議眾相顧莫敢發言惟都給事中李侃林聰御史
陳英以爲不可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容已即以爲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時文武
諸臣議者九十一人濙及陳循王文首署名吏部尙書王直有難色循濡筆強之乃署因上言陛下膺天明命
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皇子黃竑奏是制曰可禮部速具儀擇日以聞即曰簡置東宮官悉以文武廷臣兼
之于是王直胡濙俱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俱太子太傅進儀銘兵部尙書與俞士悅王翱何文淵俱太子
太保蕭鎡王一甯太子少師商輅以兵部侍郎兼右春坊大學士勳臣自陳懋石亨以下亦兼官有差致異明
但記廢太子立皇子事于五月詔之率輔表陳循等加官餘皆在四月蓋先置東宮官後立太子也立太子在
五月初二日則置宮僚之在四月明矣兪州謂易儲之詔兼官之命同日竝下今統系之四月之末爲易儲張
本

論曰史言陳循等賜白金在易儲之後然則先賜者餌之也後賜者酬之也餌輕而酬
重景帝亦已偵倒矣惟是白金百兩不足以動市儈之心豈足以饜閹臣之欲而景帝悍然行之者蓋循等
之阿諛以爲容逢迎以爲悅帝之窺其隱者已久故姑以此爲嘗試之端使知上意所在耳觀黃竑首建易
儲之議帝謂萬里之外有此忠臣固已箝諸臣之口而奪之氣矣由此言之即無白金之賜循等亦將乘間
請之何況廷臣集議之時陳循王文首請署名則又安知異日之厚酬非出自先期之密許哉若夫大臣之
將順自仁宣以來相習已久乃三楊蹇夏能彌縫於太平之世而胡濙王直卒敗露於晚蓋之年亦其所遇
之有幸不幸也

五月甲午廢皇太子見深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于四海又有天下傳

之子斯固本于萬年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太子賞諸親王公主及邊鎮文武內外羣臣有差尋又賜諸閣

臣陳循等黃金各五十兩致異兪州考誤請陳循等六人賜白金在前迨廢立事定復賜閣臣黃金各五十兩

比下詔循等遂不敢諍加兼官諭月復賜循等六人黃金五十兩諭月即五月廢立之日也據東宮公孤官

此則賜白金在易儲之先賜黃金在易儲之後三編次序亦是如此皆據實錄也今分別書之

皆兼支二俸時王直受加等金幣賞頓足歎曰此何等事乃為一鬻首所壞吾輩愧死矣同日封上皇子見清

榮王見滄許王廢皇后汪氏立太子母杭氏為皇后上之易太子也獨汪后不可日如監國之稱何上不悅后

以太子杭氏生請讓位從之 丙申工部尚書石璞築沙灣隄成河自正統十三年經由沙灣決口入海運道

日益淺澀上卽位敕山東河南巡撫都御史洪英王暹協力合治積數月無功時議者謂沙灣以南地高水不

得南入運河請別引水以灌運甚者言沙灣水湍急投以石鐵沖浮若羽非人力可為請設齋醮符咒以禳之

上心甚憂念命璞往治之竝加河神封號璞至濬渠自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而沙灣決口如故復遣中官黎

賢阮洛御史彭誼助之乃于沙灣築石隄以禦決河開月河二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決勢至是河流漸微細

沙灣隄始成璞還朝加太子太保又于黑洋山沙灣建河神二新廟春秋致祭 辛丑詔河南流民復業者計

口給食五年 乙巳授顏希惠孟希文竝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先是命禮部取顏孟子孫長而賢者各

一人至京師至是召見皆官之未幾以希惠非適子乃改官其兄子議 六月乙亥罷各省巡撫官入京議事

初巡撫之設本無定員有事則命之宣德中以關中江南等處地大而要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之末

南方盜起北寇犯邊于是內省偏隅徧置巡撫以職兼兵事多不便于武官石亨等奏請罷之而是時耿九疇

以侍郎巡撫陝西有言侍郎出鎮與巡按御史不相統事多拘滯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礙難行遂以踰年復巡

撫竝請改授憲職凡出鎮者皆授都御史或副都或僉都著為令致異請罷巡撫官入京議事明史本紀據實

事多不便于武官也按是年七月有詔洪英孫原貞薛希健分行天下考察官吏是時英巡撫山東原貞巡撫

浙江希健巡撫福建以罷巡撫故改命也然證之明史耿九疇傳言侍郎出鎮與巡按御史不相統事多窒礙

乃定自後大臣填守巡撫皆授都御史據此則始罷巡撫總因兵部定授憲職遂仍設之故明史職官志巡

撫定遣都御史在景泰四年則是罷復尋復而入京議事亦巡撫之舊例罷復則俱復也今彙書之

是月大雨決旬河復決沙灣北岸掣運河之水以東近河地皆沒詔巡撫山東河南都御史洪英等督有司修

築復遣中官黎賢工部侍郎趙榮等往治之 秋七月兩廣苗寇相尋積年不靖總兵董興武毅推委不任事

尙書于謙請以翁信陳旺易之而特遣一大臣督軍務乃薦都御史王翱乙未命翱總督兩廣軍務兩廣之設

總督自翱始也翱至鎮將吏讐服推誠撫諭于是蠻酋嚮化寇盜亦平 壬寅禮部侍郎兼學士王一甯卒一

甯之入閣也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私相援引遂致顯達士論薄之 是月殺內監王瑤等時御用少監阮浪

侍上皇于南宮上皇賜浪鍍金繡袋及鍍金刀各一浪以贈瑤錦衣衛指揮盧忠者險人也見瑤刀袋異常製

醉瑤酒而竊之遂令杖尉李善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謀復位上怒下浪瑤詔獄令忠證之忠筮于

術者全寅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伴狂以冀免內閣商輅及中官王誠言于上曰忠病

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上意少解乃竝下忠獄坐以他罪謫廣西立功瑤磔死銅浪于獄尋亦殺之

明史本紀不載事見宦官傳傳言阮浪王瑤俱磔死三編則云銅浪于獄瑤竟磔死蓋據實錄所載與明史異

若吾學編則是年七月書云殺御用少監阮浪諸書則云殺阮浪王瑤等按浪乃侍上皇于南宮者治此獄

時商輅及中官王誠諫景帝勿聽妄言傷大倫乃并下盧忠獄坐以他罪據此則殺瑤亦當坐于他罪不涉上

皇之事蓋輅等請之也不殺浪而錮之于獄恐傷上皇之心三編所記似爲得之惟英宗復辟追贈阮浪上念

其爲己受慘禍命備臣立碑記之然則浪之

被殺蓋斃之獄中耳今據三編分別書之

八月甲子熒惑晝見 乙丑振徐充水災 戊辰遣都御史洪

英尙書孫原貞薛希璉等分行天下考察官吏時英等巡撫暫罷故有是命 丁丑振兩畿水災州縣免稅糧

乙酉振南畿河南山東流民 九月庚寅學士江淵母喪起復請奔喪治葬事畢還京許之初侍講學士倪謙

遭喪淵薦爲講官謙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淵之引謙正自爲今日地請并治謙以爲營求奪情者戒上以

事旣處分不問詔自今後有官吏遭喪者皆令依例守制毋得濫保 辛卯以南京地震兩淮大水河決命都

御史王文巡視安輯乙未振兩畿山東山西福建廣西江西遼東被災州縣 初副都御史朱鑑請罷內官監

軍不省已而山東布政使裴綸言山東既有巡撫又設內官填守有司供應以一科十實爲擾民請下廷議凡

內地已有巡撫者填守內官悉召還疏入中官激上怒責綸陳狀綸伏罪乃已時臨洮同知田暘聽選知縣單

宇陝西舉人段堅工部辦事吏徐鎮俱上言請召還監軍填守中官詔以爲祖宗舊制不可更皆不納是月南

京軍匠餘丁華敏上言極陳宦官之害略曰近年以來內官袁琦唐受喜甯王振專權害政國事傾危望陛下

防微杜漸總攬權網為子孫萬世法不然恐禍稔蕭牆曹節侯覽之害復見于今臣雖賤陋不勝痛哭流涕謹
 以虐政害民十事為陛下痛切言之內官家積金銀珠玉動以萬計原其所至非內盜府藏即下股民膏害一
 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賴縱橫豪悍任意作奸納粟補官
 貴賤淆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田莊不入糧稅寄戶府縣不受
 征徭阡陌聯互而民無立錐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數轉而售人倍支巨萬壞國家之法奪商人之利害六
 也奏求場房邀接商旅倚勢賒貨恃強不償行賈坐斃莫敢誰何害七也賣放軍匠俾辦月錢致內府之人工
 役繁重并力不足害八也家人買置物料所司畏懼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害九也監作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
 炭愁苦不堪害十也事下禮部寢不行時又有賈斌者山西都司令史也亦疏言宦官之害引漢桓帝唐玄宗
 宋徽欽為戒輯忠義集四卷採史傳所記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而宦官恃寵蠹政可為鑑戒者增焉乞命工刊
 布上雖報聞仍飭禮部不必刊行及異華敏上書明史附聊讓傳在景泰三年九月三編統書于正統十四年
 朱鑑請罷內官監軍之下蓋牽連並記也今據明史本傳並彙記朱鑑以後

請罷內官填守監軍之裴綸等皆據列傳書之閏月癸未復開處州銀場從浙民請也及異明史食貨志言景帝嘗封閉以盜礦者
 建按是年開浙江處州銀場明年三月復開福建建甯銀場志所云者是也惟據孫原貞傳言福建福州建甯
 二府舊有銀冶因寇亂罷朝議復開原貞執不可乃寢據此則原云者非也

銀場遂及福建者原貞本鎮守浙江是年因暫罷巡撫命分行福建考察官吏因留鎮焉據本紀言閏月福建
 盜起是原貞留鎮討賊也明年開福建銀場原貞執不可正以盜賊甫平恐復因開場起鮮耳然則志之所載
 似欠其實且亦與原貞傳矛盾也是月福建盜復起 冬十月戊戌召左都御史王文入直文淵閣預機
 編以為浙民所請蓋掘實錄今從之

務大學士高穀薦也時內閣陳循最任事好剛自用穀與循不相能會王一甯卒請增置閣員穀以文彊悍思
 引與共政以敵之遂舉文循亦舉其鄉人蕭維楨而文得中官王誠助遂詔用文 丙辰命都督孫鏗僉事石
 彪協守大同都督同知衛穎僉事楊能張欽協守宣府備北寇也 是月召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還尋致
 仕時詔遣大臣分行天下黜陟有司禮部侍郎鄒幹至山西多所論劾鑑請召幹還幹因奏鑑徇護上是幹言
 召鑑還佐院事初上易儲鑑貽書大學士陳循極言不可且言陛下于上皇當避位以全大義循大駭至是鑑
 至京師遂不求用家居二十餘年卒 召總督尙書王來還梁瑋以來功大乞加旌異都給事中蘇霖駁之乃

止來還在道以貴州苗復叛救回師討之踰年事平召爲南京工部尚書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戊辰

都督方瑛討貴州白石崖賊俘斬二千五百人招降四百六十砦進左都督 甲戎安輯畿內及山東山西逃

民復賦役五年 是月免山東及淮徐等處水災稅糧 十二月癸巳始立團營兵部尚書于謙定也初京軍

凡三大營一曰五軍太祖初制也一曰三千太宗得邊外降丁三千人亦分五營掌隨大駕一曰神機則征交

趾所得火器立營肄習佐以馬隊者也三大營同隸五軍都督府其掌府者治常行文書而已非特命不預營

事自上皇之還謙以和議終不可恃必求所以自強者顧營政久弛三大營雖各有總兵不相統壹臨期調撥

兵將皆非所素習猝遇敵軍有所呼召甚至彼己不知姓名不記者于是始選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

團營法以五十人為隊隊有長百人兩隊有領隊官千人有把總五千人有都指揮體統相維兵將相識量敵

多寡以爲調法行之一年又請益兵五萬竝前五營爲十團營每營置都督一人都指揮三人把總十五人指

揮三十人每隊置管隊官二人仍各統以武臣內臣而謙及石亨內臣劉永誠曹吉祥往來提督其餘軍不在

團營者歸本營訓練以衛京師名曰老營至是營制既定謙繪圖上進悉依古法而變通之京軍舊制爲之一

變詔如謙議依法訓練謙號令明審目視指屈口奏悉中機宜亨雖大將受成而已改異据明史本紀系之是

二年十二月蓋二年立團營三年復增定也三編實實云按明兵志謙請于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營團練于

謙傳云擇精銳十五萬人分十營團練其該互殊按明兵志謙請于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營團練于

議選五軍神機三千營精銳官軍十五萬分爲十營則謙傳爲得實而兵志誤也職賦之職今按三編目

中所記謂二年立團營係以三營軍十萬分爲五營團操是每營二萬人也云明年十二月卿三營請益兵五

萬并前五營爲十團營是以十五萬兵分爲十營每營一萬五千人也置都督一人統一營則十營置都督十

人又一營置都指揮三人則二年之制所謂五千人都指揮者也又一營置把總十五人則二年之制所謂

千人一把總者也指揮三十人則五百人一指揮也每隊置管隊官二人則百人爲二隊凡隊長四人也此與

二年所定大畧相同惟增兵五萬分爲十營此其異耳三編所載營制即本明時所修兵志之文今據書之

是月免河南及永平被災秋糧 衛喇特額森復遣使來賀明年正旦尚書王直等復請遣使答之詔兵部
議于謙言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之事非所敢聞上是謙言仍罷遣使議既而洗馬劉定之言北庭遣使宜
敕廷臣公議不當但委之兵部蓋和戰皆所以待敵而兵部必不以和爲請猶之巫醫皆所以治病而巫者必
不以藥爲言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也詔下羣臣更議給事中路壁奏言遣使有五不可上遂從壁議使

卒不遣 團營既立上命于謙總其事石亨自以才智非謙敵又上所以任之者不如謙專自是銜之亨恃功

驕縱輒為謙所裁抑益恚甚乃疏辭總兵不許謙上言祖宗朝本無總督近因邊事孔棘命臣兼領此一時之

宜非經久之法即今敵情不定將任宜專臣見石亨屢奏辭職以臣為之軒輊也乞解臣總督軍務俾亨專任

其事上亦不許初額森寇京師德勝門之捷亨自以功不如謙而得世侯內愧乃疏薦謙子冕請召赴京師從

之冕既至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故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顧獨私

臣子如公議何卒辭之亨之不悅于謙已非一日而謙性剛負才氣遇有不如意事輒拊膺嘆曰此一腔熱血

竟灑何地視諸選奕大僚動戚意頗輕之以此自亨外怨而訾之者益眾賴上知謙深得以自行其志而謙亦

至性過人憂國忘身上皇之還以謙從容數語轉移上意而口不言功易儲之際兼宮僚者命支二俸而謙獨

再辭故金幣之賞亦不及焉校異于謙之不謙易儲論者疑之弇州攷誤謂易儲之際增置宮僚王直胡濙皆

若三編所載 御批謂謙在當時實能公忠體國若竟如諸人之阿順苟容必無是理觀賜金之獨不及謙

則安知非謙已有造膝之陳景帝稔其意不可奪故不復相屬耶不然景帝任謙方深苟非有大拂其隱之嫌

何至天順復辟時一聞鐘聲而有發是于謙之問耶按此論最足雪忠肅之誣今參

觀前後景帝之任謙自易儲之後寵遇少替此可見矣今坵記于謙辭軍務之下

直廬不還私第素病痰疾作上遣中官與安舒良更番往視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製賜至醢菜畢備又親

幸萬壽山伐取竹瀝以賜或言寵謙太過與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計即彼去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其

見重如此然自易儲後上之于謙亦不無少替云 是歲鳳陽淮安徐州皆大水饑民死者相枕藉僉都御史

王竑巡撫江北奏聞不待報輒開倉振之上聞奏方憂甚及得竑自劾疏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餓死我百姓矣

四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辛未大祀南郊 是月上元節詔市羊角為燈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耿九疇引宋

蘇軾諫神宗買浙燈事以奏詔罷之 河復決新塞口之南詔復加河神封號 二月戊子湖廣五開清浪諸

苗叛命梁瑋會王來討平之 乙未皇太子冠 庚戌免江西去年被災秋糧 是月都御史王文自江淮還

晉吏部尚書兼學士文以二品入內閣閣體益崇舊制重家宰雖內閣歷二三十年不領吏部尚書內閣之領

吏部亦自文始也校異景帝易儲置東宮官惟楊善王文二入先以正月加太子太保故弇州有王不預陞而

于不與賞之語今按帝之易儲自元年冬下金英于獄上意已定而先期密謀實始于中宣

王誠史言文與誠前善又言易館之際交率先承命然則不待白金之賜及黃珙之上書而文已首倡此議矣
先之加太子太保以餌之及奉使江淮不一月即酬之以內閣踰年至京師又酬之以吏部尙書文之所得多
矣而兗州以爲不預陞毋乃惜惜 廣西土目黃玠奉敕馳驛至京師召見便殿上以玠有機謀勇略遂擢前
今觀文以內閣領吏部此其明證

軍都督同知竝賜第居京師初巡撫廣西李棠治玠獄檄參政曾翬副使劉仁宅捕玠父子玠使人持千金賄
于道且擁精兵脅之輩等佯諾遂誘執玠竝其子下獄甫按治而玠得釋赴召且命出其子于獄輩等太息而

己棠以不得竟玠獄鬱鬱累疏謝病歸不攜嶺表一物以清節著聞 三月戊寅開建甯銀場時浙江銀場既
開戶部以閩地相連請併開從之命少監戴細保提督場事 是月召都御史王翱還時御史練綱偕同官上

言吏部推選不公任情高下請置尙書何文淵右侍郎項文曜于理尙書王直左侍郎俞山素行本端爲文曜
等所罔均宜按問上雖不罪文淵等頗以綱言爲直命綱舉堪勝吏部者綱薦王翱年富薛瑄三人時翱填兩

廣遂召之 文異王綱召還以何文淵被劾練綱薦可任吏部者三人故有召還之勅其實文淵下獄及翱受尙
書皆在六月也諸書並系之三月者牽連竝記耳明史本紀系文淵下獄于六月證之文淵本傳言
其初爲綱所劾上宥之至六月再被林聰劾 淮徐洊饑僉都御史王竝振之是時山東河南饑民亦相率就
始下獄既釋始令致仕而去今分別書之

食竝以徐州廣運倉有餘積欲盡發之典守中官不可竝曰民旦夕且爲盜若不吾從脫有變當先斬若然后
自請死耳中官憚竝威名不得已從之竝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入粟自贖

從之復命侍郎鄒幹齋帑金馳赴聽竝便宜竝乃躬自巡行散振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其大小出米作
粥以食饑民又勸富民出米麥穀粟參以銀錢絹布分給被災之家凡前後全活二百一十餘萬人賦牛種及

招撫復業者七萬九千餘戶流民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槥鬻子女者贖而還之還籍者予道
里費民忘其饑頌聲大作歌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尙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僉稱其功 太監興安自

金英廢後益專用事佞佛甚于王振又見振建大興隆寺請乘輿臨幸思有以敵之乃請別建大隆福寺費數
十萬是月寺成上命尅期臨幸河東鹽運判官楊浩切諫謂陛下卽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景嚮今

又棄儒術而崇佛教非所以垂範後世也卽中章綸亦上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
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上乃止自王振佞佛歲一度僧大作佛事數年以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

餘區以故釋教益熾選人單宇待銓京師上書言前代人君尊奉佛氏卒致禍亂近男女出家累百千萬不耕不織蠶食民間營構寺宇徧滿京邑所費不貲請撤木石以建軍營銷銅鐵以鑄兵仗罷遣僧尼歸之民俗庶皇風清穆異教不行疏入為廷議所格出知外任而國學生姚顯亦上言曩者修治大興隆寺窮極壯麗又奉僧楊某為上師儀從伴王者藐萬乘若弟子一旦上皇北狩曾不能前赴衛喇特化諭額森佛之不足護國彰彰矣自上即位以來廷臣諫事佛者甚眾上卒不能從

致異明史本紀不載三編系之三年六月据始建也其目云明年三月成上尅期臨幸章綸楊浩諫乃止證之明史單宇傳亦云是年三月寺成蓋明史三編皆据實錄也今統系之是年二月下竝彙記前後諫事佛諸人皆据列傳書之

是春吏科給事中林聰左遷春坊司直郎以

易儲異論也學士商輅言聰敢言不宜置之散地尋復之聰上言國家舊制冒喪有禁匿喪有罰近年虞事甯謐在外方面等官已有定例不許起復而在京官員或有奪情者恐遂成故事其流弊將必至貪戀名爵不顧廉恥以奪情為幸事視父母如路人子道既虧臣節安在乞行改正上嘉納之 夏四月戊子築沙灣新決口

復塞之 徐淮饑甚學士王文巡視還請移南京倉粟振徐州從之 己酉詔天下生員納米徐州東昌臨清

以振災民者許入國子監讀書初定制八百石後減五百石最後減至三百石行之禮部胡濙等言權宜之制實壞士習未幾遂罷初洪武中監生與薦舉人材參用故其時太學生有布衣登大僚者迨科目行而薦舉廢

于是監生亦漸輕至是納粟例開不久即止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援前例行之而軍民子弟亦得援生員例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或竟謂之例監而監生日益輕矣 時戶部以邊儲不足又

奏請令罷退官非贓罪者輸米二十石給之誥敕都給事中劉焯等言考退之官多有罷軟酷虐荒溺酒色廉恥不立者非止贓罪已也賜之誥敕以何為詞若襄其納米則是朝廷誥敕止直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後世

此由尙書金濂不識大體有此謬舉上為立已之 五月丁巳出徐淮倉粟振饑民 己巳學士王文丁母憂詔奪哀起復尋請奔喪許之正統初文以陝西按察使遭父憂命奔喪起視事至是凡再奪情云 甲戌徐州

復大水以改撥支運及鹽課振之又截留山東應運米九十二萬石以備振濟丁丑發淮安倉振鳳陽 乙酉大雷雨又決沙灣北岸掣運河水入鹽河漕舟盡阻時河南水患方甚太僕少卿黃士儁言河分兩派一自榮

澤南流入項城一自新鄉入柳樹入張秋會通河竝經六七州縣約二千餘里民皆蕩析離居而有司猶徵其稅乞敕所司覆視免徵巡撫河南御史張瀾又言原武東岸嘗開二河合黑洋山舊河道引水通徐呂二洪以濟漕運今二河淤塞恐徐呂之水必妨漕事黑洋山北河流稍迂迴請因決口改挑一河以接舊道灌徐呂上皆從之是月巡按山西御史左鼎上言自衛喇特變作于今五年貂蟬盈座悉屬公侯鞍馬塞塗莫非將帥民財歲耗國帑日虛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之眾曾不能一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昔太祖定律至太宗暫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爲成例官吏受枉法財悉得減贖軌敞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設主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人者矣御史六十人今則百餘人矣甚至一部有兩尚書侍郎亦倍常額都御史以數十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增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參議益二而爲四僉事益三而爲七此外官之冗也天下布按二司不過每司十餘人乃歲遣御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填守夫今之巡撫填守卽曩之方面御史也爲方面御史則合眾人之長而不足爲巡撫填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有是理邪至御史遷轉太驟當以六年爲率令其通達政事然後可以治人巡按所係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嘗試其餘百執事亦宜慎擇而久任之疏上上頗嘉納未幾復言國家承平數十年公私之積未充一遇軍興抑配橫徵鬻官市爵率行衰世苟且之政此司邦計者過也臣請痛抑末技嚴禁游惰斥異端使歸南畝裁冗員以省糜費開屯田以實邊料士伍而紓饑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以及不急之工無益之費悉行停罷專以務農重粟爲本而躬行節儉以先之然後可阜民而裕國也倘忽不加務任拮克聚斂之臣行朝三暮四之政民力已盡而征發無已民財已竭而賦斂日增苟紓目前之急不恤意外之虞臣竊懼焉章下戶部尚書金濂請解職不許時給事中敢言者推林聰葉盛凡六科聯署建請多聰盛爲首御史則鼎與練綱卓有聲譽鼎善爲章奏綱有才辯急功名廷臣皆畏其口一時京師語曰左鼎手練綱口自公卿以下鮮不被其彈劾者

及異左鼎上書據明史本傳在四年

下文云諭月以災異偕同官劾大臣遂論何文淵等今按文淵下獄致仕皆在六月傳以爲踰月是鼎以五月上書明矣明鑑亦系之四年五月下今從之

淵等于獄尋釋之時災異見給事中林聰等劾文淵儉邪左庶子周旋疏言其枉聰竝劾旋給事中曹凱復廷

爭之遂與旋俱下獄先是御史左鼎以災異偕同官陳救弊恤民七事末言大臣不乏奸回宜黜罷其尤用清
政本聰請明論鼎等指實劾奏于是鼎聰等乃共論文淵竝及刑部尙書俞士悅工部侍郎張敏通政使李錫
不職狀上乃罷錫令文淵致仕以王翱爲吏部尙書 辛亥瘞土木大同紫荊關暴骸 秋七月庚辰罷諸不

急工役 是月上以沙灣屢決復命尙書石璞往治之璞乃鑿一河長三里以避決口上下通運河而決口亦

築壩截之令新河運河俱可行舟以濟漕運 改鑿石璞再往治河明史本紀不載事見璞傳證之七卿表璞以

三編系璞前次治河于三年固 以羅通爲右都御史蕭維楨爲左都御史未幾維楨以丁憂去 八月己丑

振河南饑時濟甯亦饑上遣侍郎沈翼齋帑金三萬兩往振翼散給僅五千兩餘以歸京庫僉都御史王竑劾

翼奉使無狀請仍易米備振從之 甲午衛喇特額森自立爲可汗初額森旣殺托克托布哈遂乘勝迫脅諸

部東至建州烏梁海西及赤斤哈密遂自稱汗以其次子爲太師 九月都御史陳鑑致仕卒鑑性寬恕少風

裁回院後譽望損于在陝時卒贈太保諡僖敏 冬十月庚寅詔天下鎮守巡撫官督課農桑 甲午以徐有

貞爲僉都御史命治沙灣決河沙灣屢塞屢決上甚憂之前後治河者皆無功石璞所鑿新河雖成上恐不能

久令璞且留處置而命廷臣舉一人以專治沙灣于是陳循等共薦有貞上亦忘其爲理也遂以諭德驟膺遷

擢于是復起用 戊戌額森遣使致書自稱大元特克紳達罕達罕者華言可汗也 舊作田盛大可汗 末署添元元年

詔廷臣議報書所稱給事中林聰以爲但敕諭來使不必報書安遠侯柳溥以爲宜仍稱太師郎中章綸以爲

可稱衛喇特王而府部大臣則僉言稱汗者從其俗也詔乃報書稱衛喇特汗 十一月辛未皇太子見濟薨

諡曰懷獻 十二月乙未免山東被災稅糧 乙巳賚邊軍 是月衛喇特諸酋遣人貢馬尋寇遼東官軍擊

卻之 是歲倭入貢至臨清掠居民貨有指揮往詰毆斃死所司請執治上恐失遠人心不許時倭人貢物外

所攜私物增十倍禮官言宣德間估時值給錢鈔或折支布帛爲數無多然已大獲利今若仍舊制當給錢二

十一萬七千銀價如之宜大減其直給銀三萬四千七百有奇使臣不悅詔增錢萬猶以爲少求增賜物詔增

布帛千五百匹終快快去

五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戊午黃河清自龍門至于芮城 甲子大祀南郊 壬申罷福州建甯銀場從填

守尚書孫原貞之請也原貞言寇盜方平且臣覆視各銀場親臨各坑見坑路深遠礦脈微細亦有堅石深泉

之處實難開前伏望仍前封閉俟歲豐民富時徐議其事乃罷之 甲戌遣平江侯陳豫學士江淵撫輯山東

河南及兩淮被災軍民時江北洧饑山東河南亦饑值大寒人畜多凍死巡撫都御史王竑屢以爲言故有是

命 二月王竑上書言比年饑饉洧臻人民重困頃冬春之交雪深數尺淮河抵海水凍四十餘里人畜僵死

萬餘弱者鬻妻子強者肆劫效衣食路絕流離載塗陛下端居九重大臣安處廊廡無由得見使目擊其狀未

有不爲之流涕者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臣竊恐聖德雖修而未至大倫雖正

而未篤賢才雖用而未收其效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

獄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頌而奉行或有更張賦稅免而有司或仍牽制有一于此皆足以干和召變

伏望陛下修厥德以新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絕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進忠良遠邪佞

公賞罰寬賦役節財用戒聚斂卻貢獻罷工役斯圖治有其實矣知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上哀納之乙巳
敕內外臣工同加修省竝求直言 破異據明史本紀二月乙巳以雨暘不時詔廷臣修省按是年江北洧饑
山東河南亦饑證之王竑傳蓋竑時撫江北上書因有修省之詔今據增
是月禮部會試初詔會試遵永樂間例不限額不分地上即位之二年辛未會試禮部方奉行而給事中李侃
爭之言部臣欲專以文詞多取南人刑部侍郎羅綺亦以爲言下禮部覆奏臣等所奉詔書非私請也上命遵
詔書不從侃議去年給事中徐廷璋復請依正統間例從之至是禮部奏請裁定于是復分南北中卷南卷應
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卷順天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
州二府滁徐和三州自是遂著爲令 破異明史本紀不載三編統系于景泰元年詔明年會試毋拘額數之下
據明史選舉志李侃所奏在二年而廷璋復奏在五年會試之前典彙系
之四年八月今彙 三月壬子賜孫賢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酉命學士江淵振淮北饑淵前後條上軍
書于五年會試下 民便宜十數事竝請築淮安月城以護常盈倉廣徐州東城以護廣運倉悉議行 命學士王文撫卹南畿先
是正統以來蘇松常鎮四府糧四石折白銀一兩民以爲便後戶部復徵米令輸徐淮率三石而致一石有破

家者至是文以便宜停之又振饑民凡三百六十餘萬時年饑多盜文捕長洲盜許道師等二百人欲張其功坐以謀逆大理卿薛瑄力辨其誣給事中王鏊乞會廷臣勘實得為盜者十六人置之法餘得釋越三月還進少保兼東閣大學士 甲子廣東瀧水徭作亂時王翱召還以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至是破瀧水賊俾其酋送京師誅之 庚辰緬甸執麓川思機發送京師初緬人得思機發仍挾為奇貨上即位之元年總兵官沐璘奏請緩之聽其自獻為便從之至是緬人索舊地左參將胡誌等許以銀夏等處地方與之乃送機發及其妻孥六人至金沙江總兵官毛勝以聞尋遣誌等檻送至京誅之勝以平貴州苗功封南甯伯填金齒 是月戶部侍郎孟鑑言國子生二千餘人俱仰給官廩有名無實請留年深者千餘人餘悉放歸從之 給事中林聰以災異偕同官條上八事襍引五行諸書累數千言大畧以絕玩好謹嗜慾為崇德之本而修人事在進賢退奸武清侯石亨指揮鄭倫身享厚祿而多奏求田地百戶唐興多至一千二百餘頃宜為限制餘如罷齋醮汰僧道慎刑獄禁私役軍士省輪班工匠皆深中時弊上頗多采納 及異林聰以災異上八事見明史本傳中在五年三月今据之 都督黃玠以易儲議得上眷奏求霸州武清縣地都給事中劉燁偕同官抗章言玠本蠻獠遽蒙重任怙寵妄干乞地六七十里豈盡無主者乞正其罪上宥玠遣戶部主事黃岡謝景往勘還奏果民產戶部再請罪玠上卒不問

夏四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四川草塘苗黃龍章保作亂自稱平天大王剽掠播州西坪黃灘等處詔左都督方瑛討之瑛與巡撫蔣琳會川兵進勦辛卯克之賊魁皆就縛尋分兵克中湖山及三百灘諸苗砦禽其酋斬首七千餘捷聞詔封南和伯瑛為將嚴紀律信賞罰臨陣勇敢善撫士士皆樂為用以故數有功廷臣言宜委以禁旅尋召還同石亨督京營軍務 是月以刑部侍郎張鳳為戶部尚書時金濂卒代之也 懷獻太子之薨也中外屬望沂王欲乘此復東宮無敢發者御史鍾同與禮部郎中章綸語及沂邸皆泣下因約疏請復儲五月同上疏論時政遂及復儲事其略曰近得賊謀言額森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庶堂大臣皆恬不介意臣草茅時聞寺人構惡戕侈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勦奸黨旌忠直命六師禦敵于郊不戰而

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鞭撻坐致太平奈何邊氣甫息創夷未復而侈心遽生夫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奮厲毋徇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樹風聲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訓士然後親率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太宗之十漸卽改庶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又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逆足知天命有在臣竊以爲上皇之子卽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願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儀建復儲位實祖宗無疆之祿又言陛下命將帥各陳方略經旬踰時互相委責及石亨柳溥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平時尙爾一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顧排抑之所舉者率多親舊富厚之家卽長材屈抑孰肯爲言廷臣欺諛若此臣所以拊膺流涕爲今日妨賢病國者醜也疏入上不憚下廷臣集議甯陽侯陳懋吏部尙書王直等請納同言因引罪求罷上慰留之越二日綸亦抗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大者謂內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陛下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傳位陛下是以天下讓也陛下奉爲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陛下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節巨帥羣臣朝見以展友于之情極尊崇之道更請復汪后于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于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充盈災沴自弭上得疏益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同等甲子同及綸俱下錦衣衛獄榜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頗死無一語會大風揚沙天地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初額森入寇朝廷仍遣使撫諭烏梁海而三衛受額森指數以非時入貢遣使往來伺察中國旣而額森虐使三衛復逼徙朵顏所部于黃河穆納舊作地三衛皆不堪復陰輸衛喇特情于中國是月三衛請近邊屯駐因乞居大甯廢城尙書于謙以爲不可詔不許

六月戊子錄囚 秋七月癸酉振南畿水災時學士江淵分振淮北淮安糧運在途者淵悉追還備振漕卒乘機侵耗事聞遣御史按實召淵還論劾當削籍廷臣以淵守便宜不當罪遂宥之 是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

上疏曰臣曩在朝見上皇遣使册封陛下每遇慶節必令羣臣朝謁東廡羣臣感歎謂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上皇在南宮願陛下時時朝謁或講論家法或商榷治道歲時令節俾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曠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歟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心卽弭災召祥之道莫過于此疏入不報時上皇在南宮左右數爲離間及懷獻太子薨羣小恐沂王復立讒構愈甚賴鍾同章綸與莊先後力言皆得罪然上頗感悟不報明年以母憂赴京領勘合上檯前疏命廷杖並封杖杖章綸鍾同于獄中是莊上書在五年七月廷杖在六年八月也三編亦類敘于六年八月下質實云明實錄莊上書在五年七月今分書之兵部尙書儀銘卒銘以潛邸舊恩不次遷擢然陳善進諫

頗有父風是年蘇州淮安諸郡積雪民凍餓死者相枕沙灣之築役山東河南九萬人責民間鐵器萬具銘從容請于上多所寬恤因災異言消弭在敬天法祖省刑薄斂節用愛人錄皇明祖訓以進深見獎納卒諡忠襄起復左都御史蕭維楨仍故官 八月丁酉復詔天下巡撫官赴京議事 是月減兩京課鈔時以鈔法不

行令兩京市肆園場稅悉納鈔戶部按月征之商民以爲病或閉戶不敢市易拔園蔬伐果木以避之給事中陳嘉猷言兩京根本重地不宜當歲歉之時輿擾民之政縱使鈔法通行而民已不聊生矣乃詔蔬果等暫免納鈔 九月壬戌免蘇松常揚杭嘉湖七府漕糧凡二百餘萬石別運淮徐臨德四倉糧以補之 福建官臺

山民作亂時練綱爲巡按御史捕其渠魁而釋其脅從遂與諸司忤福建按察使楊珏劾綱縱盜而廷臣當事者亦多忌綱召還謫邠州判官 冬十月庚辰命副都御史劉廣衡巡撫浙江福建專司討賊事 十一月戊午罷蘇松常鎮四府織造採辦 十二月免南畿浙江被災稅糧 是月御史黃溥等劾給事中林聰聰以敢

言著自劾何文淵等後諸司皆凜凜而吏部尤甚凡聰所言無不奉行者內閣及諸御史亦竝以聰好論建弗善也先是御史白仲賢以久次擢廣東按察使聰言仲賢奔競不當超擢乃改鎮江知府兵部主事吳誠貢錄得吏部聰亦劾之遂改工部至是聰甥陳和爲教官欲得近地便養聰爲言于吏部于是溥等遂劾聰專選法

挾制吏部竝許其前劾仲賢爲私其鄉人參政方員欲奪仲賢官子之與吳誠有怨軌劾誠因竝劾尙書王直
阿聰不舉發章下廷議大學士王文尤惡聰文致其罪欲論斬尙書高穀胡濙不肯署穀上書論救濙稱疾數
日不朝上遣中官與安問疾濙曰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上亦自知聰遂得釋左遷國子監學正
是冬前南京御史尙禩因災異上書陳數事言忠直之士冒死陳言而執政者格以條例輕則報罷重則
中傷是言路雖開猶未開也釋教盛行煽誘輦俗由掌邦禮者畏中官勢以此度僧日益多宜盡勒歸農以省
冗費章下禮部時禩以劾周銓同下獄尋論謫至是疏既下尙書胡濙惡其刺己遂格不行量移豐城知縣
浙閩之亂尙書孫原貞兼填兩省其年冬疏言四方屯軍宜簡精銳實伍餘悉歸農以省冗食今歲漕數百萬
石道路之費不貲如浙江糧軍兌運米石加耗米七斗民自運米石加八斗其餘計水程遠近加耗是田不加
多而征斂實倍欲民無困不可得也況今太倉無十數年之積脫遇水旱其何以濟宜量入爲出俟倉儲既裕
漸減歲漕數而民困可蘇也又言臣昔官河南稽諸逃民籍凡二十餘萬戶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間羣聚爲
生安保其不爲盜宜及今年豐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爲編戶給田業課農桑立社學鄉約義倉使敦本務業
生計既定徐議賦役庶無它日患時不能盡用越十年鄭陽盜起果如原貞言 是歲額森爲知院阿喇所殺
額森自立爲汗恃其強日益驕恣荒于酒色阿喇以己當遷太師求于額森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額
森不許阿喇怒額森亦忌阿喇欲討之恐不勝乃自遣其子守西番召阿喇二子從先鳩殺其次子阿喇懼詐
言三蕭盜馬請召還其長子合擊之額森先使賽堪達通舊作賽刊大同二王與俱臨行觴焉中途阿喇長子亦中鳩
死阿喇憤甚給二王前渡自在後勒部落兵三萬攻額森數其三罪曰漢兒血在汝身上托克托布哈王血在
汝身上烏梁海血亦在汝身上天道好還血在我矣額森無以應約明日與戰退而與巴延特穆爾等議帳中
有阿喇故部曲三人事額森久額森不之疑因共趨帳中拔所佩劍刺額森殺之竝殺巴延等賽堪王聞變領
七千人躡之既知額森死棄眾去爲其下所殺達通王領其人馬西奔踰年韃靼部長保喇舊作字來復殺阿喇奪
額森母妻并其玉璽求托克托布哈子穆爾格爾舊作兒麻立之號小王子自是額森諸子分散衛喇特遠衰而

保喇與其屬瑪拉噶舊作毛里孩等雄視部中韃靼勢復振云政異明史本紀系額森被殺于是年之末三編系之
車連並記耳若讀書所記謂額森被殺在天順間兪州北虜志系之天順四
年皆因野史致誤明史三編據英宗實錄今從之仍依本紀書于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二十七

紀二十七 起廟蒙大淵獻盡厲 固赤奮若凡三年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泰六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戊午大祀南郊 是月以江淵為工部尚書令視部事淵遂出閣時閣臣不

相協而陳循王文尤刻私淵好議論每為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會兵部尚書于謙以病在告詔推一人協理

部事淵欲得之循等佯推淵而密令商輅草奏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淵在旁不知也比詔下調工部尚書石璜

于兵部而以淵代璜淵大失望政異明史七卿表言淵以內閣起復誤也詔之宰輔表淵丁母憂起復人閣在四年四月是年則以工部尚書視事出閣也今據本傳 自是月

癸酉至于丁丑凡五日雨水水政異明史五行志不載三編書于是年正月日云自癸酉至丁丑凡五日據實錄也今從之 二月壬午遣太監王誠同法

司刑科錄囚時中外繫囚有至十餘年者上以災變有是命由是得減免者甚眾刑部郎中夏時正言通番劫

盜諸獄以待會讞淹引時月囚多瘐死請令所司斷決詔從之遂推行天下著為令尋又命大理少卿李茂等

錄南京浙江囚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辛巳敕戶兵二部及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撫按三司官條

寬郵事及罷不急諸務 是月韃靼小王子穆爾格爾遣使貢馬駝禮部言迤北未有君長請量減賞賜詔從

舊給之以慰其心政異諸書皆系韃靼貢馬于天順間今據三編改入是年四月據實錄也明史韃靼傳亦云六年遣貢 五月畿內旱蝗蝻延蔓淮安揚州鳳

陽皆大旱己巳上親禱雨于南郊 是月子太監王誠姪敏舒良弟玉張永兄琮郝義姪安王勤姪質俱世襲

錦衣衛職 六月乙亥以宋儒朱子九世孫挺為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挺世居福建建安縣之紫霞洲至是

命主朱子祀挺為人醜謹言動有則 癸未河決開封 閏月雨畿湖廣水遭官省視振郵政異是年閏六月

不書月分故六年六月乙亥下即書七月乙亥又五行志兩書閏六月于景泰六年是閏在六月明矣吾學編
作閏五月誤也朱挺世襲傅氏明書系之閏六月三編改入六月又系振兩畿湖廣饑于閏六月皆據英宗實
錄今 秋七月乙亥徐有貞治沙灣決口成有貞至張秋上治河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

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請亟塞決口上敕有貞如竑言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爲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其言有貞乃踰濟汶沿衛沁循大河道濮范相度地形水勢上言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水勢既肆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漕道由此阻然驟而堰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于是設渠以疏之起張秋金隄之首引而西南百里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北經澶淵以接河沁內倚古金隄以爲固外恃梁山泊以爲泄又置上下二閘以節宣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築九堰以障之堰各長萬丈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至是工成凡役夫五萬八千有奇閱五百五十餘日賜其渠名曰廣濟自是河水不東衝沙灣而更北出以濟漕乃濬漕渠北至臨清南抵濟甯建閘于東昌者凡八用王景制水門法以平水道而山東之阿郵曹鄆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水患亦息先是有貞倡河決宜疏不宜塞之議廷臣皆難之上遣中使就問有貞乃出一壺而穿其一爲五竅注水其中則五竅者先涸中使還白于上乃決用有貞策及工將竣汪淵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今泄口已合決隄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乃止自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有貞治之決口乃塞然亦會黃河南趨徐呂東流之勢漸殺故有貞用是奏功云 辛巳刑科給事中徐正請問言事政異徐正請問言事諸書皆系之五年證之明史廖莊傳言六年七月辛巳徐正請問言遺沂王之國事傳中紀日分者絕少此云辛巳蓋本之實錄今據之 上亟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歲久沂王嘗位儲副天下臣民仰戴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別選親王子育之宮中上驚愕大怒立叱出之欲正其罪慮駭眾乃命謫遠任已復得其淫穢事謫戍鐵嶺衛時上雖怒復備議而于上皇未嘗不眷眷也無何有高平者謂城南樹木多恐生叵測請盡伐之從之值盛夏上皇嘗倚樹憩息至是見之大駭于是離間復行政異明史廖莊傳但書徐正請問言事而諸書所記則並及御史高平請伐南城樹木書云英宗復辟正平皆伏誅重修三編據之說于校廖莊等目中然則是時從中離間之御史尙有高平皆以天順初伏誅與明史莊傳異今按高平爲御史史所不見故三編實云高平里籍未詳今參核前後疑即太監高平也三編天順元年五月書云柳州千戶盧忠太監高平伏誅證之明史宦官傳言上皇賜阮浪袋刀浪以贈王孫指揮盧忠醉瑤而竊之以告尙衣監高平平

令校尉李善上變據此則殺阮浪王瑤係盧忠與高平同謀故天順元年五月並磔之也蓋高平前一年謀殺王孫等次年復請伐南城樹木兩事實一編但書天順元年殺盧忠高平事亦未詳效宦官傳也今疑御史無高平故但書徐正城樹木事為後年諫正平等張本不殺盧忠高平事亦未詳效宦官傳也今疑御史事下並書高平請伐南城樹木事為後年諫正平等張本不殺盧忠高平事亦未詳效宦官傳也今疑御史

庚寅以南畿屢災及太白常書見赦諸臣修省於異明史本紀書七月庚寅以南京屢災勅羣臣修省三編事然三編所據皆實錄月日而明史志中言景泰間太白常書見與三編目中諡合今並記之于是御史倪敬偕同官盛景杜宥黃讓羅俊汪清等上言府庫之財不宜無故而予遊觀之事不宜非時而行曩以齋僧屢出帑金易米不知櫛風沐雨之邊卒趨事急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作燕室營繕日增嬉游不少非所以養聖躬也章綸鍾同直言見忤幽錮踰年非所以昭聖德也願罷桑門之供輟宴佚之娛止興作之役寬直臣之囚上得疏不憚下之禮部部臣稱其忠愛上雖報聞意終不憚未幾詔都御史蕭維楨考察其屬遂希指罷黜敬等凡十六人時又有御史王鑑者嘗

于左順門面斥中官非禮中官怒甚因考察屬維楨竝去之維楨不可而止效異倪敬等上書三編系于太白書見之下蓋以災異應詔言事也證之明史敬傳書六年七月下言帝雖報聞意終不憚詔都御史蕭維楨考察罷黜御史凡十六人敬預焉明史稿書考察御史事于八月乙巳即維楨考察敬等事也今並系之七月下又十六人諸書作十二人

八月庚申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于廷竝杖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時莊以母喪赴京關給勘合朝見東角門上憶莊前疏立命廷杖八十左右言事由鍾同等倡之上愈怒乃封巨梃令杖同綸于獄同竟死獄中綸長繫如故同永豐人父復以宣德中進士官修撰與劉球善球上封事約與俱復妻勸止之球聞之曰奈何謀及

婦人遂獨上之竟死無何復亦病死妻深悔之每哭輒曰早知不祿曷若與劉君同死同幼聞母言即感奮思成父志嘗入吉安忠節祠見所祀歐陽修楊邦乂諸人嘆曰死不入此非夫也方復儲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為者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天順復辟贈大理左丞錄

其子啟入監尋授咸甯知縣啟請父遺骸歸葬詔給舟車器費成化中追諡恭愍從祀忠節祠與球聯位竟如同初志方同等下獄時有禮部郎孟玘者亦疏言復儲事竟不罪而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奸人黃玠獻議易儲不過為免死計耳公等遽成之公國家柱石獨不思所以善後乎今同等又下獄矣脫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為有膽宜進一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莊既杖請

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為有膽宜進一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莊既杖請

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為有膽宜進一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莊既杖請

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為有膽宜進一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莊既杖請

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為有膽宜進一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莊既杖請

定羌驛丞 是月濬京師城河備雨潦也 九月乙亥振蘇松饑民米麥凡一百餘萬石 冬十月戊午免陝

西被災稅糧 十一月乙亥命南和伯方瑛為平蠻將軍充總兵官討湖廣叛苗初廣通王徽煤既廢其黨蒙

能竄入苗中為亂詐作妖書糾生苗三萬餘攻龍里新化銅鼓諸城能自稱蒙王官兵屢勦不能克瑛之召還

也貴州巡撫蔣琳奏瑛前守貴州邊境苗蠻畏服乞遣還上不許至是湖廣苗叛復命瑛帥京軍討之而使御

史張鵬偵其後還奏瑛所過秋豪不犯上聞之大喜列異明史本紀是年十二月但書方瑛討湖廣叛蠻而證

也三編據書于是年十一月目中今從之 十二月己巳免南畿被災稅糧 是歲南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西湖廣府三十三

州衛十五皆旱

七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己卯命兵部尚書石璞總督湖廣軍務與方瑛合討叛苗 壬午大祀南郊 二

月庚申皇后杭氏崩甲子營壽陵 三月戊寅免雲南被災稅糧 辛巳天鼓鳴是夜無雲西南方有聲如雷

夏四月乙卯麓川思任發子思卜發遣使貢象馬方物奏稱臣父兄犯法時臣幼無知乞賜矜宥朝議許之

賜敕諭論竝賚卜發錦幣及其使鈔幣有差 壬戌彗星北見于胃長二尺指西南 五月癸酉彗星漸長丈

餘戊寅以星變及水旱災異敕內外羣臣修省 戊子彗星西北見于柳長九尺餘掃軒轅星 辛卯以宋儒

程頤十七世孫克仁周敦頤十二世孫冕俱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程氏世居嵩縣之六渾周氏本道州人周

子葬母江州子孫因家廬山蓮花峯下至是命克仁冕子孫世奉祀事孫冕明史本紀于六年六月記朱子裔

襲諡之明史儒林傳七年五月尚有程子裔孫克仁與冕同賜世襲是本紀七年五月記周子裔孫冕世

年六月朱子裔孫擬世襲下目云復以朱儒程頤十七代孫克仁周敦頤十二代孫冕俱為五經博士世襲蓋

連兩年所賜世襲牽連並記故質實云克仁冕之授博士在景泰七年五月此 甲午彗星見于張長七尺餘

據實錄也惟明史克仁傳書于景泰六年則因朱挺連及之故冕傳仍作七年 掃太微北西南行 是月以福建僉事呂昌奏增祀黃榦蔡沈劉燾真德秀于朱子祠等從祀朱子祠亦見三

編六年質實中據實錄 初詔儒臣修寰宇通志至是成上之大學士高穀晉少保陳循以下皆加兼官商輅

初擬進兵部尚書為王文所抑乃兼太常寺卿贊善兼檢討錢溥凝陞諭德兼侍讀輅謂溥已越眾陞二級不

宜復陞兼官于是溥以諭德兼編修溥不悅作老秃婦傳以譏輅輅亦不與校也 六月壬寅彗星入太微垣

長尺餘漸沒 庚申葬肅孝皇后 是月河決開封河南彰德田廬皆被淹沒大雨故也 秋七月兩畿山東

河南自夏至秋大雨不止諸水並溢高地丈餘是時山東河隄多壞惟徐有貞所築如故事竣還朝召見獎勞
尋進左副都御史 以工匠蒯祥陸祥爲工部侍郎時營建數起工役繁興蒯以木匠陸以石匠俱援軍功例

累擢太僕少卿至是遂爲卿貳仍命督工匠時稱匠官云

明鑑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蒯祥等木石之工耳列之卿貳可乎昔李輔國以閹廐小兒參決國事王
叔文以弈棋待詔議政中書皆爲後世指摘然猶追論其出身之始也未有正當執役事上之日寵以顯
位且卽令督其所事若景泰之紕繆者其後嘉靖以雷維學爲工部尙書絕與此類重土木而輕官爵紊
朝班而隳綱維奚以勵士大夫之品節哉

八月上以官多擾民敕吏部等議裁冗員于是省參政三參議一副使五僉事二同知以下一百五十餘員
是科順天鄉試翰林劉儼黃諫爲考官榜揭大學士陳循子瑛王文子倫皆被黜循等乃以私憾構儼等劾其
校閱不公請如洪武間治劉三吾等罪及重開科考試例蓋欲殺之也詔禮部會大學士高穀復閱取中之徐
泰等有優于瑛倫者有相等者亦有不及者惟第六名林挺硃卷無評語亦無私弊應以疎忽論穀因言于上
曰大臣子弟與寒士競進已不可況又不安于義命欲以此構考官乎上欲兩全之九月賜瑛倫俱爲舉人准
來年一體會試其已中之舉人惟黜林挺餘毋庸議于是六科給事中請論循文罪而張甯上疏謂宋范質爲
相其從子求奏遷秩質作詩戒之韓億之子維舉進士以父執政不就廷試方之陳循王文賢不肖何如也況
應試者千八百有奇而中式者百三十五人倘一概援例干進豈不壞科目之制乎請治循等仍將瑛倫照不
中發回原籍是時穀亦請致仕上慰留之卒曲宥循等不問文爲穀所引而自入閣後反與循比穀持正不阿
屢爲循文所擠請解機務不許由是閣臣卒不相協而以論救林聰劉儼二事人皆右穀而病文云 詔追諡

宋丞相文天祥曰忠烈侍郎謝枋得曰文節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韓雍之請也

今從之 雍代楊甯撫江西歲饑奏免秋糧劾奏甯王莫培不法事 蓋莫監計之也 時雍年甫三十赫然有才望

其所規畫措置皆得士民心 冬十月癸卯振江西饑 十一月丁卯以監察御史陳述薦江西處士吳與弼

詔巡撫都御史韓雍禮聘送京師與弼年十九見伊維淵源圖慨然嚮慕遂罷舉子業盡讀四子五經及洛閩

諸錄不下樓者數年家貧躬耕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己少飲食教誨不倦正統之末御史涂謙

撫州知府王宇山西僉事何自學先後薦俱不出嘗嘆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至是述請禮聘

俾侍經筵或備成均教士之選故有是命然與弼竟不至 致異據明史儒林傳初聘吳與弼在景泰七年蓋聘而未至係陳述所薦若天順元年則石亨李賢薦也

兪州攷誤以為十一月丁卯今據之丁卯蓋是年十一月朔也 十二月己亥方瑛大破湖廣叛苗先是賊渠蒙能攻平溪衛都指揮鄭泰等

擊却之能中火鎗死瑛遂進兵沅州連破鬼板等一百十餘寨遂與尙書石璞會兵于天柱 甲寅彗星復見

于畢長五寸東南行漸長越九日沒 致異是年四月彗見至六月沒見明史天文志三編據 戊午振畿內山

東河南水災竝蠲逋賦及本年被災稅糧 癸亥上不豫詔罷明年元旦朝賀 是歲湖廣浙江及南畿江西

山西府十七旱以水旱免天下稅糧計米麥二百四十五萬四千二百餘石

八年春正月丙寅朔上皇在南宮 致異憲章錄皇史紀聞皆書天順元年不書景泰八年三編實實云景泰八年為英宗天順元年按是年正月壬午英宗復辟丙戌改元天順今依朱子

綱目書唐中宗及分注睿宗例大書景泰八年而以天順元年分注其下今按明代本年改元只英宗一人而其事又在正月壬午丙戌十七日也今不沒去景泰八年而書壬午英宗復辟之事于其下故以天順元年與景泰八年同卷自正月丙戌改元為始則月分日分明易見據本紀景帝崩在二月故于天順元年二月景

五書廊王震蓋在廢後貶稱如親王例也今仍書帝崩于西宮而系于壬午之下云 癸丑帝崩于西宮以正其生前之名至天順元年 戊辰免江西被災稅糧 丁丑上與疾宿南郊齋宮 上疾日甚而儲位未定

二月則但書取祭葬事而已 中外憂懼百官問安左順門太監興安出謂曰公等皆朝廷股肱耳目不能為社稷計徒日日問安何益眾嘿

然安之意蓋謂宜早請建儲也諸臣會于朝議請復立沂王為太子惟大學士王文陳循議不合文曰今只請

立東宮安知上意誰屬循不言學士蕭鏊曰沂王既退不可再也乃以早建元良請時都御史蕭維禎舉筆曰

我請更一字乃更建為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已卯諸臣疏進諭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已

而上將郊召武清侯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上疾甚退與都督張軌左都御史楊善及太監曹吉祥謀

謂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軌吉祥等然之乃謀之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徐元

玉善奇策盍與圖之元玉有貞字也亨軌遂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軌曰已陰達之矣有貞曰必得審報乃可亨軌遂去辛巳王直胡濙于謙會諸大臣臺諫請復立沂王推商輅主草大略謂陛下宜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子孫疏成期以日暮奏未入而奪門之變起夜黑明史本紀但書己卯請建太子事而辛巳再請惟見王直傳中言奏未上而奪門事起則壬午之前一日明矣諸書言奪門在十七日是年正月丙寅朔壬午十七日辛巳則十六日也奪門在十六日之夜故仍于辛巳下書之是日夜石亨張軌與曹吉祥矯稱皇太后制復會有貞所軌曰報得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因密語定計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利不成門族禍歸人不歸鬼矣時方有邊警有貞豫令軌詭言備非常勒兵入大內亨掌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之既入復閉以遏外兵值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趨行軌顧曰事濟否有貞大言曰必濟進薄南宮城門鎗毀牆入見上皇于燭下上皇問故眾俯伏合聲請登位乃麾兵士進輩皆驚戰莫能舉有貞率諸人助挽以行忽天色明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各以職官姓名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我太上皇也遂入至奉天門升座有貞等常服謁賀呼萬歲時以明日有旨視朝羣臣咸待漏闕下忽聞殿中呼譟聲方驚愕須臾鳴鐘鼓諸門畢啟有貞出號于眾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壬午上皇召諸臣入朝諭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方上皇復辟帝方病臥聞鐘聲問左右爲誰既知爲上皇連聲曰好好踰月癸丑帝崩于西宮

英宗睿皇帝後紀

天順元年春正月丙戌上告卽位于宗廟陵寢詔大赦天下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詔中攘位幽閉之語皆徐有貞所撰也先是上卽位卽日命有貞以原官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明日加兵部尙書尋論奪門功封石亨忠國公張軌太平侯軌兄輒文安伯楊善興濟伯曹吉祥嗣子欽都督同知丁亥殺少保兵部尙書于謙大學士王文籍其家先是廷臣會議請立沂王文與陳循懼忤景帝意遂易以請擇語一時中外譎傳謂文與中官王誠等謀召取襄世子及石亨等議迎復徐有貞恐其中變乃詭詞激亨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上已知君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亨大懼謀遂決有貞以南遷及求薦事切齒于謙而亨總十營兵

爲謙所制不得逞亦銜之上甫復辟卽日下謙文于獄于是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謙文謙迎外藩入繼大統命鞠于廷文抗辯曰召襄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詞氣俱壯謙笑曰亨等意耳辯何益都御史蕭維禎曰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遂文致其詞竟以意欲二字傳會成獄坐謀逆律當寘極刑奏上上猶豫未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上意遂決時薛瑄方召至力言于上乃減一等斬于市文之死人皆知其冤徒以倡易儲議爲時論所不與無惜之者政異兪州攷誤誤信天順日錄之語以爲迎立襄王文實有是謀而史因追雪于謙遂並王殺愍愍之謀掩之遂得與肅愍同贈諡傳極稱其冤而所采天順日錄語極有斟酌傳中文文之死人皆知其誣以素刻枝且迎駕復儲之議不協與論故冤死而民不思云云此論平允可謂良史之筆若王弇州而謙以定社稷功爲舉朝所嫉及奪門事起一謂其實有迎立之謀而反譏其易儲之不預未免是非傾倒

時希旨取寵者又藉以爲口實至有遂溪教諭吾豫奏請族謙並誅其所薦舉文武大臣部議持之而止籍沒之日家無餘貲惟正室局鑰甚固啟視則上賜蟒衣劍器也臨刑入市陰霾四合天下冤之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嘆累日時有錦衣指揮多喇舊作朵兒者本出曹吉祥部下以酒醑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扶之明日復酌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達感謙忠義收遺骸殮之踰年謙壻千戶朱驥歸其喪葬之杭州達故舉將才出李時勉門下者也 詔謫戍陳循江淵俞士悅于鐵嶺斥商輅蕭鑑等爲民皆徐有貞主之也有貞旣入閣欲盡攬事權遂佐石亨輩撼去諸閣臣循雖素有德于有貞亦弗恤也上之卽位也至便殿復召高穀及輅入溫旨諭之命草復位詔亨密語輅赦文不須別具條款輅曰舊制也不敢易亨不悅至是與有貞嗾言官劾循等朋奸遂竝及輅下之獄輅上書自愬言復儲疏在禮部可覆驗蓋王直等疏雖未上稿猶留禮部侍郎姚夔所故輅以此請而亨等持之遂不省淵旣謫進工部侍郎趙榮爲本部尙書 己丑復論奪門功封孫鏗懷甯伯董興海甯伯擢欽天監正湯序禮部右侍郎一時官舍旂軍晉級者凡三千餘人 辛卯以石亨言罷巡撫提督軍務亨在景帝時屢以文臣不宜節制武臣爲言至是卒罷之時王竑巡撫江北遂改浙江參政亨與張軌曹吉祥輩復追論竑擊殺馬順事詔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上于宮中得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感悟顧左右曰竑所奏多爲朕也命遷河州尋遣官送歸田里赦有司善視之 壬辰榜于謙黨人示天下千戶白琦請之也

方額森之寇京師也謙薦擢職方郎中吳甯爲本部侍郎佐謙治軍事寇騎充斥甯立雨中指麾兵士從容鎮靜寇既退朝廷議仍召勤王兵甯曰今畿民猶日數驚相率南徙若再召外兵是益之驚也莫若告捷四方人心自定因具奏行之景泰改元以疾乞歸後不復出嘗爲謙擇婿得朱驥驥以世襲武職謙頗輕之甯曰公它日當得其力後驥卒歸謙喪甯言果驗然驥卒坐謙姻親誦戍又有王偉者亦以謙薦擢兵部侍郎自以爲謙所引恐嫉謙者目己爲朋附嘗密奏謙誤冀以自解景帝出其奏示謙謙叩頭謝退謂偉曰我有失君何不面規我乃至爾耶偉大慙沮然竟坐謙黨罷歸越十餘年乃復官請毀白琦所鏤板遂告病歸榜中所示竝中官王誠之黨及邠府舊僚皆預焉 甲午殺昌平侯楊俊初俊守永甯懷來聞額森欲奉上皇還密戒將士無輕

納至是上復位張軌與俊不協言于朝遂徵俊還下詔獄坐誅

是月以太常寺卿許彬大理寺卿薛瑄爲禮

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致異許彬薛瑄入閣皆同時事明史稿記許彬入閣于壬午薛瑄入閣于甲申明史則統系之壬午下今並系之正月之末

吏部尙

書王直禮部尙書胡濙以老請致仕許之竝賜金帛給傳歸直在翰林二十餘年稽古代言編纂記注之事多出其手長吏部凡十四年年益高名德日益重上之還也直最有力焉景帝易儲雖同受金幣之賜非其本意也請復沂王之疏雖未及上上亦雅知之故不及于譴濙在禮部久凡表賀祥瑞皆以官當首署名一時頗病其逢迎然立朝垂六十年節儉寬厚喜怒不形于色易儲議起不免依違其間而以屢請朝賀南宮不忘忠愛故上亦優容之二人既歸直年八十有四濙年八十有九皆得享歸田之樂以令名終 二月乙未朔廢景泰

帝仍爲郕王遷之西內尋貶所生母皇太后吳氏復爲宣庶賢妃廢后汪氏復爲郕王如削孝肅皇后杭氏諡號改懷獻太子爲懷獻世子皆稱皇太后制行之時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不許 庚子大學士高穀致仕穀見循文等皆誅竄遂謝病上以穀長者語廷臣曰穀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帛襲衣給驛舟以歸穀既去位杜門謝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悉不答越三年卒後贈太保諡文義 癸卯以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時賢在吏部王直既去掌部事者爲尙書王翱石亨惡之言于上曰翱老矣可令致仕翱聞之遂上疏乞休許之亨語賢曰翱已休致君當代之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況翱雖老精力

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安敢當此重任于是亨復言于上遂留朔未幾賢復以徐有貞薦遂與有貞同預閣務初上之北狩也廷議推舉將材尚書于謙獨薦遼東指揮僉事范廣充左副總兵爲石亨副積功累遷至總兵官督兵居庸關外及圍營既立謙復薦廣副亨提督圍營軍馬而亨所爲多不法其部曲復貪縱廣數以爲言亨銜之譖罷廣止領毅勇一營廣又與張軌不相能徒以謙在未發也及上復位亨軌等恃奪門功遂誣廣附于謙謀立外藩下之獄廣詞氣不屈卒搆以謀逆與謙同罪遂斬于市廣性剛果每臨陳身先士卒未嘗敗衄一時諸將盡出其下以故爲僨輩所忌謙與廣相繼死圍營亦尋罷 戊申廣西總兵官柳溥奏破廣西蠻先是潯州大藤峽山寇糾合荔浦等處賊劫掠縣治殺擄居民至是勦平之尋召溥還 癸丑詔郕王喪葬悉依親王例毀所營壽陵葬之西山諡曰戾以其後宮唐氏等殉葬初議欲并及汪后學圭李賢曰妃已幽廢兩女幼尤可憫乃止 戊午南和伯方瑛尚書石璞率左副總兵陳友等進擊湖廣天堂諸砦復大破之克砦二百七十禽僞侯以下一百二人捷聞召璞還瑛留填貴州湖廣 壬戌免南畿被災稅糧 是月贈鍾同官前官見釋章綸于獄召廖莊還擢綸禮部右侍郎莊大理左少卿上釋綸命內侍檢前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語上嗟嘆再三 召副都御史軒輅爲刑部尚書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以議事至京師上顧侍臣曰九疇廉正人也時改蕭維禎于南京又以迎駕忤旨追奪李實職爲民事見景泰元年乃留九疇爲右都御史擢國子學正林聰爲僉都御史 贈少監阮浪命儒臣立碑記其事 王驥旣致仕見石亨徐有貞等驟貴自謂復辟曾預謀而賞不及因上章自訟言臣子祥入南城爲諸將所擠墮地幾死今論功不預疑有蔽之者上不得已乃官祥指揮僉事命驥仍兵部尚書理部事數月致仕去 改張鳳于南京踰月以沈固代爲戶部尚書 三月己巳復立沂王見深爲皇太子封皇子見潯爲德王見澍秀王見澤崇王見浚吉王初景帝將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憮然蓋帝所言者見濟而英所言今皇太子也或曰景帝之怒英以此汪后之諫易儲也太子雅知之至是請于上遷居舊王府得盡攜宮中所有而出與太子母周貴妃相得甚歡歲時入宮敘家人禮性剛執一日上憶有繫腰玉玲瓏索之太監劉桓言在汪

妃所命往取妃投諸井對使者曰無之已而告人曰七年天子不堪消受此數片玉耶後有言妃出所攜巨萬

計上命檢取之立盡致異按金英東宮生日之語辨之謂英以景泰元年上怒英發其結黨市恩及

或景帝之怒由此但其時帝方即位殊未萌易儲之念不應有東宮之赦出必在三年間當時儲位已

定帝何必復言東宮生日英尚太子四年二月冠明制太子冠在十五歲而證之懷獻太子傳見濟

似長于憲宗故景泰三年生曰之對必係改元前後事兪州未核前後一詳攷耳今彙敘於立憲宗為太子之

已離就傳之年不遠金英生日之對必係改元前後事兪州未核前後一詳攷耳今彙敘於立憲宗為太子之

至是亨為言于上遂得封太監興安見有貞等俱邀封賞言于上曰當日若附和南遷不知置陛下于何地又

安有奪門功邪上嘿然時上以謀立外藩事盡磔景帝所用太監王誠舒良等于是給事御史爭劾安預逆謀

宜同罪上宥之是時中官坐誅者甚眾安僅獲免云 乙亥大賚文武軍民 庚辰賜黎澹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上之北狩也巴延特穆爾敬護尤至心感之至是復位即遣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巴延妻金幣韃韃

保喇遮政等執之而遣使入賀且請獻玉璽救之曰璽已非真即真亦秦不祥物獻否惟爾但勿留我使以速

爾禍保喇不受命遂寇延綏都督李懋等敗沒事聞上命忠國公石亨為征函副將軍討之時石彪召還復以

為游擊將軍帥兵備大同 丁亥振山東饑民 是月下大同巡撫年富于獄初富以景泰二年撫大同提督

軍務時經喪敗之後法弛弊滋富一意拊循奏免秋賦罷諸州縣稅課局停太原民轉餉大同武清侯石亨等

令家人領官庫銀帛糴米入邊多所乾沒富首請按治詔宥亨等抵家人罪亨所遣卒越關抵大同富復劾亨

專擅亨輸罪已又劾參將石彪罪彪銜之至是富以罷巡撫歸未幾彪修前憾遂劾富亨左右之下富詔獄上

以問學士李賢賢稱富能祛弊上曰此必彪為富抑不得逞其私耳賢曰誠如聖諭宜早雪之上乃諭錦衣衛

門達從公鞠實事果無驗尋釋之令致仕去 初袁彬從上在迤北周旋左右寒暑飲食未嘗一刻離一年之

間上視彬猶骨肉也及從上還景帝僅授彬錦衣試百戶至是上復辟擢指揮僉事尋進同知上眷彬甚所奏

請無不從內閣商輅既罷彬仁得其居第既又以湫隘乞官為別建上亦報從彬娶妻命外戚貴人主之賜予

優渥時召入曲宴敘患難時事歡洽如曩時哈銘亦以舊恩擢千戶賜姓楊 夏四月甲午朔以災異數見齊

優渥時召入曲宴敘患難時事歡洽如曩時哈銘亦以舊恩擢千戶賜姓楊 夏四月甲午朔以災異數見齊

優渥時召入曲宴敘患難時事歡洽如曩時哈銘亦以舊恩擢千戶賜姓楊 夏四月甲午朔以災異數見齊

戒露禱于上帝竝命廷臣條軍民利病以聞是時北畿山東竝饑發堊墓斫道樹殆盡父子或相食上甚憂之命侍郎周瑄振北畿僉都御史林聰振山東上恐巡歷不能周徧復遣侍郎黃仕儁繼往聰屢請發帑徐有貞曰發帑振濟徒爲里書乾沒耳李賢曰慮乾沒而不貸坐視民困是因噎廢食也上卒從賢言 乙未免浙江

被災稅糧凡五十四萬有奇 丁酉方英討蒙能餘黨凡克銅鼓嶺洞一百九十五砦覃洞上隆諸苗震懼各

斬其渠來獻 丁未錄囚 乙卯保喇寇甯夏參將神輿戰死 是月襄王瞻塔來朝致異明史本紀不載而于天順四年四月壬子

書其來朝證之諸王傳王以元年來朝四年再朝本紀不書元年之朝蓋漏脫耳三編摭實錄增入今從之 王在諸藩中最長且賢方上北狩時眾望屬之皇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景帝未立時王上書請立皇長子令邸王監國募勇智士迎車駕踰年上還京

師居南內王又上書景帝謂宜朝夕問安率羣臣朔望朝見及上復辟石亨等誣于謙王文以迎立襄王爲詞

上頗疑王久之從宮中得王所上二書復檢襄國金符仍在太后閣中乃賜書召王比二書于金縢至是王入

朝禮待優隆一日宴便殿避席請曰臣過沐沐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榮賢以誣逮詔獄願皇上加意上立出

榮命爲大理卿詔設襄陽護衛命有司爲王營壽藏及歸上親送至午門外握手泣別王遂巡再拜上曰叔父

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省刑薄斂上拱謝曰敬受教目送王出端門乃還 何文淵卒文淵已

致仕上卽位削前所兼官而是時有謂景帝易儲詔中父有天下傳之子語出文淵或傳朝命逮捕文淵懼而

自縊時文淵子喬新官南京禮部主事奔喪歸里里人故侍郎揭稽嘗受業文淵而與喬新兄弟不協遂奏文

淵之死實諸子迫之自經又逼嫁父所愛妾喬新亦許稽爲巡撫時嘗薦黃玠且代草易儲疏皆被逮比對簿

文淵妾斷指爲諸郎訟冤獄得少解上亦以事經赦後釋不問文淵通紀紀聞皆系之二月揭峴州及誤謂文淵乃諸子

卒後爲人所奏差官驗之果然證之何喬新傳當時揭稽奏文淵乃諸子 五月辛未命安遠侯柳溥備邊宣

通之自經野史遂沿其說啟棺復驗卽此案訖訟之顛末也今據喬新傳 府大同時寇遣千騎屯大同邊外窺偏頭關命溥會石亨等合擊之 丙戌彗星見于危芒長五寸指西南

初景帝不豫廷臣請立東宮不許御史楊瑄與同官錢璫樊英等約疏爭會奪門事起乃己及是瑄印馬畿內

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竝列二人怙寵專權狀上以語聞臣李賢徐有貞曰真御史也遂

逐

遣官按覈而令吏部議瑄名將擢用吉祥聞之懼訴于上請罪之不許會星變掌道御史張鵬周斌等將劾亨

吉祥諸違法事約十三道交章論奏先一日亨西征方歸給事中王鉉遂洩之于亨亨與吉祥泣訴于上誣鵬為己誅內監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為永報警明日疏入上大怒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章俾

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語上詰之曰彼率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云冒濫斌曰此輩皆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尤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上嘿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于獄

是月磔太監高平及千戶盧忠坐阮浪王瑤獄也詔捕黃玠徐正玦聞自殺命發棺殮其尸玠子震亦為都督韓雍捕誅之正亦伏誅

政異明史廖莊傳記徐正事則云英宗復辟于謙王文以謙立外藩誅死其事遂不白云據此則正以被誣後免誅也然明人紀載皆云徐正高平皆以英宗復辟時伏誅 兪州政誤多據國史以糾野史而于記何文淵自經一事云文淵以天順元年四月卒黃玠徐正以五月伏誅則兪州固有所據矣三編類書于六年杖廖莊自中亦云正平皆伏誅三編所記多據實錄與

兪州所據國史合今並 磔高平盧忠象書之 六月癸巳朔彗星見室長丈餘由尾至東壁犯天大將軍卷舌弟三星井宿水位南弟二星 甲午下右都御史耿九疇左副都御史羅綺于錦衣衛獄時楊瑄等下吏榜掠詰主使者無所引于是

石亨等以為九疇綺實主使之遂竝坐九疇既罷以刑部侍郎馬昂代為都御史尋出撫山西踰月復以副都御史寇深為都御史 己亥下徐有貞李賢于錦衣衛獄初有貞既譖黜諸閣臣得盡攬事權中外側目而有

貞愈益發舒進見無時初為曹石所引既得志則思自異于曹石又陰窺上于二人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抑之且微言其貪橫狀上亦為之動楊瑄之劾亨吉祥也上以問有貞及李賢皆對如瑄奏遂詔獎瑄亨吉祥大

怨恨日夜謀搆有貞上方眷有貞時屏人密語吉祥令小豎竊聽得之故泄之于上上驚問曰安所受此語對曰受之有貞且曰某日語某事外間無弗聞上由是始疏有貞會張鵬等獄起亨吉祥謂內閣實主之遂竝及賢至是同至上前具陳迎駕奪門功因訴曰今內閣專權欲先除臣等不然諸御史安敢爾相與悲哭不已上

心動乃諭言官劾有貞賢圖擅威權排斥勳舊遂竝下獄于是瑄及鵬皆論死餘遣成亨等復譖諸言官上諭吏部簡給事御史年踰三十者留之一時給事中何玘御史吳禎等凡三十六人皆調外臺諫為之一空

啟異三編 質實云給事御史調外三十六人按明史楊瑄傳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為州判官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為知縣尋以災變得不調皆復原官 是日大風震雷拔木發屋須臾大

兩電壞奉天門鳴吻上救羣臣修省而亨吉祥家大木俱折二人亦懼欽天監湯序木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于是上感悟獄得稍稍解庚子徐有貞李賢等皆出獄謫有貞廣東參政賢福建參政九疇江西布政使綺廣西參政楊瑄張鵬免死戍遼東十三道御史自鵬外周斌盛顛費廣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銅鄭冕陶復凡十二人皆謫知縣其前請調外之何玘吳禎等皆令復職 以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呂原入閣預機務尋晉學士原內端外和石亨曹吉祥等皆敬之一日原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易之原不答 壬寅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致仕瑄在內閣數月見曹石用事嘆曰君子見幾而作甯俟終日遂以老乞休去 薛瑄既去上謀代者尙書王翱薦翰林修撰岳正召見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上遙見色喜既入上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上連稱善曰爾畿縣人年正強仕又吾所取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正頓首受命趨出石亨張軌遇之左順門愕然曰何自至此比入上曰朕今日自擇一閣臣問爲誰以正告兩人陽賀上曰但官小耳當與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兩人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上嘿然癸卯命正以原官入閣預機務 李賢謫外未行上謂尙書王翱曰賢非有貞比宜可用翱亦薦之請以爲南京吏部蓋欲使之遠亨等也上曰宜留之左右甲辰復賢吏部侍郎 乙巳巡撫貴州副都御史蔣琳坐于謙黨棄市 是月游擊將軍石彪備大同與參將張鵬等哨磨兒山遇寇千餘騎來襲彪率壯士衝擊斬巴圖王舊作把禿以下百二十人追至三山墩又斬七十二人捷聞時寇勢日熾石亨無功而還上憂形于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上爲默然瑾永誠之孫克忠子也 秋七月乙丑復下徐有貞于獄有貞既出而石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因奏有貞怨望使其客馬士權者爲之遂追執有貞于通州竝士權下詔獄時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承亨等意痛加榜治士權瀕死者數四終無所言 丙寅夜承天門災丁卯上躬禱于南郊戊辰下詔罪己赦羣臣修省 庚午復命李賢入閣進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時石亨知上嚮用賢怒然無可如何乃佯與交懼賢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上益親賢顧問無虛日保喇近塞獵亨言傳國璽在彼可掩而取上色動賢言璽不可啟璽不足實事遂衰亨益惡之上亦厭亨吉祥驕橫屏人語賢曰此輩

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門爲之奈何賢曰陛下惟獨斷則趨附者自息上曰不用其言能毋怫然賢曰願陛下制之以漸然是時亨等勢猶熾賢亦有所顧忌不敢盡言 出內閣許彬爲南京禮部侍郎彬性坦率門下多浮薄士及輔政欲謝客客競騰謗且爲石亨所忌竟不安其位甫行復貶陝西參政旋乞休去 辛未石亨曹吉祥構修撰岳正謫爲欽州同知正負氣敢言驟蒙上遇益感激思自效或爲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使正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上是其言遂不問石彪遣使獻大同之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林木間正按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漠汝梟置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正言二人權太重恐久不可制臣請以計間之上許焉正出見吉祥曰忠國公常令杜清來此何爲者吉祥曰辱石公愛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使伺公所爲耳因勸吉祥辭兵柄復詣亨諭令自戢亨吉祥揣知正意因詣上免冠泣請死上內愧慰諭之召正責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門臣欲全上恩故令其自爲計耳二人聞之益怒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罪己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構蜚語謂正賣直訕上上怒故有是謫于時正在閣僅二十八日耳初陳汝言以附亨等謀奪門亨薦之遂代王驥爲兵部尙書益相比爲奸正以災異極言亨將謀不軌陳汝言小人宜亟去上不省至是正謫外道鄯縣以母老留旬日汝言令巡校言狀且言正嘗奪公主田尋逮正繫詔獄杖百戍肅州行至涿夜宿傳舍手拳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醉卒酒脫正拳劖其中且厚賂卒乃得至戍所云 癸酉以災眚肆赦時徐有貞在獄亨等慮赦後將釋乃言于上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券詞云纘禹成功又自擇封邑武功禹受禪爲帝武功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上出以示法司命鞫于廷馬士權大呼曰豈有自撰誥券露其逆謀理邪及獄具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奏有貞詐爲制文竊弄國柄罪當棄市上以犯在赦前免死癸未放有貞于金齒有貞出獄拊士權背曰子義士也他日一女相託後有貞自金齒歸士權往候之竟不及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其事人以是薄有貞而益重士權云 戊子以平苗功晉方瑛南和侯陳友武平伯又論大同功封石彪定遠伯 辛卯大賚諸邊軍士 是月刑部尙書軒輶致仕輶在刑部

數月見曹石怙權侵官乃引疾乞歸上召見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行李僅一簾乃卿耶輒頓首謝上猶欲用之知不可強乃賜白金慰遣歸踰月以刑部侍郎劉廣衡進尙書代之 楊瑄張鵬既謫戍行至牛道遇赦還或謂瑄等宜詣曹石謝二人卒不往遂復謫南丹 八月甲午以彗星頻月見至是尙有餘芒乃躬禱于上

帝 九月甲子以太常少卿彭時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時以請終制忤景帝指遂不用至是徐有貞得罪許彬岳正相繼罷上坐文華殿召見時曰汝非朕所擢狀元乎時頓首明日遂復入閣自三楊後閣臣進退禮甚輕惟時與岳正二人爲上所親擢者而上方嚮用李賢數召獨對賢雅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小忤久亦服其諒直曰彭公眞君子也 上復位欲仿先朝故事出廷臣爲知府是月以御史林鶚

爲鎮江知府河東運判楊浩爲順德知府陞辭召至文華殿論所以擢用意賜燕及道里費鶚以邑子林挺預薦陳循等疑鶚有私遠挺考訊久之事得白鶚感上遇蒞任革知舉廢治甚有聲浩以諫止景帝幸隆福寺召震京師至是遂被擢用 冬十月丁酉賜王振祭葬立祠初振旣族誅有言其在衛喇特爲敵用者上大怒謂

振之死難朕所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或曰土木之難振侍上側有護衛樊忠者從帝旁以所持筆筆死振曰臣爲天下殺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然振之死于土木上猶追念不已復其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之賜額曰旌忠 壬寅徵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擅權欲引賢者爲己重乃謀于閣臣李賢屬

草疏薦之上乃命賢草敕加東帛遣行人曹隆齎禮幣往與弼以朝廷厚意當起闕謝恩遂行 丙辰釋建庶人文圭初文圭被幽方二歲至是五十七歲矣上復位念其無罪久繫欲釋之以問學士李賢賢對曰此堯舜

之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馮之上意遂決卽日白皇太后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乃遣中官牛玉至鳳陽造房屋出文圭及其庶母以下家屬五六十人皆安置鳳陽聽婚娶出入自便給閹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文圭初出見牛馬亦不識未幾卒 是月己亥彗星復見于角長五寸餘指北犯角北

星及平道東星 十一月甲戌廣西田州苗叛叛目呂超僞稱敵國大將軍張旂幟鳴鉦鼓率眾劫掠南丹州又據向武州時武進伯朱英填廣西以聞詔英會思恩府土官岑瑛討之 己丑免山東被災稅糧 十二月

壬辰復論奪門功封曹吉祥養子欽爲昭武伯時吉祥以司禮監總督三大營又請官其從子鉉鐸鏞等皆爲都督門下廝養官者多至千百人 辛丑保喇寇甘涼命安遠侯柳溥佩平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帥都督過興都督同知雷通備邊禦之又命宣城伯衛穎爲平羌將軍填甘肅 上爲石亨營第宅是冬上一日登翔鳳樓見其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曰此何人居瑾佯對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因顧內臣言亨之橫無人敢發其奸者由是益銜之

明通鑑卷二十八

紀二十八 起著雍攝提格盡重光大荒落凡四年

英宗睿皇帝後紀

天順二年春正月辛酉兵部尙書陳汝言有罪下獄 攷異通紀系汝言下獄于元年之冬蓋以其贓敗事發牽連並記耳明史本紀系之二年正月辛酉譴之七卿年表 同今 汝言以諂附石亨被薦會于謙誅王驥管部事數月解任乃以汝言代之至是以贓敗籍其家財物累巨萬上召亨等入視愀然曰于謙被遇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未一年何多也亨俛首不能對汝言遂伏誅初謙既死皇太后始知之嗟嘆累日徐爲上言謙匡濟國難之功及迎立外藩之誣上亦悔之至是始益悟謙寬而惡亨等 乙丑享太廟 甲戌大祀南郊 己卯上皇太后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先是上郊天後顧謂學士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依前代尊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卽命賢擬徽號進詔告天下初天順改元太后兄繼宗以奪門功進侯爵諸弟官都指揮僉事者俱改錦衣衛尋又命繼宗督五軍營戎務兼掌都督府事左右又有爲其弟紹宗求官者上召李賢謂曰孫氏一門長封侯次皆顯秩子孫二十餘人悉得官足矣今又請以爲慰太后心不知初官其子弟時請于太后數請始允不憚者累日曰何功于國濫授此秩物盛必衰一旦有罪吾不能庇矣太后意固如此賢稽首頌太后盛德因從容言祖宗以來外戚不典軍政上曰初內侍言京營軍非皇舅無可屬太后至今實悔之賢曰侯幸洎謹但後此不得爲故事耳上曰然已而錦衣遂臬奏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瑾及繼宗紹宗

竝侵官地立私莊命各首實宥其罪還其地于官 辛巳頒優老之政 是月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命

李賢擬講讀官進竝詢以先讀何書賢以尚書大學對 初景泰間京師崇信佛教每三年度僧數萬上謂李

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敕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著為令 二月戊申開雲南福建浙江銀場司禮太監福

安請之也安奏雲南福建浙江等處舊有銀礦採辦煎銷上納京庫近年或採或止今國用不足宜如舊製造

官開場煎辦又請于雲南等處分遣內官收買黃金珍珠寶石從之 是月保喇寇涼州柳溥堅壁不出官軍

敗績 改馬昂為兵部尚書 閏月己巳日無光旋赤如赭 己卯詔瘞土木暴骸 是月籍前副都御史羅

綺綺自上年下獄謫為廣東參政未赴至是其鄉人告綺在家有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天子仍寵官

官刻香木為王振形事相與訕笑以為朝廷失政致吾輩降黜上聞奏大怒詔捕綺下吏坐死籍其家陳所籍

財賄于文華門示眾家屬邊婦女發浣衣局 致異羅綺以居家訕笑朝政下吏事諸書皆不載證 三月張

軌卒軌以奪門功封侯納賄亂政亞于石亨子謙王文范廣之死軌有力焉或曰廣既死軌一日遇諸途為拱

揖狀問之左右曰范廣過也歸家發病死 致異諸書系之是年三月書張賜卒而以爲軌之更名泉州致誤詳

明史軌竝無更名 夏四月乙丑皇太子出閣講讀上語廷臣曰東宮講讀宜在文華殿朕欲移居武英殿但

早晚朝見太后不便乃以左廊居東宮 辛未復設巡撫官先是上語李賢曰朕初復位奉迎諸人皆以巡撫

官不便一旦革去軍官縱肆士卒疲弛文武官不相制之過也宜為朕舉才能者復任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

大同延綏甯夏甘肅需人最急上令賢與王翱馬昂等議乃以太僕卿程信之遼東山東布政王宇之宣府

都御史李秉之大同監察御史徐瑄之延綏山西布政陳翼之甯夏陝西布政芮劍之甘肅仍以京官巡撫地

方如舊制尋又召前山西參政葉盛至京擢僉都御史巡撫廣東盛乞終制不允 是月吏部侍郎孫宏聞喪

宏以知縣考滿赴京為石亨鄉里營求京官又以奉迎有功擢工部侍郎即調吏部上頗鄙其人而以亨故又

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召李賢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侍郎即尚書之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為誰可

賢薦鄒幹姚夔更稱夔表裏相稱有大臣量乃以夔為吏部侍郎 致異夔在吏侍據傳在天順二年諱之天順

列之三年證之七卿表瑜亦以是年 五月處士吳與弼至京師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何職對曰今東宮講
十月任刑尚非三年也今分書之

讀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授以宮僚為宜上曰然王寅召與弼入見即日召吏部投為左諭德與弼辭曰臣草

茅賤士本無高行陛下采聽虛聲又不幸有大馬疾罰匍京師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堪供職上曰宮僚優閑

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官送館次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時上眷良厚而與弼疏辭再三不許乃

請以白衣就邸舍假讀祕閣書上曰欲觀祕善宜勉受職令賢諭意與弼留京師二月遂以疾薦請賢復叩其

所以不受之故謂敕書崇重聘以伊傅禮意當大用而以宮僚無事慮不得即行其志故不受賢為言于上請

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上然之賜敕慰勞賚以銀幣復遣行人送還令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歸表謝

陳崇聖志廣聖學等事 授異康齋辭宮僚遣歸事明史儒林傳多据天職日錄而錄中亦無脫語但言其以
授職宮僚未能待以伊傅之禮以為固執而已薛氏憲章錄則指其跋石亭放讀及與弟

訟四首公庭事皆本之尹直瑣綴錄黃氏明儒學案亦疑其不實今悉刪之 是月嚴自宮之禁初石亨等收留自宮之人至是乃自首其大各等

府金吾等衛軍民人等皆相繼自首乃詔凡自宮自首者皆宥其罪發南海子藝蔬 六月己卯雷震大祀殿

鴟吻 秋七月癸卯授定遠伯石彪為平夷將軍充總兵官禦寇甯夏彪先偕高陽伯李文赴延綏備邊尋以

疾召還遂有是命 八月戊辰保喇寇鎮番 是月詔修一統志諭李賢彭時等曰朕欲覽天下輿圖之廣我

太祖太宗嘗邵儒臣纂輯未竟厥緒景泰間雖有成書繁簡失當卿等尚折衷精要繼成初志于是命賢等為

總裁官書成凡九十卷 九月右副都御史林聰奉詔捕江淮鹽盜以便宜禽僂渠魁數人餘悉解散竝奏籍

指揮之受盜賄者未幾以母憂起復再辭不許 冬十月己未太白晝見 甲子上校獵南海子親御弓矢命

勳戚武將以次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饌更以所獲分賜侍臣一時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上不許固

請乃曰不許擾害州縣及出所獲獐鹿兔雉多出州縣斂之民間遣人預進上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

皆得其數俟其歸各杖而黜之 壬午命武平伯陳友為征夷將軍充總兵官勦寇甯夏 是月李賢請罷錦

衣官校刺事時上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多倚錦衣官校為耳目由是指揮門達遂杲俱得幸而杲更強鸞上

尤委任之杲遣校尉偵事四出所至官吏震恐多進聲伎貨賄以求免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被逮每逮一人

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忌賢請撤還上不許于是其勢益張 刑部尚書劉廣衡罷擢布政使陸瑜代之 十一月甲寅免山東濟南東昌兗州青州四府被災稅糧凡五十一萬一千三百餘石

是月罷冬至宴上謂李賢曰節固當宴但殺牲畜太多尙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對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于正旦亦或不宴唯慶成一宴歲以爲常 夜異罷冬至宴諸書皆不載憲

章錄系之十一月蓋本天順日錄也今從之 保喇寇延緩時楊信充總兵官填延緩都督僉事張欽副之禦敵于青陽溝大捷欽

復敗之于野馬澗等處捷聞封信彰武伯欽進都督同知填守如故 致異諸書多記楊信敗北冠于明年正月陽溝之捷也憲章錄但記張欽破寇事出傳錄並系 十二月戊午柳溥以失律罷歸 是冬令百官祈雪

是歲日本王源義政以前使臣獲罪天朝欲入貢謝罪不敢自達乃移書朝鮮令轉請之詔令擇老成識大體者充使而倭仍不時入寇貢使亦不至

三年春正月甲申朔有大星如蛇入危宿 乙未大祀南郊 甲辰保喇復犯安邊營總兵官石彪楊信擊敗

之先是保喇屢犯甯夏延緩等處皆敗之至是復以二萬騎入寇彪與信連戰皆捷斬其平章郭勒齊 舊作鬼力赤 又一追出塞轉戰六十餘里復大敗之生禽四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獲馬駝牛羊二萬餘爲西北戰功第一

都督僉事周賢都指揮李鑑俱沒于陣 是月晦兩廣徭賊起慶遠同知葉禎募健兒與賊生繁其酋其黨憤悉眾攻城禎子公榮戰不克死之禎自帥三百人趨赴道遇賊山下鏖戰手刃一賊身被數鎗與從子官慶及

三百人俱殲焉嶺南無雪是夜大雷電雪深尺許賊解圍去諸村寨獲全事聞贈廣西參議命守臣立廟祀之 致異葉禎事見明史本傳而諸書皆不載今按傳記其事特大書云時天順三年正月晦也又記是夜嶺南大雪事不知三編何以佚之今據增 二月丁卯遣御史呂洪同內官往

廣東雷州廉州採珠從太監福安奏也 是月上幸太監曹吉祥宅吉祥以奪門功得上寵至是遽上幸其宅時有百戶李成者善諛稱沙狐狸隨池北有功擅入內府求陞職上怒命錦衣衛鞠之指揮僉事哈銘與額森

特穆爾 舊作也先帖木兒此又一人 謀脫成罪伺上幸吉祥宅乃報額森特穆爾先期往候比至奏言成有功乞宥之上問知事由哈銘復命錦衣衛監禁久之錄奏罪囚乃降銘千戶調發貴州衛差操 夏四月壬子巡撫兩廣僉都

御史葉盛大破瀧水獠生禽貉鳳弟吉時兩廣盜謫起所至破城殺將諸將怯不敢戰率殺平民冒功民之從賊者益眾盛以蠻出沒不常請自今攻劫城池者始以聞餘止類奏疏上兵部駁不行 己巳南和侯方瑛平貴州苗初東苗干把豬等僭號稱王攻都勻等衛詔瑛與贊理軍務都御史白圭合川湖雲貴軍四道擊之瑛圭兵進青崖總兵李貴進牛皮管叅將劉玉進谷種參將李震進鬼山所向皆捷至是合兵攻石門山賊退踞六美山翁受河諸軍大進生禽干把豬送京師磔之凡先後克六百餘砦邊方悉定 石彪以安邊功進爵為

侯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父兄蔭然一門二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馴至于敗文選明書系石彪下獄于正月憲章錄系之二月皆誤也

證之功臣年表彪以四月己巳進封侯蓋以正月安邊之捷也是時彪雖以功進爵而與亨內外握兵柄上已疑之故欲以封侯召還使奉朝請非速也彪之下獄在是年之六月誅在明年一月明史本紀所記亨彪前後

事識之俞州史乘攷誤所據 國史其年月日悉符今據之 五月庚子詔都督劉深充總兵官會兩廣守臣討廣西流賊 增惟此紀叙于四月己巳下四月無

庚子蓋脫五月字 六月辛酉復命巡撫官以八月集京師議事尋諭戶部移文各巡撫以地遠近分年赴京

著為令 秋七月召石彪還彪與石亨內外為援上頗疑之欲以封爵使奉朝請而彪謀填大同令千戶楊斌

等保奏上覺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趣彪疾馳入京 八月庚戌下石彪錦衣衛獄令門達鞠之得其繡襟龍

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竝逮其黨七十六人彪事既發言官將于朝班劾之有泄于彪者

上聞之大怒已未禁文武大臣往來其給事御史及錦衣官不得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依洪武間鐵榜例治

罪 乙亥免湖廣被災秋糧 是秋建安老人賀煬上書論時事言今銓授縣令多年老監生洎滿九載年已

七十苟且貪污何以為治宜擇年富有才能者其下僚及山林抱德之士亦當推舉又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

陶鎔士類而師儒鮮積學草野小夫黃綠津要初解兔園之冊已廁鶚薦之羣待次循資濫升太學侵尋老耄

倖博一官但履身家之謀無復功名之念及今不嚴甄選人材日陋士習日非矣上善其言下所司行之政異賀煬

上書事見明史張昭傳 傳言是年之秋今據之 冬十月己未上獵南苑 庚午石亨以罪罷先是亨聞彪下詔獄懼請罪上慰諭之

亨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亦不許及法司再鞠彪言彪初為大同游擊以代王增祿為己功王至跪謝自是數欵彪出歌妓行酒彪凌侮親王罪亦當死因交章劾亨招權納賄肆行無忌私與術士鄒叔彜等講論天文

妄談休咎上乃命銅彪于獄罷亨開住絕朝參亨既得罪時方議革奪門功上以問李賢賢曰迎駕則可奪門

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節非順時亦幸成功耳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未審置陛下何地地悟曰

然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羣臣表請復位此輩雖欲陞賞以何為功老臣者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事致

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益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謂此也上深然之乃詔自

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得官者許自首更正凡罷黜四千餘人 是月命法司會廷臣霜降後錄重囚謂

之朝審遂為定制 政異明史本紀每歲霜降錄重囚明史稿則云霜降 十一月癸巳振湖廣饑免其稅糧

是月南和侯方瑛卒於鎮所瑛在湖廣貴州前後克砦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無與比者至是卒

年四十五上聞震悼賜諡忠襄瑛天資英邁通古兵法嘗上練兵方略及陣圖老將多稱之時都督僉事李震

從瑛平東苗有功至是即以震充總兵官代瑛填貴州湖廣 政異方瑛卒在是年見本傳證之

四年春正月丁亥大祀南郊 癸卯下石亨錦衣衛獄亨既罷中官遂果等奏亨怨望逾甚與其從孫後日造

妖言且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迹已著廷臣皆言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籍其家 政異

本紀正月癸卯石亨有罪下獄瘐死二月丁卯石彪棄市按亨死獄中會州政誤以為二月癸亥又四初上以

日丁卯誅石彪明史稿分書之下獄在正月癸卯籍家在甲辰亨死在二月癸亥處誅在丁卯今據之初上以

復辟德亨亨復薦千戶盧旺彥敬為指揮使侍上側自是干請無虛日亨每見上出必張大其言在亨門下者

得亨語即揚于眾以為聲勢一時朝臣奔走恐後以貨之多寡為授職美惡入之先後為得官遲早時有朱三

千龍八百之謠謂郎中朱銓龍文輩俱以賄被擢也臬本亨所擢密受上旨往往何亨所為以報會彪謀填大

同為天下精兵處權傾人主羣疑其有異志遂及于禍 政異三編實實云按明史紀事本末替人童先者出妖

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異日彪風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荆關東據臨清決高郵隄

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及保刺寇延緩帝命亨往禦之童先又力勸亨亨曰為難但天下皆可變除代

未周待周為之未晚也先日時者難得而易失亨不聽會彪敗罷亨而亨謀漸急事益露其朝延動靜則當時

之捃此則亨不軌之謀乃其家人所發而明史亨傳以為臬奏存考按傳言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則當時

必有發其陰事者抑或臬具爰書時使人告變以為不軌之左證弟野史所記 是月天下朝觀官至京師詔

半出傳聞而國史紀聞所載尤多無襍今仍參石亨本傳及三編餘悉刪之 是月天下朝觀官至京師詔

出榜禁約不許交通京官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讐告害上又語李賢曰黜陟之典亦宜舉行對曰此祖宗

舊制時吏部都察院黜不職者數百人推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禮部筵宴衣服楮幣遣之 二月壬子廣西種賊陷梧州 癸亥石亨瘐死獄中法司請僇其屍梟首示眾上以李賢言命瘞之 丁卯石彪棄市後亦伏誅後中天順元年進士助亨籌畫時有都督杜清出亨門下後造妖言有土木

掌兵權語蓋言杜也事覺流金齒亨之敗也有錦衣指揮劉敬坐飯亨直房用朋黨律論死時韓雍為右僉都御史佐寇深理院事語深曰朋黨謂阿比亂朝政也以一飯當之豈律意且亨盛時大臣朝夕趨門不坐獨坐

敬何也深嘆服出之雍以景泰二年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劾奏甯王兄弟相訐事一時王府官皆得罪軍民連逮者甚眾甯王銜之天順初罷天下巡撫官改山西副使甯王因挾前憾劾其擅乘肩輿諸事下獄釋之

尋起故官佐理刑部未幾復命巡撫宣府大同 是月擢布政蕭昞為禮部尚書又召致仕副都御史年富為戶部尚書時沈固罷上以戶部難其人李賢薦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上然之左右有不悅富者謂賢不宜

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恐非年富不可賢因述其不悅于眾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遂召用之昞以吏部考察薦故有是擢昞異蕭昞年富擢召事紀聞系之三年十二月憲意鑄在是年正

年表二人皆以二月間任今系之是月下 命皇子德王秀王等出閣讀書 陝西慶陽隕石大者四五斤小者二三斤擊死人以萬計又有傳石能言可駭昞異明史五行志不載紀聞系之三月庚辰賜王一夔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一夔

前推官王得仁子也 乙酉大雨雪越月乃止昞異此據明史五行志三編彙記之于四月 戊戌免南畿被災秋糧 是月召耿九疇為南京刑部尚書軒輓為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石亨既死上每念二人廉正不易得故相繼召用之

夏四月己酉分遣內臣盧永等督浙江雲南福建四川銀課浙閩課額大略如舊雲南十萬兩有奇四川萬三千有奇總新舊額十八萬三千有奇 壬子襄王瞻墉來朝上命百官朝王于邸詔王詣天壽山謁三陵及

辭歸禮送加隆且勅王歲時與諸子得出城遊獵蓋異數也 五月壬午免畿內浙江被災秋糧 己亥罷中官督蘇杭織造 六月癸亥免湖廣被災稅糧 秋七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自五月雨至是月淮水決

沒軍民田廬遣使加意振卹並所決城壩以次修築 甲午填守廣東太監覃記誣奏廉州知府李遜縱民竊

珠徵遜下獄遜悉發記杖人至死及強斂民財物狀上怒令錮記復遜職 是月徵天下逋逃工匠九三萬八

千四百餘名命吏部遣官二十員分往督捕 下工部侍郎翁世資于獄初蘇杭等府織染局歲造上供皆有

定數至是上遣內使增造綵緞七千匹資請減之上怒下獄尋貶衡州知府 八月戊午上親諭戶部免天

下災田稅糧 甲子韃靼保喇與瑪拉噶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擁眾南行總兵官李文及宣府總兵官楊

能禦之文等畏其鋒不敢出癸酉寇大舉直抵鴈門掠忻代朔諸州烽火徹京師居民驚走擁入禁城不能止

李賢言于上曰宜出軍紫荆倒馬一關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會兵部奏請

遣將統京軍赴大同上曰緩不及事徒勞士馬惟駢關之策可行也于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

兵赴倒馬關寇知有備尋引去 九月庚辰保喇復犯大同右衛 庚寅命撫甯伯朱永都督白玉鮑政率京

軍巡宣府邊永謙之子也 甲午免江西被災秋糧 冬十月甲子上御西苑閱京營將領騎射令三營管操

侯伯都督以下皆騎射以三矢為率上親按籍記中矢多寡賜鈔有差 戊辰幸南海子 十一月丁酉復閱

隨操武臣騎射于西苑 是月改蕭暉于南京以南吏部侍郎石瑁為禮部尚書 閏月丁巳以月食失占下

禮部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于獄上謂李賢曰月食人所共知欽天監失于推算以致救護不行因言序掌監

事遇有災異多隱蔽不言天文吉事卻詳書以進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今序如此豈為

臣盡忠之道賢對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聖意實同序罪可誅也尋貶序秩 破異明史本紀不載史稿書

天順日錄書閏十一月十六日是也紀開作閏十月丁巳 已未上幸鄭村壩閱甲仗車馬 十二月戊寅以

諫之明史天文志是年閏在十一月蓋轉寫脫去一字耳 巡撫直隸副都御史崔恭為吏部侍郎上以王翱年老欲早得一人習練其事翱與李賢合薦恭上以為得人

因與賢論人才高下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祇為石亨輩所害耳即日傳旨釋有貞為民

有貞既歸猶冀復召時時仰觀天象謂將星在吳益益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征兩廣有功乃擲

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耶雍同里人也有貞既不用放浪山水間十餘年而卒 攻異崔恭授吏侍據天順日

李賢等明日恭以薦受吏部侍郎是月壬申朔六日為丁丑又明日為戊寅至釋徐有貞 是歲朝鮮與鄰部

毛憐衛仇殺詔禮科給事中張甯同都指揮武忠往解之甯詞義慷慨而忠誠健張兩弓折之射雁一發墜朝
鮮人大驚服竟解其仇而還中官覃包邀甯相見不往尋擢都給事中及異事見明史張甯傳證之朝鮮傳在天順四年今增

五年春正月庚戌大祀南郊 二月己卯免山東被災稅糧凡二十四萬餘石 甲午保喇寇莊浪詔都督馮

宗帥兵討之 丙申填守廣東中官阮隨奏大藤峽獠賊出沒兩廣累年為患雖常會兵勦捕而地里遼遠又

兩廣軍馬不相統屬宜大舉以創之乃命都督僉事顏彪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調南京江西及直隸九江

等衛官軍一萬隸之 是月巡撫廣東葉盛奏廣東珠池經二次採取今珠螺稀嫩須暫停緩方得長大況雷

廉等府州縣夫番累被廣西流賊劫殺必須大兵甯靖人力寬慰之日方可採撈上命戶部議行 三月壬子

免蘇松常鎮四府被災稅糧凡五十三萬餘石 甲寅湖廣貴州總兵官李震勦城步獠獠攻橫水城溪莫宜

中平諸岩皆克之長驅至廣西西延會總兵官過興軍克十八團諸獠前後俘斬數千人 是春以劉孜為右

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十府孜以吏部考察舉治行卓異遂自山東按察使陞任左布政至是命撫南畿蘇松財

賦自前撫臣周忱立法後多紛更孜至首訪忱善政遺蹟斟酌行之民以為便 夏四月癸巳保喇寇邊入平

虜城誘指揮許顯等入伏死之邊報日亟乃詔兵部侍郎白圭督陝西諸軍討之及異是年白圭凡兩命此係督師七月之命則贊馮宗軍

務也諸書多混今分記之 是月上與閣臣李賢言今府庫錢糧入少出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兩何以為繼賢對

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上令賢與吏戶兵三部議之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

以次調外卻以軍補其闕以省冗費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上頷之賢

又言今日軍官有增無減自古賞功之典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

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行革黜者若再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困歲供此不可不深慮也上

曰此事誠可慮然亦當徐為之及異語見天順日錄書千五年四月今摺增 五月丙午保喇犯宣府 丁未免河南被災稅糧凡

二十六萬石有奇 是月殺弋陽王奠璽王甯獻王之庶孫也初有錦衣衛指揮緝王烝母事上遣人按問不
實復令奠璽兄弟甯王奠培具實以聞奠培奏無其事而是時中官遂杲聽詞事者言以為實迨上遣駙馬都尉

薛桓與杲再按會莫培奏亦至上以責杲杲懼仍執如初遂賜奠盥母子自盡焚其尸是日雷雨大作平地水深數尺眾咸寃之致異据天順日錄系之五年二月蓋据事發按問之月也三編系殺奠盥于五月 下南雄知

府劉實于獄實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邀索弗與遂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慚忿誣以罪逮下詔獄瘐死郡人哀而祠之實江西安福人致異据明史本傳實以天順四年知南雄府因記其忤中官

三月證之本傳實彼時以順天府治中召修宋元通鑑至天順初還下獄事三編系之是年五月据實錄也通鑑系之景泰六年

原任四年擢知南雄府是其下獄之在五年明矣今据三編書之 六月丙子保喇寇河西官軍敗績關中

震恐壬午復命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甯伯孫鏗充總兵官帥京營軍禦之未行而曹吉祥之亂作 戊

戌夜彗星見東方芒長三尺許尾指西南 是月以天下水災又值邊警會昌侯孫繼宗吏部尚書王翱等請

行寬卹之政以蘇民困上有難色不得已令條其不便于民者十數事詔行之 秋七月己亥朔東方有黑氣

須臾蔽天 庚子太監曹吉祥及其從子欽反石亨之敗也吉祥內不自安漸蓄異謀家故多藏甲日犒諸達

官金錢穀帛恣所取皆願盡力結為死黨千戶馮益曾于景泰間請徙上皇于沂州復辟後以吉祥庇得不誅

因客欽所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欽有家人百戶曹福來者得罪

逃去奏行捕治欽乃別遣人尋獲至家私掠死為言官所劾上令還杲按之且降敕徧諭羣臣毋自專干憲典

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反謀遂決使其黨掌欽天監湯序擇以是月二日昧爽欽自外擁兵

入廢帝而吉祥以禁兵為內應謀既定欽召諸達官夜飲時懷甯伯孫鏗奉詔西征將陞辭是夜與恭順伯吳

瑾俱宿朝房達官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趨告鏗從長安右門隙投疏入二人皆武臣拙于書惟曰曹欽

反曹欽反上得奏急繫吉祥于內而敕皇城及京城九門門勿啟欽以亮逸知事泄中夜馳往遂杲家殺杲斫

傷閣臣李賢于東朝房以杲頭示賢曰杲激我也逼賢草奏釋己罪亡何又執尚書王翱賢乃就翱所索紙伴

草疏乃獲免欽又殺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遂帥眾攻東西長安門不得入縱火守衛者拆河墻執石塞諸門

賊往來叫呼門外鏗遣二子亟召西征軍擊欽于東長安門且大呼曰有獄賊反西征軍奔集至二千人鏗曰

火門燬門內聚薪益之火大熾賊不得入天漸曙欽黨稍散鎗勒兵逐欽鎗子軌斫欽中膊欽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歸家拒戰會大雨如注鎗督諸軍奮呼入欽投井死其家無大小盡誅之 壬寅撫諭京城內外癸卯磔吉祥于市夷其族丙午磔吉祥黨湯序馮益陳守忠丁順等皆籍其家額森特穆爾舊謂見前以事覺逃至通

州被獲械送京師均伏誅 丁未免南畿應天等府被災稅糧凡五十九萬七千七百石有奇 庚戌以禽逆賊詔示天下大赦求直言時李賢上言曹賊就誅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

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或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以導之或舉旌獎賞勞陞用之典以勸之猶慮其緘默自保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聖帝明王其惓惓求言若此者唯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姦邪之臣惡其攻己必

欲塞之以肆其非由是覆宗絕嗣陷于大僂而不悟矣上曰此吉祥石亨張軌輩實為之宜列之詔中咸使聞知 丁巳河溢開封城中水深丈餘官舍民居漂沒者過半周王及諸守土官皆乘舟筏避于城外軍民死者

不可數計詔侍郎薛遠往視 戊午上以孫鏜不行邊報益警乃以馮宗充總兵官禦保喇又以李賢薦起副都御史王竑于家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攷異據明史白圭本傳是年保喇寇莊浪與都御史王竑贊都

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據此則圭與竑同參贊馮宗軍務明史統系之七月三編據之皆本實錄明書以為白圭主帥師誤也 辛酉保喇上書乞和 丙寅彗星自前月晦

見至是凡二十九日始滅 是月追封吳瑾涼國公諡武壯贈寇深少保諡莊愍攷異明史吳允誠傳諡忠壯之誤也 進孫鏜爵為侯又以馬亮告反授都督攷異諸書皆作亮者亮亮按亮以達官客曹欽家完者其番名也三編明史皆作馬亮今從之 以李賓

為右都御史寇深之遇害也上以此職非輕難其人李賢請令六部共舉已舉二人以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居首賢請用之上曰此人曾經吉祥力薦必其黨與非端士也上以大理卿李賓年雖少久典刑名復詢之王

翱等遂有是命 八月壬申寇犯永昌甲戌又犯甘州 甲申加李賢王翱皆太子少保時上勅吏部曰學士

李賢為賊傷乃能力疾辦事忠勤可嘉宜進秩酬之賢等固辭不許攷異事見天順日錄云八月十六日是月己巳朔今據書之 是月保

喇寇西番遂入涼州守將都督毛忠禦之鏖戰一日夜矢盡力疲寇來益眾忠意氣彌厲拊循將士復殊死鬪寇卒不能勝會宣城伯衛穎援至寇解去忠竟全師還 上既擢李賓而大理寺卿未除一日與李賢論人才

寇卒不能勝會宣城伯衛穎援至寇解去忠竟全師還 上既擢李賓而大理寺卿未除一日與李賢論人才

因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臣皆畏縮不敢前獨榮被甲走馬呼于軍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忠臣義士勿避也于是從者數十人上聞嘆曰此忠臣也乃命榮以工尚兼大理卿食兩俸致異明史七卿表李實任右都岳正之在戊也上每念及輒

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至是曹石敗上思其言乃放還為民正自為像贊述上語以為之死靡憾人謂其果于自信云 賜兵部尚書馬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

因得掩其薦欽之罪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 九月壬戌巳時京師地震有聲起自西南方至東南方止

冬十月壬申以西邊用兵令河南山西陝西土民納馬者予冠帶 保喇之乞和也上遣都指揮詹昇寶額

等賚璽書往諭降自是凡三乞和皆許之辛卯昇等至塞外保喇聽命遣使來貢受約又請改大同舊貢道而

由陝西蘭縣入朝議許之初韃靼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甯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為患不久景泰初

始犯延綏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嗣後有韃靼部下阿勒楚爾者善作阿羅出率其屬潛居河套遂逼近西邊出沒為

患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南自甯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餘里其外為東勝州

在受降城之東明初置衛控之厥後以曠絕內徙虜始渡河犯邊于是保喇與小王子及瑪拉噶等舊譯見先

後繼至掠我邊人以為嚮導自請改道陝西每歲入貢而寇掠如故河套之患始此致異河套事通紀系之五

入河套在天順間而受約入貢及請改道陝西皆在五年此即虜入河套之張本今並系之請降入貢下十一月丁酉朔日有食之致異諸書多系日食于傳言

戊明史三編據實錄為十一月丁酉日食今從之丙辰上召閣臣李賢于文華殿語曰曹吉祥非無功一旦犯法誅殛無遺且朕在

南城時若輩如何一旦得志卻又忘之朕今復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是以每日視朝朝母后畢即

親政務覽章奏至于飲食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俱從便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

然富庶可期上曰願卿勉輔朕躬君臣一德致異語見天順日錄云十一月二十日是月丁酉朔今據之王戌幸南海子 十二月癸巳

太白晝見 是冬命李震專填湖廣以李安充總兵官填貴州 是歲四川松潘蠻叛松潘地雜番苗舊設參

將一人事權輕會守臣告警朝議設副總兵以都督同知許貴充總兵官填守未抵鎮而山都掌蠻叛詔便道

先討之貴分兩哨直抵其巢連破四十餘砦斬首千一百級生禽八百餘人餘賊遠遁貴亦感嵐氣未至松潘卒上為報朝一日賜賻及祭葬如制效異事見明史許貴本傳傳云天順五年今糸之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二十九

紀二十九起元默教拜盡開遂居壽凡三年

英宗睿皇帝後紀

天順六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南郊 戊申保喇遣使入貢時白圭王茲巡視西邊圭遇寇于固原川茲遇寇于

紅崖川皆破之保喇尋入貢謝罪時保喇與穆爾格爾舊譯見前卷相仇殺會穆爾格爾死眾共立其兄蒙古勒克

埒青吉思舊作馬古可兒吉思亦號小王子自是韃靼部長益各專擅延緩邊事日棘矣 二月癸酉以書諭保喇令自

後仍從大同入貢 丙戌建東安東上二門 是月遣學士錢溥給事中王豫封黎灝為安南國王灝麟次子

也初黎麟死子濬立為庶兄琮所弑以濬游湖溺死聞朝廷不知方遣人弔祭而琮已為國人所誅立濬弟灝

灝既立連遣使朝貢請封上命廣西守臣覈實奏請從之尋有是命效異明書系封安南國王于是年二月證之安南傳年月悉同今參列傳書之

三月癸丑召馮宗白圭還王茲仍留填西邊效異明史本紀書召馮宗等還證之王茲傳是月白圭還也今據之 是月陝西

管糧通政司參議尹旻奏寇退河開軍馬眾多人民供輸困極請罷兵朝議慮有後警難之卒賢上言兵可暫

不可久暫則壯久則老且寇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更無退兵之時今陝西人民困極宜如旻

言暫退軍馬以紓供億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暫回祇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城堡軍糧

庶為允當上以賢言是命廷議從之 夏四月壬申免河南開封等五府所屬四十州縣去年被災稅糧凡二

十八萬四千餘石 是月朔奉天門奏事禮部尚書石瑁以投勅失儀請致仕許之既念瑁為人篤實復命王

翱李賢議留其年十二月卒于任 五月庚子征蠻將軍顏彪討大藤峽猺賊克之先是大藤之亂兩廣猺獠

遽起廣西殘毀殆遍彪至會兩廣巡撫葉盛攻破七百餘砦遂駐軍大藤峽進擊龍山直抵梧潯所向皆捷而

彪多濫殺冒功謗者竝以咎盛于是復命吳禎撫廣西而盛專撫廣東效異明史本紀書顏彪討平兩廣諸猺三編則但書破廣西猺賊目中所載即

大藤峽賊也證之葉盛傳是時進兵皆在廣西因盜殺冒功並以咎盛乃調盛專撫
廣東至三編所記勦捕不盡盜不久即發則所謂討平者亦奏報語耳今據三編

薛應旂曰何喬新言葉盛巡撫兩廣合兵勦賊屬廣東參議朱英督察奸弊參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峽信
利擄掠馳至橫廉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屠戮殆盡又欲并進城等鄉屠之以為功英力爭其非辜
且遣間使請盛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由此觀之當時所謂破賊若八百禽斬數萬平民之殃及者不知
凡幾矣盛被殺降之謗殆亦有由故曰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己未免陝西被災秋糧 是月禁內外一切酷虐刑具 六月戊辰准王祁銓來朝 己丑太白晝見 是夏

湖廣總兵官李震帥師由錦田江華抵雲川貴嶺橫江諸砦破猺賊俘斬二千八百餘人 秋七月淮安海溢

溺死鹽丁一千三百餘人命免兩淮鹽課三十萬引 八月庚午太白歲星同晝見 是月學士呂原以母喪

歸詔葬畢起復原請終制不許致異原丁母憂明史本紀不載明史稿系之十月按原以十一月卒見明史宰

甫襄事而卒據此則原之卒去憂歸不止踰月 九月乙未皇太后孫氏崩 是月廣錦衣衛獄初遂杲給事

也通紀憲章錄俱系原丁憂于八月今據之 門達左右達倚為腹心及杲得志達反為之用至是杲已死達欲踵其所為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許者日盛尋

以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地增置之 冬十月戊辰上大行皇太后尊諡曰孝恭皇后致異明史后

系之九月下因太后之崩牽連並記耳證之明書綸渙志則部 十一月甲午葬孝恭章皇后于景陵致異明

書中皇十月初七日是月王戌朔則上尊諡在戊辰也今據之 孝恭皇后系之十月丙戌按三編亦系之十

一月與明史本紀同二書皆據實錄今從之 是月保喇要劫三衛寇邊甯夏兵擊走之自是每藉入貢之名

往來塞下殆無虛日 翰林學士呂原卒初原與岳正劾曹石致上怒上以原素恭謹罷正特留之至是以母

喪歸葬哀毀羸瘠甫襄事而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 是冬召王茲還 是歲山西巡撫李侃以考察屬吏

奏罷布政使王允李正芳以下百六十人並自劾請罷詔不許其年冬以母喪歸軍民擁泣至不得行服除遂

不出家居十餘年 兩廣之亂陶魯時以父蔭授新會縣丞時新會土寇蜂起魯以孤城守禦賊來輒擊敗之

會秩滿巡撫葉盛上其績就遷知縣尋以破賊功進廣州同知仍知縣事致異李侃陶魯事見明史

七年春正月丙午大祀南郊 丙辰湖廣洪江苗叛詔湖廣貴州諸將會師討之致異明史本紀書討洪江苗

系之正月丙辰蓋一据其奏叛之月日一据其討平之月日也今据史
稿並湖廣貴州會討牽連記之湖廣貴州時則總兵官李震李安也
是月以姚夔為禮部尚書攷異諸書皆系之二

月今据明史七卿表夔以正月在又通紀作吏尙亦誤
也夔調吏部在成化六年明史本傳可證也今据表傳
二月壬戌以詹事陳文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閣呂原之卒也上問李賢孰可代者賢以詹事柯潛對出告王翱翱曰陳文以次當及奈何抑之明日賢入對

如翱言文既入閣數撓賢以自異曰吾非若所薦也
戊辰會試貢院火御史焦顯扇其門燒殺舉子九十餘

人詔以八月補行會試
是月晦夜半空中有聲李賢奏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乃命賢條

寬恤事宜以進
三月壬寅詔行寬恤之政時李賢復請罷江南所進緞匹及中官採辦止各邊守臣進貢等

事不從尋詔停各處銀場攷異明史本紀書二月壬寅旱證之明書所載寬恤詔文有饑內去冬少雪今春缺

天順日錄同此為詔行寬恤之張本以鼓妖事李賢奏請寬卹明史五行志所載與

妖五行之異不便見之詔書故云早耳
是月進兵部侍郎白圭為工部尚書
福建上杭賊起巡按御史

伍驥討平之先是賊擾上杭都指揮僉事丁泉汶上人善捍禦賊屢攻城皆卻之已而賊轉熾驥聞立馳入汀

州調援兵四集驥單騎詣賊壘賊不意御史猝至皆擐甲露刃驥從容立馬諭以禍福賊感其至誠有泣下者

一時歸附之眾凡一千七百餘戶給以牛種俾復故業惟賊首李宗政負固不服遂與泉深入破之泉力戰遇

害驥弔死恤傷激以忠義復與賊戰連破十八砦俘斬八百餘人四境悉平而驥冒瘴厲成疾班師至上杭卒

軍民哀之如父母旦夕臨者數千人爭出財立祠成化初以知縣蕭宏請詔與泉並祀賜祠名褒忠攷異伍驥平上杭賊

事見明史本傳在天順七
年明書系之三月今据增
是春復命副都御史王竑巡撫淮揚兼督漕務淮揚士民聞竑再至歡呼迎拜數

百里不絕
夏四月壬午逮宣大巡按御史李蕃下獄時錦衣門達遣偵事者四出蕃以擅撻軍職逮治荷校

于長安左門數日卒
丙戌復遣中官督蘇杭織造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甲寅遼東巡按御史楊璉亦

以擅撻軍職逮治
六月丁卯復逮巡按山西御史韓祺荷校于長安門數日卒
秋七月庚戌免陝西被災

稅糧凡九十一萬石
閏月甲戌追上宣宗故后胡氏尊諡曰恭讓章皇后孫太后之崩也皇后錢氏為上言

胡后賢而遜位其沒也人畏孫太后斂葬不如禮因勸上復其位號上問李賢賢對曰陛下此言天地鬼神實

監臨之臣以陵寢享殿神主俱宜如奉先殿式上皆從之
攷異上胡后尊諡明史本紀系之閏月三編同皆据實錄也憲章錄作七月明史后妃傳亦作七年七月

孟轉寫脫 戊寅洪江叛苗平 八月禮部奏請補行會試從之竝贈被焚之貢士皆賜進士出身 巡撫宣

大僉都御史韓雍以議事入覲上壯其貌留為兵部右侍郎復問李賢曰誰可代雍者賢薦山東按察使王越

召見越偉服短袂進止便利上喜擢右副都御史遣之 九月甲戌敕廣東總兵官歐信巡撫葉盛會廣西總

兵官秦甯侯陳涇勦兩廣猺賊涇珪之曾孫濂之弟也信以參將守備廣東盛薦其廉勇進都督同知為副總

兵官時廣西參將范信守潯梧陰納猺賂縱使越境流劫于是雷廉高肇悉被寇奏聞詔尅期會勦未幾涇以

罪徵乃擢范信充副總兵填廣東而命歐信佩征蠻將軍印代涇填廣西 冬十月丁酉振陝西西安諸府饑

凡出粟一百八十萬餘石 丁未命巡撫廣西僉都御史吳禎節制兩廣諸軍討猺賊 十一月癸酉廣西徭

賊夜薄梧州城時總兵陳涇駐兵城中方會議調兵而賊以三更駕梯入涇不覺賊遂入府治劫官庫放罪囚

殺人無算大掠城中執副使周璫為質殺訓導任璩有致仕布政宋欽挺身出諭以大義亦為賊害賊聲言官

兵莫動動則殺周副使于是涇但擁兵自衛不敢發一矢縱賊出城而與講和賊亦尋遣璫還時官軍數千賊

僅七百騎事聞上降旨切責而已 壬午以刑部囚自縊諸給事中劾紀綱廢弛乃下都御史李賓右副都御

史林聰于獄尋釋之 攻異明史本紀但書二人下獄證之林聰本傳則以刑部囚自縊給事中劾之也今摺增 是月下錦衣指揮同知袁彬于獄彬與門

達同掌錦衣衛事彬恃上舊恩不為達下達深銜之乃誣奏彬罪且言其受曹石賄下之獄上語達曰任汝往

治但以活袁彬還我獄鍛鍊成有軍匠楊填者獨不平為彬訟寃上疏言昔者駕在北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誠所不解乞御前錄審俾死無遺憾竝羅達諸不法狀擊登聞鼓以進詔竝下逮

治時學士李賢方被寵任數陳達罪達恨入骨欲并去之乃榜填究主使填知達意謬應曰此李學士教我

達大喜即奏聞請法司會鞠午門外上遣中官裴當監視達欲執賢為質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訊填大言

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此實門錦衣教我言之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問坐彬

殺輪贖填論斬上命彬贖罪畢調南京錦衣衛而禁錮填久之填亦論釋 攻異袁彬下獄諸書皆系之八月蓋 系之十一月蓋之明史彬傳言彬獄既解越二月英宗崩據此則彬以十一月釋之獄中尋調南 京也三編實價云楊填或作楊瑄為彩漆軍匠按憲章錄作瑄通紀填瑄並書尤失之今據二編 十二月辛

卯復下刑部尚書陸瑜及侍郎周瑄程信于錦衣衛獄尋釋之初瑄以刑部右侍郎出振順天河間饑未竣而上復辟有司請召還不許復賜敕令便宜行事瑄徧歷所部大舉荒政先後振饑民二十六萬五千給牛種各萬餘奏行利民入事事竣還轉左時上方任門達達果數與大獄瑄委曲開論多所救正復飭諸郎毋避禍以故行部定罪者不至冤濫官刑部久意主寬恕不為深文同佐部者安化孔文英為御史時按黃巖妖言獄當坐者三千人皆白其誣僅解首從各一人論罪及是居部與瑄並稱長者是年瑄以刑侍署工部尚書遂竝入瑜獄逮治信以天順二年以僉都巡撫遼東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僉事胡鼎發其四十罪信以聞下霖錦衣獄門達以信不當代奏請責令陳狀會寇深方掌都察院修前在遼東劾信徵下詔獄降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為刑部侍郎至是以獄囚論劾又二人者皆門達所不悅因竝構之未幾瑄仍署都察院事

史本紀七卿表但系陸瑜下獄于十二月蓋七卿至部御史而止故侍郎不及也至下獄之由史傳不見以下竄林鵬下獄證之意即以刑部經囚一事又其時門達用事從中構之也今參瑄信本傳書之惟瑄傳遺去下獄事 是月保喇復來貢入關上欲卻之以學士李賢言而止 是冬湖廣總兵官李震平赤谿浦洞諸苗二部

舊置長官司至是叛苗據之震會貴州總兵官李安分道進討斬賊渠飛天侯等破砦二百遂復長官司進震都督同知 是歲擢項忠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忠以天順初歷陝西按察使母憂歸部民詣闕乞留詔起復

陝西連歲饑忠發廩振之奏請輕罪納米民賴以濟是年召為大理寺卿部民乞留如前遂晉官忠平洮岷叛

羌開龍首渠引水入城又疏鄭白二渠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田七萬餘頃民祠祀之

西事見本傳明書通紀書濟鄭白二渠于其年十月亦不言忠所請今參之本傳並系之是年之末 是年巡撫陝

八年春正月乙卯上不豫 己未皇太子攝事于文華殿先是上卧疾文華殿有間東宮于上者上頗惑之密

告大學士李賢賢頓首伏地曰此大事願陛下三思上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上起立

召皇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謝抱上足泣上亦泣讒竟不行 庚申太白晝見 乙丑雨木冰 己巳大

漸命太監牛玉執筆草遺詔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多者至數十人景泰帝以邸

王薨猶用其制至是遺詔始罷宮妃殉葬閣臣捧詔驚惶以為真盛德事 庚午帝崩年三十有八帝承仁宣

王薨猶用其制至是遺詔始罷宮妃殉葬閣臣捧詔驚惶以為真盛德事 庚午帝崩年三十有八帝承仁宣

王薨猶用其制至是遺詔始罷宮妃殉葬閣臣捧詔驚惶以為真盛德事 庚午帝崩年三十有八帝承仁宣

之業海內富庶朝野清晏老成勳舊綱紀秩然徒以王振專權遂至乘輿播遷蒙塵塞外復辟之後困心衡慮稍稍振作而宦寺之弊因循不除吉祥既誅紀綱門達輩猶踵覆轍抑何痼蔽之深也若其釋建庶人追上朔后諡號首罷官如殉葬此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乙亥太子見深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成化元年免天下明年田租三之一浙江江西福建陝西臨清填守內外官諸邊填守內官凡正統間所無者悉罷之

下番使者及緝事官校皆召還 是月釋前參政羅綺于獄赦為民並還其家產 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

初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焉先帝疾篤綸私詣溥計事大學士陳文與溥比舍居密覘之已而

帝崩首輔李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

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會大敘時綸衰服襲貂上惡之因數綸罪執下獄詞所連者十餘人謫溥順德知縣雍亦

文素所不悅者坐累貶浙江參政 致異明史本紀不載事見陳文傳三編系之正月與憲章錄明 二月乙未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睿皇帝廟號英宗 致異明史英宗紀作三月乙未蓋沿明史稱之誤也三月無乙未是年

于二月十二日祇告天地宗廟奉上皇考大 庚子始以內批授官舊制授官必由閣部上即位初命中官傳

行尊諡云云正二月乙未日也今据改正 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自文武下及僧道濫恩者以千

數 是月下錦衣指揮僉事門達于獄初達以王綸將柄用預為結納綸敗達謫貴州都勻衛甫行言官交章

劾之都御史李賓疏言達恃恩藐法玩弄威權文網苛細大獄屢興假記上旨官校驛騷子弟好比罪浮于讒

謫當正國法于是逮達下獄論斬籍其家後貸死戍廣西南丹衛達既敗乃以袁彬復掌錦衣衛事達既論彬

餞之于郊竝厚贖之一時皆稱彬為長者 晉閣臣李賢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吏部左侍郎

彭時右侍郎皆兼學士 復定襄伯郭登爵墳甘肅登以陳汝言黨奪爵至是復之 致異登以天順二年奪爵

表系復爵于三月壬辰三月無壬辰也 三月甲寅朔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上即位命

奔州致誤作二月壬辰今系之二月下 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希周貴妃旨言錢後久病不當稱太后而貴妃上生母也且宣德間有故事閣臣李

賢彭時持不可曰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各分固在安得為比中官曰如是

賢彭時持不可曰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各分固在安得為比中官曰如是

賢彭時持不可曰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各分固在安得為比中官曰如是

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存日未嘗行今誰敢草且朝廷所以服天下在正綱常若不爾損聖德非小人臣阿意順從是萬世罪人也中官復怵以危語時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孰敢有二心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爲之爭義不忍默者欲全主上盛德爾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爲宜賢亦極言之議遂定將上冊寶時又曰兩宮同稱則無別錢皇后宜加二字以便稱謂從之越數日中官草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于

周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誤大事時閣臣陳文默無一語聞包言甚愧之政異明史本紀書上兩宮尊

之正月者因上即位命廷臣議兩宮稱號牽連並記耳而明書直稱正月丙子在卽位之次日是時大禮諸書多系未加必無先期上兩宮尊號之理又證之明書綸藻志載上兩宮尊號詔文在三月二日則先期禮成越日詔

告天下與明史本紀合其書于卽位之次戊午放宮人時日黯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日者君象君德明則日者仍沿野史之誤耳今從明史本紀

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忘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

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取宮人太多浣衣局沒官婦女愁怨尤甚宜皆放還上從之中外大悅丙寅毀錦衣衛

新獄蓋門達所增設者李賢等屢以爲言至是達敗始毀之庚午賜彭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蓋去年八月補行會試貢士至是始廷試

癸酉詔內閣九卿考覈天下方面官黜河南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以王恕爲河南布政使

戊寅復立團營時會昌侯孫繼宗等請于五軍神機三千營選壯勇官軍一十二萬分爲十二營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鼓勇曰效勇曰立威曰申威曰揚威曰振威各命侯伯

都督等官坐營團練從之詔繼宗同太監劉永誠總管提督每遇操時仍遣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察是月

召楊瑄張鵬還復岳正官御史呂洪請之也正自以還朝當大用而李賢欲用爲南京國子祭酒正不悅有忌

正者僞爲正劾賢疏由是賢嫌之政異三編書召岳正還于三月按正自戊所召還在天順五年誅曹石後時斥爲民此更復其官今分別書之呂洪請召楊瑄並見正傳今據憲章錄增

入張鵬蓋鵬之召還亦見明史本傳是春御史陳選言鞵靴部落保喇最强又密招三衛諸番相結屯住去冬來朝要我賞宴

窺我虛實其犯邊之情已露而我邊關守臣因循怠慢城堡不修甲仗不利軍士不操習甚至富者納月錢而

安閑貧者迫饑寒而逃竄邊備廢弛緩急何恃乞勅在邊諸臣痛革前弊歲遣大臣巡視庶邊防有備寇氛可

戢報聞夏四月癸未朔欽天監推日食不見上以天文生賈信所言天象非惟術數不精且事涉輕率下之

敢報聞

獄 甲午奉孝恭章皇后祔廟 壬子發內帑七十六萬餘兩犒邊軍 是月召郭登總神機營兵命內官十

二人坐營管操 戶部尚書年富卒富以陝西類用兵而治餉非人請黜左布政孫毓用右布政楊璿參政婁

良及西安知府余子俊吏部尚書王翱論富侵官請下于理富力辨曰薦賢為國非有所私也因乞骸骨上慰

留之為黜毓頃之富病疽卒賜諡恭定 致異年富之卒諸書多系之 五月今据七卿表在四月 五月丁巳大雨雹大風飄瓦拔郊壇樹

救羣臣修省時大學士李賢上言天威可畏乞陛下凜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圖國是上嘉納之

致異明史本紀作五月丁巳證之五 庚申葬睿皇帝于裕陵 是月翰林院編修張元禎上疏陳三事一勤

講學毋間寒暑所講必切于修德為治之實不必以亂亡忌觸為諱一公聽政請日御文華殿午前進講午後

聽政天下章奏命諸臣詳議可否陛下親臨裁決俾得失利病下情得以畢達一廣用賢請命給事中御史各

陳兩京堂上官賢否亦許在京五品官指陳之以為進退又令共薦有德望者以代所去之位有剛正敢言者

舉為臺諫不必論其言貌官職出身但不宜委之堂上官恐憚剛方而薦柔媚者以充數以至所舉之人感其

推薦不敢直斥其非是以古者大臣不舉臺諫疏入以言多窒礙難行寢之先是上踐阼元禎疏請行三年喪

不省未幾預修英宗實錄與執政議不合遂引疾歸 致異元禎上三事事見明史本傳書是年五月至請 行三年喪又在故諸書多系之三月今牽連書之 南

京給事中王徽與同官王淵朱寬李翔李鈞上疏陳四事末言自古宦官賢良者少奸邪者多若授以大權致

令敗壞然後加刑是始愛而終殺之非所以保全之也近有無恥大臣結交內宦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

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應請今後內臣一遵高皇帝舊制毋令預政典兵置產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

為民嚴禁官吏與之交接惟厚其賞賚使得豐足無復它望此國家之福亦宦官之福也又言制置奄宦之法

莫良于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遠矣疏上不報 致異王徽等上書事見明史本傳傳言 憲宗即位數月證之憲章錄法傳錄皆

系之是年五 月今從之 六月致仕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清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

為本嘗言自考亭後斯道大明無煩著作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 致異文清之 卒三編系之

十月蓋据實錄奏至之日也證之 明史本傳在是年之六月今据之 秋七月壬申立吳氏為皇后先是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南京吏部侍郎章

綸言山陵尙新元朔未改陛下踐阼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乞俟來春舉行大禮疏至京而冊立之詔已行綸言雖不用一時咸重之 八月癸未御經筵甲申命儒臣復日講之制賜講官柯潛等白金文綺致異按是月壬五日以逢二爲期者此爲定制 癸卯廢皇后吳氏初上居東宮萬貴妃已擅寵及后立摘其過杖之上怒

因下詔謂后舉動輕佻禮度率略德不稱位不得已請命太后廢吳氏別宮又言先帝簡求賢淑己定王氏育子別宮待期太監牛玉輒以選退吳氏蒙蔽太后成冊立禮宜正玉罪免死謫居南京孝陵種菜吳后父俊先授都督同知至是亦下獄戍邊 是月詔修英宗實錄編修尹直以經筵講官預修實錄總裁時有欲革去景

泰帝號引漢昌邑更始爲比直辨曰昌邑旋立旋廢景泰帝則爲宗社主七年更始無所受命景泰帝則策命于母后當時定傾危難之中微帝則京師非國家有雖易儲失德然能不惑于盧忠徐正之言卒全兩宮以至今日其功過足相準不宜去帝號時不能難 改兵部尙書馬昂爲戶部尙書以副都御史王竑爲兵部尙書

時言官交劾昂而薦竑及宣府巡撫李秉堪大用下廷議王翱李賢請從其言上曰古人君夢卜求賢今朕獨不能從輿論乎于是復用秉爲左都御史命下朝野相慶巡撫廣東葉盛以議事入都給事中張甯等欲薦之入閣以御史呂洪言遂止而以韓雍代撫廣東雍新得罪眾難之竑曰天子方棄瑕錄用雍固有罪竑亦以罪

廢者卒用之初編修邱濬與盛不相能閣臣李賢入濬言及是草雍赦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盛不置辨稍遷左僉都御史代秉巡撫宣府致異馬昂改戶部王竑授兵尙李秉授左都皆見七卿表以八月任葉盛韓雍請書日月不同按舊制各省巡撫官皆以八月入京議事則除授正在是時今竑書

之 冬十月壬辰立王氏爲皇后時萬貴妃宿寇後宮后處之淡如故譜不行 甲辰立武舉法自洪武二十年用武舉武臣子弟得于各直省應試尋罷不行至是復命直省舉諸武藝人兵部同總兵官考校其弓馬策略分別甲乙以備錄用指揮以下子弟悉令入學又定試武舉式騎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爲中式騎步所

中半者次之帥府試策略教場試弓馬問策二道大略如文闈之式 是月以沒入曹吉祥地爲宮中莊田皇莊之名始此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與小民爭利弗省自是戚畹中貴家多奪民地爲莊田矣禮部尙書姚夔以皇太后生辰請仍故事設齋醮都給事中張甯言無益且傷大體乞禁止上嘉納之致異太后

生辰張甯請罷齋醮事憲章錄通紀皆系之成化元年之二月而證之明史張甯及后妃傳皆特書是年之十月是時有兩太后疑一係十月一係二月諸書致誤之由在此惟明史本之實錄且張甯禁止齋醮見孝肅周朝議久之方定憲宗為孝肅所生明史必不誤今從之 十一月丙寅逮南京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獄時中

官牛玉以罪被謫徽等復上疏劾之曰陛下冊立中官此何等事而賊臣牛玉乃敢大肆奸欺罪當萬死願僅斥陪京全其首領則凡侍陛下左右者將復何所忌憚哉內閣大臣身居輔弼視立后大事漠不加意禮官畏

權輒為阿附及玉事發後國法難貸刑官念舊竟至苟容而李賢等又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惡欺君莫此為甚請並罪賢等以為大臣不忠者戒臣等前疏請保全宦官正欲防患于未萌乃處置之道未聞牛玉之禍果

作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引請以近事徵之正統末有王振矣詎意復有曹吉祥天順初有吉祥矣詎意復有牛玉若又不思議預防安知後不有甚于牛玉者哉夫宦者無事之時似乎恭慎一聞國政即肆奸

欺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為己功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迨趨附日眾威權日張大臣不識廉恥多與交結餽獻珍奇即以為賢而朝夕譽之有方正不阿者即以為不肖而朝夕譏謗之譽者獲顯謗者被斥

恩出于內侍怨歸于朝廷內外交通亂所由起臣等職居言路不為苟容雖死無悔惟陛下裁察上以為妄言要譽欲加罪都給事中張甯率同官及御史交章論救乃並謫州判官徵得貴州淵茂州一時同列名者朱寬

潼川李翔甯州李鈞綬德而草是疏者鈞筆也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請留皆不納最後楊瑄言尤切幾得罪版撰明史本紀不載事見王徽本傳諸書有系之九月者有十二月甲辰敕兩京文武除犯賊外雜犯罪

者悉宥之係之是冬者兗州改誤據國史在是年十一月丙寅今從之是歲四川妖賊趙鐸作亂鐸初與綿竹人徐貴有隙貴告鐸家匪羣盜縣官捕之急遂反自稱趙

王漢州諸賊皆歸之數陷城殺長吏遣其黨何文讓及僧悟昇掠安岳諸縣時都指揮寧四川都司事何洪率所部兵捕之斬悟昇生禽文讓鐸將犯成都官軍分三路趨彰明賊引去追至梓潼朱家河力戰賊少卻洪乘

勝陷陣後軍不繼為賊所圍左右跳盪殺賊甚眾力竭與指揮僉事劉雄俱死之事聞贈洪都督同知予祭葬雄都指揮同知詔巡撫汪浩檄官軍合討之致異趙鐸事二編系之成化元年五月據其討平之年月也諸書皆係之天順八年何洪劉雄事見明史本傳二編不著今摭增